

繪圖

上海春秋

吳門包天笑著

第二集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808
/
5851

上

海

春

天
驥

秋

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序

吾吳包天笑先生前輩以小說家言鳴海內垂二十餘年與故閩縣林畏廬先生同爲吾黨眉目一時有北林南包之稱無論識與不識固已目爲小說界之祥麟威鳳矣予識先生最早得附驥尾者有年凡先生所製小說幾於無所不讀欽服之心與日俱積每見其鴻篇鉅著層出不窮未嘗不歎其才力魄力之卓越爲常人所不可及輓近以還先生治小說益勤南北諸大報幾無不有先生之長篇社會小說若在常人未有不竭蹶者而先生手揮目送措之裕如足見其腹笥旣富運用無窮彼才盡江郎且對之有媿色矣上海春秋者爲先生最近巨著之一將上海社會中種種罪惡之史一一揭發無遺晉書溫嶠傳云嶠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今日上海社會中之怪物有什

百倍於溫嶠所見者爲患之烈不可紀極幸得先生健筆獨扛盡發其覆俾意志薄弱之流知所引避得免爲怪物所噬是則先生之筆造福社會不愈於溫嶠之犀萬萬乎抑又有進者昔者春秋之筆嚴於斧鉞今先生書中論人論事亦復如是一褒一貶不稍假借而絕無私意存乎其間謂爲小說界春秋之筆當之無媿其於上海春秋四字亦庶幾名副其實矣茲先生以第二集付刊索序於予予不敢卻爰贅數言以歸之

甲子長至日周瘦鵠序於紫羅蘭齋

上海春秋 第二集上冊目次

- | | | |
|-------|-----------|-----------|
| 第二十一回 | 銷金海上名士營商 | 投玉瀾中美人薄命 |
| 第二十二回 | 浪蕩子刻意做詩翁 | 靦覷客含羞求月老 |
| 第二十三回 | 開藥房亂賣虎狼藥 | 設醫院徒多花柳醫 |
| 第二十四回 | 辛苦經營鵲巢被占 | 溫存偎傍鴛侶初諧 |
| 第二十五回 | 燕暉鶯嬌競談夙嗜 | 蜂狂蝶戀互印同心 |
| 第二十六回 | 綺閣銷魂春風入幕 | 歌場遣興夜景撩人 |
| 第二十七回 | 紅女好嬉遊忽遭騙局 | 白黨施技倆暗佈牢籠 |
| 第二十八回 | 約晨游小姑輕踐諾 | 遲夜歸阿嫂發瞋言 |
| 第二十九回 | 汽笛聲聲愁隨輪轉 | 輕舸緩緩恨逐波流 |

第三十回 白娘娘讖言逢白鶴

黃妹妹妙計賺黃狼

上海春秋 第三十回 白鶴

不鳴

上海春秋 第二十一回



楊西齋道：「自己兒不持氣也，只得陪服。」

李君



李君美也 有說有笑 似不笑 則常常 臉紅



李

說着便一把雙美目睽着陳老六



湘老七說話得越起勁抽得越屬害



的吁吁喘梯扶得跑西東包大一着扶來于賓秀見只



從身邊掏出絹手帕來給他拭淚



一面看戲一面談話

上海春秋 第二十八回



大新把門好偷眼望着他哥哥只見皮袋一副不好看的顏色

上海春秋 第二十九回



取出一柄加湖長空白閃的切菜刀來



飯店小間打扮得齊整整

上海春秋 第二集上冊

吳門 包天笑撰

第二十一回 銷金海上名士營商 投玉溷中美人薄命

上集書中說到沈綠筠的姊姊沈碧筠嫁了一個男人却是個獸子他那老子是個軍裝買辦革命的當兒他靠賣殺人的利器因此發了財一般親戚中輿論都說照他平日的行爲不應該有兒子有了那個獸子已經造化他了這也不但是親戚如此說那位楊先生認得幾個上海的醫生根據醫學上也如此說說楊先生生得這位少爺時好像已經染過花柳病到得後來便是白濁橫痃富貴不斷頭的生下去所以他的節制生育並非所討的姨太太不能生育是他的病理上已經不能生育了並且說他少爺的傻氣也許就是他老子花柳病的關係也未可知好在這種議論發出來人家初不驚奇因爲近來上海時髦醫生看時髦人的病第一就要注意

到。你。有。沒。有。花。柳。病。那。梅。毒。性。的。病。象。各。種。都。有。要。是。你。頭。痛。啊。腰。酸。啊。風。癱。啊。疝。氣。啊。都。和。梅。毒。性。有。關。時。髦。醫。生。就。說。恐。防。是。梅。毒。性。你。先。驗。驗。血。罷。在。二。十。年。以。前。好。像。診。斷。他。的。確。是。梅。毒。性。也。未。便。輕。於。啓。口。聽。得。的。人。即。使。不。至。於。色。然。怒。也。有。時。還。要。赧。然。愧。可。是。在。這。二。十。年。後。醫。生。也。就。膽。大。的。敢。言。病。者。也。便。視。爲。於。道。德。上。名。譽。上。不。生。問。題。自。己。究。竟。是。涉。足。花。柳。過。的。也。便。將。信。將。疑。了。所。以。一。般。醫。生。都。說。這。位。楊。買。辦。是。不。會。生。兒。子。的。了。果。然。也。沒。有。生。過。就。只。這。位。單。丁。獨。傳。的。楊。少。爺。從。小。便。十。分。鍾。愛。將。來。百。萬。家。私。也。就。付。託。於。他。了。因。爲。五。六。位。姨。太。太。都。不。生。育。單。這。位。大。太。太。生。了。這。一。位。寶。貝。的。少。爺。便。愈。加。矜。貴。起。來。從。小。兒。就。任。性。任。意。慣。了。的。恨。不。把。天。上。的。月。亮。取。下。來。給。他。把。玩。他。要。上。天。可。惜。就。沒。有。個。上。天。梯。所。以。一。半。也。是。那。位。楊。少。爺。天。性。是。個。癡。呆。一。半。也。是。從。小。時。的。教。育。任。性。到。如。此。地。步。和。沈。家。對。這。一。頭。親。事。還。在。七。八。歲。的。當。兒。雖。然。他。的。猷。頭。猷。腦。的。樣。子。已。

經見了。不過因爲他開發得遲。上學得慢。教育上算他是個低能兒。到底還未露頭角。且說當時沈綠筠父親沈繼青。雖然自己是個孝廉公。却是個公子哥兒。老太爺故世以後。宦囊所積不過十餘萬金。在前清時代。一個清高的官兒。也算是很闊的了。不比現在的軍閥官僚家私。動輒數千萬數百萬。計算要是做了幾任大官而家私只有數十萬十餘萬。人人要說他是個馱子了。那位沈繼青先生在老太爺手裏保舉了一個知府。他却喜與名士爲伍。老太爺致仕回家。遷回常熟原籍。他也跟了回來。不到兩年。老太爺便故世了。沈繼青性不與做官相近。這時中國維新一般名流都住在上海。辦什麼學會。出什麼書報。沈繼青是個名孝廉公。筆下當然來得而且。一天到晚也看看近來新出的那種新學書報。常和幾位同志同年。通通信不免沾染了許多新氣。他覺得住在常熟這個內地裏。悶氣得很。便常常跑到上海來。他是個有名的公子人家。自然也歡迎他在上海詩酒徵逐。倒也認識了許多人就從。

那維新黨裏的人說起來也是各色各種的人都有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貧有富有貴有賤又在一時大家盛倡實業救國之論果然做起文章來洋洋灑灑推闡實業救國的道理旁通曲引頭頭是道有的是主張開礦的說中國藏富於地最爲可惜第一要首先開發富源中國的富源又是俯拾卽是你瞧各省的煤礦鐵礦金礦石油礦到處都是不要說救國就是個人發財也就容易得很也有人說你的主張果然不差但是要開礦先要求交通便利你瞧一樣的一噸煤怎麼在礦地左近只值多少錢一到別省便加多少倍再到了通商地方用煤的所在又加多少倍這加上去的完全是運費昂貴這運費昂貴就爲的轉運困難交通不便要交通便利非得國內多建築鐵路不可又有位先生說一時之間國內要築如許鐵路談何容易倘然借債築路罷外國人是求之不得便可以來攬你的主權了可是因爲建造鐵路反而斷送主權所關非細呢最好是要用中國自己的資本築路那纔足以救國

這非國內多設立銀行吸收資本於實業上得多少便利當時便有人設立礦務公司印章發傳單大招股說得天花亂墜幾個發起人已認定股本四分之三了留下四分之一給與人家以示股份普及之意又撰成了計畫書說將來如何賺錢如何獲利好似發財就在眼前又想法子在上海的各報上登出新聞來說某某礦務公司已經派了礦師到礦山去勘驗了那礦苗是怎樣的旺礦區是怎樣的廣趕緊就要開採了大家快快把資本集攏來罷這時沈繼青是個有名人物多少也要附些股份在內不但是救國之舉而且個人也可以買利過了幾天又有民辦鐵路公司出現了這更是冠冕堂皇的事業你想中國一向是借債造路喪失了不少主權這個民立鐵路公司出來也挽回權利不少沈繼青也是個江蘇紳士自然要列名在內還要自告奮勇到處去招股有人說中國人民如許之多就是一人出一塊錢立刻可以湊齊四萬萬塊錢這是個救國的義舉啊連那些老太太們積蓄了幾

十年的私房也都倒了出來加入鐵路股份何況沈繼青是個地方紳士讀書明理君子怎麼可以對此救國利己的事業漠然不顧這個鐵路股份沈繼青就入了好幾萬又過了幾天人家發起了一個書業公司那又是沈繼青十分贊成說這是提倡教育宣傳文化的機關他又入了好幾萬股子就在那個公司裏當了一名董事又有人組織銀行須要請幾個紳商界有名的人物做那發起人沈繼青雖然不是宦途中人物却在紳商界認得的人物很多而且在那個時候的沈繼青居然是個實業家了人家那得不來請求他這組織銀行的事自然要他出來幫忙非但要招他自己的股而且要託他向那一班實業家去招股這時候沈繼青在上海名望是二天大一天了可是那老太爺宦囊所積的十餘萬家私都已變成了股票還覺不夠再把常熟的田賣去了好幾百畝而他的親家翁楊買辦却就在這時候認得且說這位楊買辦號西齋原籍是安徽人住在上海倒也有好幾年了他的出身不大

高貴也有人說他從前跟了一個外國人當侍役的。不過這句話是他一個窮親戚說出來的。這位窮親戚何以揭他的痛瘡。當然是借錢不遂。說出這話來。就是借此洩忿罷了。楊西齋在那個時候。還只好算一個小買辦。不是十分很闊的人。可是他倒和一輩名流認得。因為楊西齋認得幾位洋東。所以他們也有借重他之處。楊西齋却和沈繼青最爲莫逆。知道他老太爺在日是放過主考的人。沈繼青也是江蘇一位紳士。楊西齋凡是請客。總有沈繼青在座。在介紹的時候。總要把沈繼青的家世履歷敘述一番。他似乎得交沈繼青。很以爲榮。漸漸的沈繼青也和他莫逆了。就是住在上海。沈繼青是個公子哥兒。商界上事不大明白。一切都託楊西齋。楊西齋也招待得很殷勤。不想這一年沈繼青的夫人故世了。只遺下碧筠綠筠兩個女兒。沈繼青悼亡之餘。愈加的常常到上海來。這時候因為久曠。而上海是個聲色繁華之場。沈繼青不免選色徵歌。好在這個當兒。也沒有人加他的管束了。其時沈繼青

所辦的實業便一一均告失敗。所有礦務公司上海的事務所設立了好久。用去錢倒不少。却是沒有一些眉目。用重價請了外國的礦師到那礦山去查勘。始而說礦苗甚旺。既而又說不大好。那礦山周圍的鄉村中人。瞧見那高鼻頭綠眼睛的人。常常出沒。此間說是不好了。這是有漢奸把中國地皮賣與外國人了。我們非設法對待不可。不然連我們那個村莊也不能保了。也不知道那礦務公司第幾次派人去勘驗。時那鄉村上的人預先約會了的。把亂鑼一敲。立刻齊集了幾十個鄉民。把個礦師困在垓心。大呼打你的洋鬼子。打你的洋鬼子。那個礦師無端的被鄉人攢毆了一頓。狼狽而歸。鄉民却聲言這座山關係我們。四圍鄉村的風水不能開採。要是你們再派外國人來。我們非打死他不可。打死了情願合村人出來償命。如此一鬧。連探礦也停止進行。可是本來股額也不足。而且辦事人也舞了弊。把那款項移到別處去了。至於那個民辦鐵路呢。直鬧到如今。也不會開工。交出去的股款也

沒有收回之日。沈繼青不但自己的數萬塊錢不能活動。還有從前向人家勸招的股。大家都抱怨他。咧。還有一個書業公司。這是沈繼青自己幫着經營的。詎知起先就弄壞了。出版的書很少。先造了一座大房子。倒化上十幾萬塊錢。因爲這裏頭有一個大股東。於他自己有益。便如此主張的。你想這麼一來。開消非常之大。進項一些。也沒有安得而不失敗。他組織的銀行形勢更壞了。上海辦銀行的。還是那幾隻錢。獃。獃。他們開錢莊賺錢。是他們的蝕本。是東家的。要是有幾個良心好一點的。賺了錢。分幾個於東家。也要那個東家是內行。纔行。有人說在上海做當手開錢莊。宛如攤濫。污牌九一般。錢都輸光了。立起來的時候。還要教東家來贖身。咧。那時候。沈繼青在這家銀行裏。還算是個董事長。却被他那一個經理姓宋的。喚做宋光。籤朝也送夜也送。差不多都送完了。而沈繼青那時正迷戀上海一個紅倌人。終日在花天酒地中。楊西齋也常在一處給他。從中撮合。沈繼青更把楊西齋當作親人。一般有。

一個時候沈繼青攜着他兩位小姐到上海來楊西齋的夫人見了十分歡喜送了不少的東西就說要在兩位小姐之中請求一位做他的兒媳這時楊西齋的家業已經漸漸發展起來了可是沈繼青總覺得他是個暴發戶不是書香人家便也含糊糊的過去不想沈繼青的實業家連年失敗一年不如一年他究竟是個讀書人那裏懂得上海地方的商情鬼蜮技倆不到幾年一敗如灰在上海討的那位紅信人見他錢也沒有了便賦了詩經上桃之天天而去大家見沈繼青連年落魄都是上了別人的當但他到底是個世家名士大家都勸他續了一個絃這位續娶的夫人是人家一位老小姐嫁過來的時候已經二十八歲了治家雖井井有條可是不免流於嚴酷明年就舉了一子沈繼青是沒有過兒子的人自然分外歡喜可是那位繼母對於前妻所生的兩位小姐不甚有十分恩意好在沈繼青是新學中人把兩位女兒送往女學校讀書離開家中寄宿在學校裏就省了許多的事了這一

年沈繼青的銀行倒閉了。經理宋光錢挺吃官司。可是內幕中的錢已經弄得不少。他是紹興人。把錢運往紹興。過一兩年後再想法子。上海的商界中人失信。用不算一回事。數年以後。可以捲土重來。就只沈繼青幾乎被他拖倒。這倒幸虧楊西齋。出力幫忙給他出主意。請外國律師。怎樣的對付別個股東。有時還給他填上款子。沈繼青在這急難之中。自然感之次骨。直到事平以後。楊西齋重申求婚的前請。沈繼青當然要答應他了。因為碧筠比楊西齋的兒子。却大了一歲。而綠筠還小了三歲。因此就把大小姐許配於他。又知道楊西齋近來在生意上十分得法。年年賺錢。而這少爺又是一個獨養兒子。十分鍾愛女兒。嫁過去將來決不吃虧。誰知百事完備了。天總留一個缺陷。就是那位新女婿。是一位呆大。要是教他不開口坐在那裏。也是一位文秀的青年。開出口來說不到三句話。便是傻話連篇了。你想沈碧筠是何等聰明漂亮的女子。却嫁了這麼一個傻頭傻腦的人。心中如何不氣。起初是楊西

齋不。把。兒。子。和。沈。繼。青。見。面。沈。繼。青。自。從。在。上。海。辦。實。業。失。敗。以。後。也。不。大。到。上。海。來。却。在。北。京。混。了。幾。年。雖。然。也。聽。得。人。家。說。起。楊。西。齋。的。兒。子。不。大。聰。穎。他。反。而。說。聰。明。有。什。麼。好。處。蘇。東。坡。詩。裏。說。的。『。惟。願。孩。兒。愚。且。魯。』。聰。明。的。子。弟。反。是。敗。家。之。子。好。在。楊。西。齋。有。家。產。又。就。只。有。這。個。兒。子。惟。其。不。聰。穎。的。兒。子。倒。有。這。個。庸。福。所。以。並。不。在。意。及。至。結。婚。以。後。那。個。懣。大。女。壻。的。名。聲。傳。出。來。可。是。大。家。都。知。道。了。沈。碧。筠。回。門。以。後。見。了。他。父。親。哭。得。沒。有。一。個。人。見。了。他。不。下。淚。連。那。嚴。酷。的。繼。母。也。來。勸。慰。他。沈。碧。筠。這。時。說。再。也。不。到。楊。家。去。了。經。大。家。再。三。相。勸。他。父。親。說。這。都。是。我。的。罪。惡。是。我。坑。害。了。你。請。你。饒。恕。了。你。的。父。親。說。着。流。下。淚。來。沈。碧。筠。小。姐。見。父。親。也。哭。了。知。道。他。父。親。平。日。間。很。愛。他。們。姊。妹。的。便。委。委。屈。屈。的。仍。到。楊。家。來。明。天。沈。繼。青。上。門。又。責。備。楊。西。齋。說。你。怎。麼。一。向。不。告。訴。我。教。我。如。何。對。得。起。女。兒。楊。西。齋。知。道。自。己。兒。子。不。掙。氣。也。只。得。招。陪。服。禮。三。朝。以。後。沈。碧。筠。提。出。條。件。說。請。堂。

上給他兒子納妾。我情願長齋繡佛翁姑也知道他是氣頭上的事也惟有向媳婦陪小心。楊西齋甚而至於向沈碧筠打躬作揖。沈碧筠也只好忍氣吞聲。偏偏那個傻姑爺見了沈碧筠一步也不肯離開。又十分的服從。沈碧筠在閨房之內。沈碧筠叫他東。他就不敢西。沈碧筠叫他立。他就不敢坐。久而久之。一家人都怕沈碧筠。楊西齋在上海是個暴發戶。洋房造起來。汽車買起來。事事稱心。就只那位傻姑爺總覺得不滿人意。沈繼青一見了他女兒。便覺得有些對不起他。所以也和李君美的父親一樣。第二個女兒最好。由他自己做主。省得抱怨父母了。且說沈繼青娶了續絃以後。已沒有從前那般的興會。他們仍住在常熟原籍。却把第二個女兒沈綠筠送到上海女校裏讀書。好在上海有許多人在那裏。照拂還有個胞姊碧筠住在上海。也可以放心了。沈綠筠在學校裏是個高材生。考試起來。總在前三名。人又生得如此的縹緲自然。也選婿必苛。和蘇州李君美在祖上却有些老親。平日不相往來。

偷○然○有○慶○弔○等○事○當○然○送○一○份○帖○子○下○一○個○計○聞○各○送○一○個○幛○子○所○以○兩○方○面○說○起○來○大○家○知○道○有○這○一○門○親○戚○李○君○美○自○從○在○陳○老○六○家○見○過○沈○綠○筠○以○後○心○中○的○思○慮○就○和○轆○轤○一○般○的○上○下○第○一○就○想○沈○綠○筠○有○無○意○中○人○像○他○這○樣○的○人○物○當○然○思○慕○他○的○人○必○多○既○有○人○思○慕○他○就○難○保○他○芳○心○中○就○沒○有○人○至○於○曾○否○對○親○那○倒○一○問○就○知○道○了○大○概○陳○老○六○今○天○所○討○的○新○娘○子○和○他○同○過○學○也○就○可○以○知○道○偷○然○他○心○中○有○人○那○是○他○藏○在○心○裏○的○事○可○就○不○容○易○捉○摸○了○第○二○也○不○知○道○他○的○性○情○如○何○瞧○他○這○個○樣○子○觀○其○面○貌○就○知○道○爲○人○和○淑○一○個○人○看○他○的○面○貌○到○底○也○有○些○看○得○出○即○使○脾○氣○高○傲○些○我○想○這○也○是○女○子○美○德○第○三○譬○如○我○倒○很○愛○慕○他○不○知○他○對○於○我○如○何○要○是○片○面○的○戀○愛○就○覺○得○無○甚○意○味○了○陳○老○六○做○親○以○後○又○過○了○幾○天○那○天○是○禮○拜○六○李○君○美○又○來○探○望○他○大○姊○他○的○意○思○就○是○要○探○聽○沈○綠○筠○一○切○消○息○可○是○李○君○美○終○究○是○個○怯○哥○兒○滿○意○今○天○到○陳○家○來○要○和○他○阿○姊○說○明○此○事○却○是○終○覺

的。赧。於。啓。齒。幾。番。已。經。把。言。語。送。到。喉。嚨。口。仍。舊。縮。了。進。去。他。覺。得。將。要。出。口。時。臉。上。熱。烘。烘。地。先。紅。了。起。來。便。不。好。意。思。說。出。來。了。因。此。一。肚。皮。的。言。語。帶。了。去。還。是。帶。了。來。到。了。明。天。禮。拜。日。李。君。美。又。到。陳。家。來。吞。吞。吐。吐。又。想。說。什。麼。話。三。少。奶。一。想。我。們。小。弟。從。來。到。這。裏。來。也。沒。這。樣。兒。勤。的。往。常。一。個。月。至。多。來。一。次。也。未。必。是。月。月。來。便。是。來。了。坐。不。到。一。個。鐘。頭。就。去。除。非。是。家。裏。有。事。託。他。來。的。怎。麼。這。兩。天。昨。天。來。了。今。天。又。來。到。底。他。們。的。姊。姊。卻。是。聰。明。人。猜。知。他。心。中。必。有。事。却。又。不。敢。問。他。知。道。他。最。面。嫩。一。問。了。他。他。反。而。不。肯。說。了。還。是。讓。他。自。己。先。開。口。罷。便。道。小。弟。你。來。得。正。好。我。有。一。筆。帳。請。你。算。一。算。你。姊。夫。不。曉。得。的。說。着。取。出。一。張。單。子。來。他。道。這。是。有。人。把。一。票。珠。子。押。在。我。這。裏。押。三。千。四。百。塊。錢。每。月。一。分。六。釐。利。息。本。來。一。年。爲。期。現。在。已。經。十。七。箇。月。了。我。要。催。他。們。來。取。贖。請。你。給。我。算。一。算。連。本。搭。利。共。要。多。少。錢。你。要。算。盤。我。教。人。到。帳。房。裏。取。去。李。君。美。道。不。用。這。箇。便。的。很。用。筆。

畫畫就得了。三少奶道：今天橫豎禮拜，你在這裏吃了夜飯去罷。這幾天老六連門也不出，專門陪新娘子。我們約了他們新夫婦來打小麻雀。你道好不好？便是遲了，不回去也不要緊。教他們打一個電話到周家去關照一聲就是了。難道在阿姊那裏還不放心麼？李君美聽說新娘子同來，心中先有些兒怯，轉念想借此可以問問沈緣筠的消息，便道：新娘子只怕有些客氣，不肯來罷。三少奶道：怎麼不肯來？新娘子比你還要老，結得多不像你似個女孩子。一般只是靦靦覷覷的人家，正要比你鋒銜得多。他是不怕人的，不要你見了他臉先紅了起來。你別走，我叫陳媽去請他們來，包管一請就過來。正是。

乘龍射雀成姻眷
全賴紅絲一線牽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浪蕩子刻意做詩翁 靦覷客含羞求月老

且說三少奶便喚陳媽去請新少爺新少奶過來李君美只得坐着便問前天的兩位女伴新是否龍小姐的同學三少奶道正是你問怎的君美道不過問問罷了三少奶道你瞧這兩位之中是那一位好君美道都好不過沈綠筠似乎更活潑一些三少奶點點頭道不差你中意嗎你要是中意我可以給你做媒李君美低着頭紅着臉却是不語三少奶道但不知他配過親沒有因爲他姐姐是從小就配親的他姑爺是個癩大君美道怎麼是個癩大三少奶便把沈碧筠嫁與楊西齋兒子一段歷史講給他聽便說我們有個親戚中的親戚也在那裏吃喜酒他們回門的一天沈大小姐堅不肯回去哭得和淚人一樣凡是親戚中沒有一個人見了不下淚咧這都是老早就對了親的害處他姊姊既然老早就對了親只怕妹子也不能免所以須得問一問李君美聽了也爲之嗟歎不置他說偷然沈綠筠也和他阿姊一般嫁着一個癩大豈不可惜三少奶道你這話倒說得好笑他阿姊明明是嫁着了一

個。慳。大。你。倒。不。給。他。可。惜。他。妹。子。嫁。的。未。必。也。是。慳。大。你。倒。先。給。他。憂。慮。了。何。以。薄。於。姊。而。厚。於。妹。李。君。美。也。知。道。這。話。說。得。有。些。兒。蹊。蹺。漲。紅。了。臉。兒。強。詞。奪。理。道。不。是。呀。沈。碧。筠。我。沒。有。瞧。見。過。他。是。怎。樣。的。一。個。人。沈。綠。筠。我。却。已。瞧。見。過。了。三。少。奶。道。瞧。見。了。便。怎。麼。樣。呢。沒。有。瞧。見。的。人。就。讓。他。去。嫁。慳。大。也。好。瞧。見。過。了。的。人。就。給。他。可。惜。了。你。也。不。用。代。他。可。惜。了。停。刻。兒。我。來。給。你。探。聽。消。息。正。說。着。陳。媽。回。來。了。說。新。少。爺。新。少。奶。就。過。來。三。少。奶。道。你。去。瞧。見。他。們。在。那。裏。做。什。麼。陳。媽。道。他。們。新。少。爺。和。新。少。奶。是。要。好。得。來。我。們。六。少。爺。從。前。在。家。裏。是。那。裏。留。得。他。住。一。朝。晨。起。來。差。不。多。連。臉。也。沒。功。夫。擦。就。往。外。面。跑。直。要。到。深。更。半。夜。然。後。回。來。有。時。而。且。簡。直。不。回。來。我。們。老。太。太。常。罵。他。說。他。把。自。己。家。裏。看。做。客。棧。一。般。晚。上。回。來。睡。覺。白。天。老。早。就。跑。了。出。來。到。家。裏。來。就。宛。同。借。客。棧。一。個。樣。子。此。刻。却。鎖。日。在。家。陪。伴。新。少。奶。了。三。少。奶。道。人。家。新。婚。燕。爾。自。然。不。出。門。了。你。剛。纔。見。他。們。在。那。裏。做。什。麼。陳。

媽道我去的時候新少奶嫌熱正在那裏換衣服六少爺把衣櫃裏的衣服搬了一大堆出來一件一件的問那新少奶說駱駝絨的阿好絲綿的阿好襯絨的阿好我說六少爺你做什麼呀不是在這裏開衣莊嗎他笑着罵我說老太太婆不要你管後來新少奶揀好了一件衣服六少爺把衣服提在手裏專待新少奶穿上去好像是一個當差的說是每逢新少奶換衣服天天如此專門在房中伺候我說我們奶奶請六少爺和新少奶到我們那邊去打牌特地叫我來請的六少爺道打牌是那裏幾個人四小姐也在你們那邊嗎我說不是四小姐是李家舅少爺在我們那裏三少奶道新少奶怎麼說他肯來嗎陳媽道來新少奶問六少爺舅少爺是誰六少爺說是我們三嫂嫂的弟弟就是那天我們結婚他來做伴新的新少奶點點頭因說到老太太那邊去了趨就到這兒來我因說六少爺可以先來啊他說一同來其實他還要伺候奶奶咧我走出來的時候遇着新少奶的贈嫁楊媽告訴他六少爺和

新少奶如此要好他說你還沒有見咧兩個人常常和扭股糖兒一般扭在一處我倒沒有知道我們這位新姑爺還有一個絕技他還會和女人梳頭咧前天早晨我正有事我們小姐隔夜就吩咐我聽說我們老爺太太都有一些兒小傷風買了一些東西回去張望張望太太叫我等一等我說小姐要等我梳頭的及至回來却見我們姑爺正和小姐梳頭我笑說怎麼姑爺做起梳頭娘姨來呢正是四金剛掃地大材小用了快點讓我來罷姑爺道已經梳了索性讓我梳完了罷我有好久沒有梳了我說不要罷讓我來梳他却不肯放我們這位好小姐却只是笑不教他放手後來道楊媽讓他梳罷看他梳得成功梳不成功橫豎犧牲幾根頭髮罷了我想我們小姐也願意要姑爺梳我還說什麼呢可是居然也梳上一個頭咧李君美聽了有些納罕說老六真個會梳頭麼三少奶道他的質地是並不笨呀可惜他的聰明都在歪裏他的梳頭本領在家裏是決計沒有施展過總是在外面幾經練習而來

的。可是。我想。無論。如何。他。總是。能。梳。纒。梳。的。要。是。不。能。梳。的。一。上。手。便。知。道。他。是。不。能。梳。的。這。位。新。少。奶。不。見。得。肯。讓。他。去。弄。呢。我。想。老。六。捏。一。管。筆。還。沒。有。捏。一。個。木。梳。這。樣。輕。輕。巧。巧。地。咧。陳。媽。道。不。是。那。楊。媽。說。的。麼。他。一。手。握。着。頭。髮。一。手。握。着。木。梳。一。梳。一。梳。的。梳。下。去。立。在。新。奶。奶。背。後。很。有。樣。子。咧。三。少。奶。道。可。是。呢。梳。頭。也。有。梳。頭。的。姿。勢。又。輕。輕。的。道。你。要。是。給。他。一。枝。筆。教。他。寫。一。個。便。條。兒。只。怕。像。外。國。人。吃。中。國。菜。握。着。一。雙。筷。兒。橫。豎。不。得。一。個。勁。兒。了。李。君。美。道。阿。姊。也。太。奚。落。人。了。老。六。到。底。何。至。於。是。呢。三。少。奶。道。我。並。不。奚。落。他。啊。你。想。僅。僅。寫。一。副。帖。子。不。過。十。幾。個。字。他。會。把。姻。愚。姪。誤。作。姻。愚。姪。現。在。不。是。親。戚。們。背。後。都。喚。他。姻。愚。姪。麼。這。豈。不。是。自。己。丟。醜。弟。兄。幾。個。人。比。起。來。自。然。要。算。你。姊。夫。比。他。們。略。高。些。但。是。我。想。起。來。也。高。得。有。限。他。倒。常。常。還。要。教。訓。兄。弟。擺。出。阿。哥。派。頭。來。你。想。老。六。和。野。馬。一。般。的。人。還。服。他。麼。總。之。他。們。弟。兄。都。是。絕。頂。聰。明。的。人。就。是。不。軌。於。正。便。很。吃。虧。了。李。君。

美道我見過姊夫所寫的信很爲宛轉條達所寫的字也極其挺秀父親見過了還說姊夫近來進步得多了不至在外胡鬧咧三少奶道他寫的字我倒相信他我初來的時候他還天天習字大家都說寫得不怎麼樣家裏的窗心子也都是他寫的文理上就不敢說或者出出行也未可知最好笑是有一年他忽然說要做詩了買了不少的詩集把一個外房都擺滿了詩集榻上也是詩集沙發上也是詩集桌子上是不必說了阿秀早晨起來收拾屋子他是個小丫頭那裏知道他們詩人之意把他翻開在那裏的詩集一本本給他闔攏了有書套的給他套好誰知你姊夫起來一看大發雷霆說誰教你把我翻好了的都弄亂了李君美道這倒無怪姊夫要動怒我們在學校裏也是如此譬如我們做文章也用那參考書翻好在那裏人家來弄亂了重新再要翻起來就耽擱多少功夫咧三少奶道但是一個小丫頭預先也沒有關照他他那裏懂得這個道理他一本本的給你收拾好還要算他勤謹

咧。這時他把阿秀大罵了一頓。嚇得阿秀索索抖幾乎要哭出來。我說好咧好咧。你的詩翁沒有做成功。先在那裏發詩威。咧又買了什麼古詩選。啊。唐詩選。咧。晚上朗吟起來。半夜裏連睡熟的三官也被他驚醒。後來我說你要吟詩到外房去。就把二個外房做了他詩人的區域。以後便是灰塵積到有一個銅錢厚。也沒有人敢去給他收拾。半夜三更儘着他高吟低唱。我是掩着房門睡。我的覺不去理他。聽說還從了一位做詩的先生束脩。是不要的。還送了許多古董。還許他給這位先生刻詩集。那時候一心要想做詩人。真是忙得一個不亦樂乎。誰知不到三個月便冰消雪融。不是父親還寫了一封信給他嗎。我記得好像說『平時胸中有物。下筆便斐然成章。做詩不是急就的事。』云云。大概如此。我也忘了。那時正待過年了。我就和他說你的詩人區域可以讓還我了。請你移轉到外書房去罷。再要把你的翻好的書闔了。可不負責任了。他自己笑着略略清理了一陣子。擺往外面去。從此以後我就

不知道不知可和那些詩集親近一下子不會剛說到那裏陳媽便喊道六少爺六少奶來了只見陳老六和他的新夫人一同的走進來李君美擡頭看時却見龍小姐穿一件櫻白地繡團鶴的襯絨襖兒繫着猩紅色的裙滿頭盡是珠鑽那個贈嫁娘姨楊媽手裏還提着紅氈單說今天是七朝我們新姑爺新小姐已經到老太太那裏請過安了這一回來給三少老爺三少太太請安說着要把紅氈單鋪在地上三少奶一把搶住說幹嗎我們要好的姊妹還多這許多禮兒我是約你們來打牌的怎麼鬧這許多把戲兒這時陳老六已經來和李君美周旋三少奶便向龍小姐介紹道這是我的弟弟君美他從小兒常到這裏來同六弟是小弟兄又是好朋友我們是不客氣的那天六弟兩位伴新的一位就是他龍小姐便向李君美鞠了一個躬李君美連忙還禮不迭龍小姐星眸一轉暗暗的贊嘆道好一個俊美的人前天在結婚的禮堂上不曾瞧得清楚現在却看清楚了那李君美却是漲紅了臉那

裏敢向龍小姐平視。大家坐定了。三少奶瞧見龍小姐還穿的是紅裙。便喚陳媽說：「你到新少奶屋子裏去把更換的衣服取來。橫豎不到什麼地方去了。回頭又問龍小姐不到什麼地方去了嗎？」龍小姐笑說：「不到什麼地方去了。待我回去換衣服罷。」三少奶笑道：「你既來了。就不放你去了。何必回去換呢？」教他們取來。就是嗔那時龍小姐的贈嫁。楊媽道：「那末我橫豎要回去的。我去送來罷。」三少奶道：「也好。」楊媽見自己小姐不說什麼。便自去了。陳老六便問君美道：「老二怎麼這兩天學堂裏不放假。你却跑出來了？你是用功人。尋常不是放假。你是不肯跑出來的。」三少奶笑道：「今天是禮拜日。你是糊裏糊塗。只怕還不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陳老六道：「真個不在學校裏。簡直禮拜不禮拜。不放在心上。三少奶道：「往常只怕還要靈清些。此刻禮拜不禮拜。更不在心上。咧說着。又問龍小姐。妹妹出了學堂幾年了？」龍小姐道：「我出了學堂有兩年多了。從前我在學堂裏是一個最起勁最高興的人兒。後來半途裏忽

然。生。了。一。場。病。了。有。一。年。多。到。病。好。了。再。上。學。我。就。不。似。從。前。的。高。興。起。勁。我。就。不。知。不。覺。的。闌。散。多。了。後。來。家。母。就。不。教。我。上。學。可。見。讀。書。也。要。有。興。味。的。還。要。身。體。健。全。纔。行。三。少。奶。道。前。天。妹。妹。的。兩。位。伴。新。都。是。從。前。的。同。學。嗎。龍。小。姐。道。都。是。從。前。的。同。學。他。們。是。不。能。同。我。比。的。了。好。像。三。個。人。走。路。他。們。都。是。走。向。前。面。去。我。是。落。在。後。面。的。了。這。兩。人。比。起。來。孫。蘊。華。更。要。用。功。些。而。沈。綠。筠。却。是。聰。明。兩。人。所。得。相。同。三。少。奶。道。那。沈。綠。筠。是。常。熟。沈。家。和。我。們。舍。間。關。一。些。親。戚。可。是。遠。親。了。平。常。不。相。往。來。就。只。互。通。慶。弔。罷。了。妹。妹。可。知。道。那。位。綠。筠。妹。妹。可。曾。對。親。沒。有。龍。小。姐。想。阿。呀。來。了。這。是。要。我。和。他。兄。弟。做。媒。了。待。我。嚇。他。一。嚇。便。道。沈。綠。筠。却。是。還。沒。有。對。親。可。是。他。的。親。事。正。不。容。易。對。我。說。像。你。這。樣。主。張。一。輩。子。要。做。獨。身。主。義。者。他。却。說。寧。可。做。獨。身。主。義。者。女。子。爲。甚。麼。要。嫁。人。姊。姊。府。上。既。和。他。府。上。是。親。戚。大。概。知。道。他。大。姊。碧。筠。的。事。了。嗎。嫁。了。一。位。姑。爺。是。個。傻。子。你。想。碧。筠。是。何。等。聰。明。何。

等愛高傲的人。他們姊妹兩人。我都和他們同學過。萬不想嫁了人。如此結局。鬻
一個人就斷送了。因此他們的父親十分懊悔。綠筠妹妹的親事。由他自己做主。非
得他心滿意足。決不干涉。聽說到他們那裏說親的。只怕也有好幾十家人家。咧他
一概都不贊成。三少奶道。他難道是不嫁人嗎。總也要有個目的。他不能說。因為他
大姊嫁了個戇大姑爺。他的目光。瞧出去。凡是男子。一概都是戇大姑爺。咧說得合
房的人都笑了。龍小姐道。不是呀。他那裏說真正不嫁。不過他選擇得苛一點兒罷
了。他們兩者的意思。終望這位綠筠妹妹自己選擇。可是中國的男女社交。還沒有
開稍為接近一點。人家就說閑話了。這也是件困難的事。三少奶道。妹妹和他同學
可知道。心裏頭有什麼意中人。沒有。龍小姐暗想。這話也虧他問得出。他有意中人
沒有。意中人我怎麼知道。便道。這倒不知道。因為我出了學堂門。兩年了。雖然常常
來往。到底比在學堂裏疏遠的多。況且他有意中人。怎麼肯告訴人呢。三少奶道。我

有件事託你想託你做個媒人。這時龍小姐還沒有答言。陳老六就跳起來道：「好極了！好極了！三嫂子你不是給老二做媒嗎？這是很好的事，不但是門當戶對，而且是郎才女貌。龍小姐偷眼去望着李君美，只把個李君美羞得臉紅過耳。陳老六道：「君美這位沈綠筠小姐是女學生裏頭有名的美人，你還沒有瞧見咧。這時龍小姐不覺格的一聲笑了。陳老六向龍小姐道：「笑什麼？龍小姐道：「人家看也看得熟了，你還說不曾看見。三少奶道：「那天男女件新恰巧立在一處，再要看得親切也沒有。陳老六道：「不差，我真糊塗透頂了。他們立得比我們還近。老二不要你們在這個當兒。兩人已經說好了嗎？」三少奶道：「說好是沒有說好，無論如何也沒有這樣快捷的。不過兩人大家看得真切，却是有的。大家已經是見過的，又是老親，這就容易說了。龍小姐道：「這個現成媒人，我樂得做幾時。我把綠筠請來，你也把弟弟請來，我先來給他們兩人紹介一下子。往後我們就來做一個現成媒人，就得了。正說時，楊媽的衣服。

也取來了。龍小姐便到三少奶的後房去更衣。陳老六陪着李君美談天所講的，都是些閑文野話。一會兒問問蘇州去過沒有，這兩天聽說留園又在開什麼蘭花會。啊，一會兒又說去瞧過影戲，沒有這幾天是那一家影戲最好？李君美也隨口亂答。陳老六說你的英文近來怎樣的進步了？我是全還了先生咧。我想重和請一個先生在家裏來教英文。聽說有一個英國女人，他只要一百兩銀子一月，每天教兩點鐘，除却禮拜六禮拜日不來。我想一百兩銀子一月也有限得很。譬如我們在外面吃花酒，每月還不止此咧。李君美口中答應，心裏暗暗好笑。怎麼請教師和吃花酒相提並論，正可謂擬不於倫。陳老六又道：我倒很想到外國去遊歷一回。我有幾個朋友都到過外國，他們都說外國怎樣的好玩，可惜我的英文還不夠。所以我想補習一點兒。你若有志出洋，他日和你一同出去，倒好。君美道：聽說你們新嫂嫂英文很好，將來六哥要出洋帶了他去做繙譯，不是很好的嗎？陳老六道：我雖不

知他英文的程度。但我想起來也不見得十分高明。他總共也不過進得多少時候。學堂現在又出來了。兩年多。並且要把一個女人做繙譯。那是不可能的事。我們到了外國。是要各處亂跑。什麼地方都要去。終有他們女人不能去的地方。怎能教他們跟着了。走呢。兩人說話中間。龍小姐已經換好了衣服。和三少奶一同出來了。便撥開檯子來打牌。打牌以後。便漸漸兒的馴熟了。李君美也有說有笑。不似剛纔的常常臉紅。龍小姐是何等活潑的人。李君美也覺他是一個極有趣的人。恰巧龍小姐坐在李君美的下家。李君美的鬪牌手頭很緊。龍小姐笑道。你鬪牌如此緊法。也不想澆澆梅根嗎。讓我今天贏一百塊錢。就算是你的賄賂罷了。這一場和打罷。龍小姐倒贏了七十塊錢。李君美輸了三十塊錢。其餘都是陳老六輸的。三少奶却沒有輸。贏龍小姐取出十塊錢來賞了三少奶的用人。大家都謝了新少奶臨走的時候。三少奶又和龍小姐密談了好久。說我們那位兄弟。你瞧他不聲不響。眼界却

是很高的。有幾家都來說媒。都不中他的意。他說人家來求婚的。他都不要。除非要他去求人家的。自從你大喜的那一日。他見了沈綠筠。以後不想他很熱心。不過他極其面嫩。不大好意思說。可是我還不知道咧。他昨天禮拜六。就來今天禮拜日。又來吞吞吐吐的。欲說不說。我說新嫂嫂和他同學。我可以重託他。他纔高興了。你是知道的。我們兄弟姊妹四人。就只他沒有完姻。等他做了親。也可以放下一頭心事了。龍小姐道。姐姐放心。這事全在我身上。雖然綠筠選擇很苛。但是像君美弟弟。那種人。他還有什麼不滿意嗎。况日那天禮堂上。交換飾物的當兒。我已經偷眼瞧他們兩人的情形。已經很融洽的了。三少奶笑道。原來你已經留心到此。兩人一笑而散。陳老六便同了龍小姐。回去了。自己屋子裏。只聽幾個傭人。都在那裏切切私語。陳老六便問你們在講些什麼。楊媽道。也沒別的。我們剛纔到外面門房裏去聽他們說。就是前天汽車撞壞的那個小孩子。已經死了。龍小姐聽了道。阿呀。罪過呀。

我。說。上。海。自。從。流。行。了。汽。車。以。後。一。年。工。夫。做。了。汽。車。底。下。的。新。鬼。不。知。道。有。多。少。你。們。聽。得。那。撞。死。小。孩。子。的。人。家。要。和。我。們。來。說。話。嗎。陳。老。六。道。就。是。來。說。話。也。不。關。我。們。事。即。使。弄。到。吃。官。司。也。是。汽。車。夫。的。事。和。我。們。坐。車。子。的。一。些。沒。有。相。干。上。海。地。方。除。非。軋。壞。了。外。國。人。那。纔。擔。心。事。咧。像。那。些。簡。直。不。算。一。回。事。總。是。他。們。自。不。小。心。你。瞧。被。汽。車。軋。壞。的。人。裏。有。體。面。上。等。人。嗎。都。是。下。等。人。居。多。像。我。們。軋。壞。的。小。孩。子。怎。麼。上。海。馬。路。上。汽。車。如。此。之。多。可。以。讓。他。一。個。小。孩。子。到。馬。路。上。來。這。豈。非。是。自。己。送。死。嗎。龍。小。姐。道。就。壞。在。不。多。軋。壞。幾。個。體。面。上。等。人。要。是。今。天。軋。壞。一。個。銀。行。總。理。明。天。軋。壞。了。一。個。海。上。寓。公。少。不。得。大。家。要。想。法。子。來。取。締。那。些。橫。衝。直。撞。的。汽。車。了。你。們。就。只。怕。外。國。人。真。是。媚。外。性。質。陳。老。六。道。這。是。有。個。比。例。的。新。近。報。上。登。出。兩。件。新。聞。來。一。件。是。某。某。號。軋。死。了。外。國。婦。人。一。隻。狗。那。外。國。婦。人。起。訴。了。說。是。我。這。個。狗。是。五。百。兩。銀。子。買。來。的。養。了。兩。年。人。家。要。買。去。我。還。不。肯。咧。

此刻非賠償五百兩銀子不可沒有法子就賠他五百兩銀子一件是某某號軋死了一個鄉下老頭兒也一樣的起訴了人是死了要求些撫恤罷官斷了出五十塊錢了事中國人一條性命值五十塊錢那倒不去管他就是兩相比較起來中國一個老頭子的性命不及外國狗的十分之一報館裏主筆先生却把兩條新聞登在一塊兒做了兩個標題一個是「中國人的性命……五十元」一個是「外國狗的性命……五百兩」人家見了很爲觸目咧龍小姐道譬如那個小孩子死了我們應當給些撫恤與他到底也是一條性命陳老六道我倒願意給他們幾百塊錢但是只怕苦主不要的中國人稍爲有身家的人都不願意要撫恤他們瞧這撫恤好似被害人的代價一般我聽說我們那汽車軋壞的小孩子還是一個開木器店的兒子咧他豈肯要人家的撫恤嗎小孩子死了也就完了這都是前天那潘老六鬧出來的事他一定要叫堂差叫把汽車去接要是那天不叫堂差也就沒有這種

事。了。這。是。合。該。那。孩。子。要。死。於。非。命。罷。了。正。是。
亂。世。不。知。生。命。賤。強。權。終。苦。弱。民。來。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開藥房亂賣虎狼藥 設醫院徒多花柳醫

且說陳老六提起潘老六龍小姐道是那一個潘老六陳老六道就是前天領着一大羣妓女到樓上來鬧新房的那一位星宿龍小姐道就是他嗎那個形狀就像一個拆白黨他踏進新房裏來的時候頗想和我招呼我睬也不睬他瞧他那種賊忒嬉戲的樣子我一看見就知道他不是個好人他是做什麼的你怎麼認得他陳老六道這都是總會裏的朋友我也不知道他是做什麼的大概沒有什麼職業罷在賭裏頭很多了幾個錢就這樣混過去了上海地方像他這樣靠賭吃飯的人很多也不單是他一個本來他們也不配和我們做朋友不過大家都在總會裏走走而

且那天他也出了很厚的禮。怎麼可以拒絕他不來呢？還有一件他的神氣很像拆白黨。在賭裏頭倒還有信用。輸了錢却是老老實實拿出來的。龍小姐道他家裏怎麼樣討過老婆？沒有。陳老六道聽說他今年廿八歲了。老婆是從小對了親的。據潘老六說是他自己不要退了婚的。另一方面說却是女家不肯嫁他。討了帖子回來的。但是他沒有老婆。臨時夫人聽說却有三個。有三處小房子。不過他那小房子一年裏頭就要有好幾回變動。忽而小房子取銷了一處。只剩兩處了。忽而又補足了。忽而移轉到那一處。忽而大破裂了。好像政府裏的組閣倒閣。刻刻在那裏變動。龍小姐冷笑道。這個法子本來很好。訂定了老婆。那是固定的。倒不如組織幾個臨時小家庭。好便繼續下去。不好便破壞了。重行建設。再便當也沒有了。說着便把一雙美目瞅着陳老六。陳老六却不敢答話。只搭訕着說道。人家說他每年的春天總到天津地方去一次。因為上海的賭局還沒有天津大。天津每年在正月底二月初的。

時候終有幾場大賭有好幾個俱樂部都是豪賭的場所在租界裏面索性連外國人也通過的到那裏賭的人都是那些闊軍閥闊官僚每一場賭總有幾十萬上下他們的籌碼起碼就是一百元至於十元五元的籌碼從來沒有的可以想見他們輸贏的大了龍小姐道那末潘老六也和他們闊人一同去賭嗎陳老六道他在上海小總會裏還可以賭賭怎能趕得上天津那班大總會呢他不過去幫幫忙管管籌碼做做捌角分到一點彩頭贏的人反正不在乎此隨便揀頂小的籌碼給他幾根就是幾百塊錢聽說他們還有什麼紅黨綠黨咧龍小姐道怎麼喚做紅黨綠黨陳老六道他們的籌碼有種是一千塊錢有種是五百塊錢那一千塊錢的籌碼是紅色的五百塊錢的籌碼是綠色的有的客人賭起錢來以一千塊錢的籌碼爲單位的稱之爲紅黨以五百塊錢的籌碼爲單位的稱之爲綠黨他們在總會裏或是公館裏叫條子那種姑娘回來的時候分着一根紅籌就是一千塊錢分着一根綠

籌。就。是。五。百。塊。錢。那。潘。老。六。每。年。從。正。月。裏。去。到。二。月。裏。回。來。自。己。不。賭。也。就。可。以。弄。到。一。萬。塊。錢。咧。龍。小。姐。道。靠。賭。爲。生。却。有。這。樣。的。大。利。他。就。以。此。爲。一。種。行。業。了。陳。老。六。道。他。本。來。有。個。行。業。是。他。老。子。手。裏。傳。下。來。的。是。一。個。小。藥。房。龍。小。姐。道。藥。房。是。賣。藥。給。人。家。醫。病。的。他。應。該。守。着。他。祖。傳。的。行。業。陳。老。六。道。不。過。這。種。藥。房。就。是。個。不。正。當。的。營。業。就。有。些。兒。靠。不。住。他。那。種。藥。品。第。一。是。靠。各。報。上。登。廣。告。說。待。天。花。亂。墜。好。似。立。刻。有。起。死。回。生。之。功。他。們。又。專。靠。那。些。常。服。的。補。品。因。爲。那。些。治。急。病。的。藥。品。到。那。病。好。了。人。家。便。不。再。去。求。治。了。越。是。那。些。常。服。的。補。品。人。家。不。買。則。已。一。買。就。得。要。一。打。兩。打。而。且。服。那。種。補。品。的。都。是。內。地。人。甚。而。至。鄉。村。間。的。土。財。主。他。常。常。信。局。裏。幾。十。塊。幾。十。塊。來。購。買。住。在。上。海。的。人。再。也。不。上。這。當。偷。然。病。了。就。得。請。醫。生。療。治。再。也。不。去。服。他。的。藥。所。以。我。們。住。在。上。海。的。從。來。不。服。那。些。補。品。因。此。他。所。以。不。惜。工。本。的。登。報。了。龍。小。姐。道。他。既。稱。補。品。總。得。弄。些。補。藥。在。裏。頭。

不然人家上了一回當第二回也不來了。陳老六道誰知道他們呢。那種補品我想是有限得很。他總說這常服補品不是能毅立刻見功勞的。就是要耐心常服。耐心常服便是他的生意。經了龍小姐道。潘老六家裏所開的藥房就是賣那種常服補品的嗎。陳老六道可不是嗎。聽說他們從前發行了一種銀耳糖精。賺的錢可就不少。他在申新兩報上常常登出極大的廣告。有時占着一張報紙的半幅。還要託人畫着種種的畫圖。說是怎樣的補益。怎樣的有特效。人間獨一世上無雙。人家以為真個是從銀耳裏鍊出來的精。其實也不知是隨便弄些什麼在裏面。既說是糖精。吃在嘴裏。甜蜜蜜的。也不覺得討厭。他的裝潢既考究。送送官禮也沒什麼不可以尋常。譬如送給人家什麼藥品。便覺得不大好。因為人家既不生病。送他吃藥。不是要動氣的嗎。惟有那種銀耳糖精。吃在嘴裏。甜蜜蜜的原是隨便吃吃的東西罷了。還有什麼補腦液。更要騙到有職業的人。說是你這腦子用得太多。費了。非吃一點藥。

補補他不可人家聽得他說得好聽也就整打來買了總之那種藥品要是售十塊錢的他的本錢不過是一塊錢一塊錢裏頭七角錢是告白費二角錢是裝潢費和一切開銷藥品只好算一角所以十塊錢的藥只好算一角錢的藥本你想是好生意不是好生意龍小姐道我想到底也沒有你這樣說得厲害的本輕利重那是有的陳老六道怎麼說我說得厲害這是有個人從前在某藥房的廠裏做工的他出來告訴人家還有得差錯嗎那種藥雖然騙人的錢還不害人家的身體生命聽他們說有兩種藥簡直要害人咧龍小姐道是那兩種藥陳老六道這兩種藥一種是什麼補精丸種子丸之類換一句話說簡直是春藥罷了他無非是那種興奮的熱藥人吃了藥就出毛病了你想尋常的人他也無須乎借助此品要靠那種藥力的人他就是本錢不穀或者年力就衰而且姨太太太多的人你想精力就衰的人把那藥力來補助宛同在渣滓裏去逼出精液來苦不苦呢本來是個空虛的東西用

藥。刀。去。攝。取。這。不。是。要。他。一。條。老。命。還。有。什。麼。三。鞭。丸。五。鞭。丸。甚。而。至。於。九。鞭。丸。這。一。匹。老。馬。走。不。動。了。便。是。幾。百。鞭。打。他。也。是。不。中。用。龍。小。姐。道。別。說。啦。我。想。好。好。兒。的。上。等。人。總。不。見。得。去。借。助。於。那。種。藥。力。陳。老。六。道。怎。麼。沒。有。呢。我。們。老。三。有。位。朋。友。說。是。杭。州。某。會。的。會。長。咧。他。到。上。海。來。玩。大。約。身。體。也。已。經。玩。得。空。乏。了。罷。求。助。於。他。的。一。位。朋。友。那。位。朋。友。是。在。上。海。開。藥。房。的。便。說。這。容。易。得。很。我。幫。你。弄。點。兒。藥。吃。吃。就。好。了。便。給。了。他。一。包。兒。丸。藥。却。又。丁。甯。他。你。到。實。在。沒。法。的。時。候。纔。用。他。輕。易。却。不。要。用。他。而。且。這。藥。力。很。猛。的。只。能。吃。兩。粒。不。能。多。吃。他。在。上。海。玩。了。兩。天。却。回。到。杭。州。去。了。到。了。家。裏。和。他。夫。人。是。久。別。重。逢。他。要。見。好。於。夫。人。自。己。又。喝。了。不。少。酒。把。藥。吃。了。四。粒。就。此。不。勝。藥。力。而。死。後。來。上。海。有。家。報。館。登。出。這。件。事。他。們。還。急。急。的。來。更。正。咧。龍。小。姐。道。你。專。探。聽。那。種。事。還。有。一。種。是。什。麼。藥。陳。老。六。道。還。有。一。種。是。專。治。花。柳。病。的。藥。你。要。翻。開。報。紙。來。看。這。一。種。藥。的。告。白。也。是。很。多。呢。上。

海路頭街尾或者工部局衛生處設立坑廁的地方都有賣這種花柳病藥的招貼觸目皆是他就是利用人家在小便的當兒舉目一望就是什麼下疳橫痃老白濁的種種名詞送到人家眼睛裏來了近來因爲發明了一種專治梅毒的注射液喚做六百零六於是這六百零六便猖狂一世連那服的也是六百零六外擦的也是六百零六什麼東西都是六百零六凡是患了花柳病好好兒的延醫生療治還來不及怎麼可以亂投虎狼藥呢而且可憐的便是那班初生花柳病的年輕人有的是店家的小夥計有的是學堂裏的學生他們一時間性慾上熬不住就去嫖了下等娼妓現在上海灘上的私門頭鹹肉莊怎樣的多他們偷偷摸摸的只要一度春風就把花柳病傳染過來到了那個時候自己的病只有自己知道却又不敢告訴別人自己怕羞一則怕家裏人知道二則以爲這是關於名譽上的事便不敢請醫生診治想偷偷的自己療治自己吃藥賣那種花柳病藥的就利用你這個機會在

報。紙。上。便。大。登。廣。告。起。來。教。那。些。青。年。人。去。上。當。龍。小。姐。道。我。想。這。種。藥。雖。然。無。益。也。不。至。於。有。害。那。些。少。年。人。他。們。自。己。害。了。不。可。告。人。的。病。自。然。想。自。己。去。治。療。有。了。這。種。藥。要。是。不。必。再。找。醫。生。他。們。自。然。是。情。願。的。陳。老。六。道。怎。麼。說。沒。有。害。呢。我。聽。得。他。們。當。醫。生。的。說。凡。是。初。次。害。那。些。花。柳。病。的。第。一。要。請。醫。生。趕。緊。診。治。遲。一。天。就。有。一。天。之。害。因。爲。你。不。早。診。治。那。病。就。陷。入。臟。腑。內。去。了。龍。小。姐。道。那。是。他。們。當。醫。生。的。生。意。經。自。然。要。教。他。們。去。診。治。醫。生。可。以。多。做。些。生。意。那。生。花。柳。病。的。也。是。活。該。陳。老。六。道。那。倒。並。不。是。做。醫。生。的。要。拉。生。意。大。概。那。些。花。柳。病。初。起。時。便。要。找。醫。生。根。本。治。療。把。他。治。斷。了。根。最。好。有。許。多。人。當。病。發。的。時。候。教。醫。生。診。視。了。幾。次。慢。慢。兒。的。好。了。他。自。己。以。爲。是。一。無。妨。礙。了。誰。知。他。那。個。病。根。沒。有。除。去。不。過。潛。藏。在。裏。面。大。概。一。個。人。在。有。病。痛。的。當。兒。急。急。的。想。去。治。療。及。至。稍。爲。覺。得。病。好。了。便。懈。怠。下。來。以。爲。是。不。要。緊。了。而。且。那。診。視。花。柳。病。最。爲。麻。煩。洗。咧。弄。咧。打。針。咧。教。

人覺得不舒服。要是暫時沒有痛苦，便不再去教醫生診視了。可是那病毒依舊伏在那裏，一遇別樣接觸，他又重發起來了。那個梅毒說是最兇險，他就竄到身體上別部分裏去，他的血永遠不清，往往當時不覺得，過後因為有了梅毒的底子，因此而致命的可憐，到了臨死自己還沒有知道，就以白濁而論也。最好是初起的時候，一下子把他根本治療好了，可以免得再發。但是據說根治就不大容易。大凡初患白濁的人，吃過幾十天苦頭，覺得漸漸好了，便不再去治療了。詎知他那病菌潛伏在裏頭，過了一二年却又發了，而且第二次比了第一次更厲害。以後便變了一種老白濁，終身之累，小解常常解不出來，痛苦萬狀，厲害的連血都淋了出來。這都是第一次不早根治了，成了這個樣子。龍小姐笑道：聽你這樣說來，頭頭是道。你倒是個老內行。我倒問問你，你根治了沒有？根治你們做男子的，簡直沒有一個好東西。生了這種病回來，又害女人們被他傳染。陳老六漲紅了臉道：給你講講，你就

疑。心。到。人。家。身。上。去。了。我。是。有。好。幾。個。朋。友。都。是。做。醫。生。的。還。有。一。個。德。國。醫。生。也。是。我。的。老。朋。友。他。們。如。此。講。我。便。聽。在。肚。裏。現。在。因。爲。講。起。開。藥。房。所。以。講。起。來。了。他。們。也。說。有。許。多。病。不。教。醫。生。診。治。僅。僅。買。幾。種。藥。房。裏。的。藥。自。己。來。治。却。是。完。全。靠。不。住。龍。小。姐。道。就。算。你。不。會。犯。這。個。病。到。底。你。於。這。種。病。非。常。關。心。要。是。問。你。別。的。病。只。怕。沒。有。這。樣。清。楚。了。陳。老。六。道。這。句。話。我。倒。承。認。我。的。幾。個。做。醫。生。的。朋。友。知。道。我。們。年。輕。好。玩。都。告。訴。我。們。說。倘。是。害。了。這。種。病。要。趕。緊。請。醫。生。診。視。萬。不。可。自。己。蹉。跎。隱。祕。這。是。關。於。終。身。大。事。又。告。訴。我。們。那。種。藥。是。靠。不。住。像。我。們。是。沒。有。什。麼。倘。然。果。真。害。了。這。種。病。德。國。醫。生。美。國。醫。生。那。一。國。的。醫。生。不。好。請。他。診。視。便。是。醫。費。也。出。得。起。就。是。那。班。店。家。的。學。徒。學。堂。裏。的。學。生。他。們。遮。遮。掩。掩。的。惟。恐。人。知。害。了。花。柳。病。不。敢。去。找。醫。生。只。在。各。報。上。尋。廣。告。那。就。大。上。其。當。了。就。使。那。個。藥。沒。有。大。害。處。因。爲。有。了。這。個。藥。耽。耽。擱。擱。不。去。找。醫。生。也。就。因。此。耽。誤。下。來。了。何。况。

有許多藥也未必無害便是請醫生療治也得請有本領有名望有道德的醫生療治不過那些醫生價錢總是貴的你若貪了便宜請那種蹩腳醫生去診視那就把自己身體犧牲了聽說上海灘上打六百零六打死的就有好幾個人咧因爲上海地方患花柳病的人太多那些滑頭醫生減價招攬打六百零六三塊錢打一針兩塊錢打一針還有什麼打針屁股的名目就是有一種人害了花柳病打不起六百零六的和醫生商量醫生做生意的那肯白白的給他打針末後便想出一法等人家打六百零六的時候他湊在旁邊等人家打完了倘然還有餘瀝就給他打本來那六百零六一見空氣便不能用的也是糟掉如此那醫生只要手術費便不要六百零六的錢了這就叫做打針屁股龍小姐道打這種針屁股難道也有效驗嗎只怕都是那些滑頭醫生就行出這個主義來也是騙騙人罷了陳老六道這自然不必說了既然稱到針屁股這效驗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那醫生也不管你有效無效

他的三塊錢一針兩塊錢一針的手續費便收到他的皮夾裏去了總之這些騙人的事有名望的醫生決計不做此事都是那些滑頭醫生好在上海的租界上並不把醫生檢查阿貓阿狗都可以來做醫生唱書的也可以來當醫生賣拳頭的也可以來當醫生簡直把人命當作兒戲了龍小姐道怎麼上海的租界當局並不取締醫生我有一個姊妹他在日本留學他告訴我日本的規矩在那個地方開業行醫先要報告警廳考驗你的文憑曾否畢業可以出去看病不可以看病不然豈不危害到病人嗎日本尚且如此他們種種制度都是模仿歐美人的那上海租界裏一切行政都在歐美人手裏難道關於人民生命的醫藥問題也不知道檢查嗎陳老六道我想這也不過暫時的事將來許是要辦到非檢查不可租界當局的所以不檢查却是原因的因爲西醫的流行不過近十年間的事從前中國人生了病終是請中國郎中看的那種中國郎中在租界上開業掛牌子却是寫着某某夫子

傳。或者寫的是世代儒醫。中國人當醫生都是個人與個人的傳授。從來也沒有開過什麼學校。也沒有什麼叫做文憑。也沒有什麼學士博士的名位。你要想法子取締罷。當然先要攷驗。請問這攷驗如何攷驗。法倘然教外國人來考驗罷。外國人正也不明白中國醫生吃的什麼藥。教中國人來攷驗罷。外國人根本就不相信中國醫生。要是在租界上取締中國醫生。不許開業罷。這是個違反民意的事。因為中國人生病。他們當然是相信中國郎中看的。而且當時誰也不信西醫。直到如今還有許多人。不信西醫的。說西醫看病動不動就是給人家開肚皮。弄得血破狼藉。而且開了肚皮也不見得就好過了。幾天也還是死了。再不然就是一頂冰帽子把人家冰起來。後來也是不中用了。把個死人冰得和鹹臘店裏的冰鮮一般。我要是生了病。情願死不情願叫西醫去看。龍小姐笑道的確有這種情形。我們家裏有位親戚。是我們的。老長輩。我還要叫他公公咧。他那年病了。他的孫少爺是在教會學堂裏。

念書的。他是不相信中國醫生的。在他的祖父病重的時候。他去請了一位外國醫生。給他祖父治病。他的祖父在病勢正在昏沈的當兒。也不知道吃的什麼藥。後來清醒了。知道吃的是外國醫生的藥。便大發雷霆。罵他的孫少爺。是漢奸。說他是二毛子。說他懷着不良的心。要謀死他祖父。叫他罰跪在外房。足足跪了有兩個時辰。許多人說了好話。方纔把他了。起來。但是人家說老頭子的病。要是再吃中國醫生的藥。那早已送了他的終了。幸虧這位孫少爺。請了外國醫生。纔得不死。很有。人給這位孫少爺抱冤。可是那位孫少爺。說道。但求老祖無恙。便是。跪什麼。兩三點鐘。有什麼要緊。因此人家都說。那位孫少爺。能盡孝道。陳老六道。就是這個緣故。那時租界當局。因為中國人生了病。還是要教中國醫生診治。所以不敢取締。也無從取締。橫豎外國人生了病。他們有外國人在那裏診治。那些外國醫生。到中國來治病的。從前都是那傳道之士。不但是本領好。就是道德也好。而且也沒有多少人一問。

大家都知道的。因此也用不着取締中國人。既然相信中國醫生也只得由他罷了。但是到了如今却與以前大不相同了。掛西醫牌子的到處皆是。稱德醫的也有。稱日醫的也有。並且也有在醫學校裏並未畢業的。也有僅不過看看書從來不曾實驗過的。還有七拼八湊道聽塗說也算是個西醫的。因此常常有打針打壞了人的。吃藥吃死了人的。開藥房的也是一樣。所以上海有些藥房裏常常有一種不規則的藥。有的據人家說有嗎啡等毒質在內。製成了一種藥。工部局也不抽提化驗。近來聽說要設立毒藥化驗局。那就造福不小。咧龍小姐道。租界裏不是也有華顧問。外國人不說華顧問也該提議。陳老六道。這應得要提議。華顧問應得提議的事多。咧有益於租界居民的事。他們慢慢兒一樁樁都要提議。咧龍小姐道。我想上海那些大藥房當然要正當些。不比那些小藥房。就不可究詰了。陳老六道。他們都是稱大藥房。極小小到僅有半間門面的也稱是大藥房。龍小姐道。不是那般說。這是從

規模上資本上說我記得有一家也自稱爲藥房的他是賣中國的藥有一種專治咳嗽的喚做什麼半夏價錢也賣得很貴而且說是家傳祕方吃了他那種藥果然咳嗽的人也有些小靈驗他們製藥的時候因爲是個家傳祕方不許人家看人家誰也沒有去看他後來他們有位鄰人不知怎麼的被他窺探着祕密告訴人家說這都是假的什麼半夏之類都是子虛烏有的事他們把一種艾絨澆上燕醫生的除痰藥在飯鍋上蒸今天也蒸明天也蒸蒸上十幾個飯鍋把艾絨蒸乾了再加上些藥水再蒸如此的蒸下去人家到後來也辨不出是什麼東西他說半夏也只得承認他爲半夏了不過這種事情我是不曾親眼兒瞧見也是經人傳說來的到底是不是這樣我却不敢證明陳老六道據你所說雖然是人造的半夏究竟他還化上燕醫生除痰藥水好幾瓶但得有些小靈驗已經也不容易了總之上海那些開藥房的老板第一勸他們良心放在當中別搬到膈肢窩裏去纔好龍小姐笑道我

們。因。爲。講。起。潘。老。六。便。講。到。開。藥。房。發。了。一。篇。大。議。論。據。我。看。來。潘。老。六。不。是。一。個。好。人。你。以。後。少。同。他。在。一。起。爲。妙。至。於。那。天。汽。車。軋。死。小。孩。子。這。倒。不。能。全。歸。咎。於。他。他。們。新。夫。婦。兩。人。談。談。說。說。不。覺。已。到。黃。昏。時。候。繡。被。春。溫。良。宵。苦。短。一。宿。無。話。到。了。明。天。起。身。已。是。十。一。點。鐘。午。餐。以。後。龍。小。姐。想。起。昨。天。三。少。奶。所。說。的。話。便。打。個。電。話。去。問。沈。綠。筠。幾。時。從。學。堂。裏。回。來。回。電。說。沈。家。二。小。姐。今。天。朝。晨。剛。到。學。堂。要。禮。拜。六。再。回。來。龍。小。姐。方。始。想。起。今。天。是。禮。拜。一。昨。天。李。君。美。不。是。因。爲。禮。拜。日。纔。到。這。裏。來。的。嗎。一。面。便。在。電。話。裏。說。等。沈。二。小。姐。禮。拜。六。回。家。的。時。候。務。請。他。到。我。這。裏。來。一。趟。一。面。便。預。備。自。己。寫。一。封。信。到。他。學。校。裏。去。約。他。到。這。裏。來。敘。談。正。是。

通電殷勤呼采伴

望風懷想到嬌朋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辛苦經營鵲巢被占 温存偎傍鴛侶初諧

不談龍小姐對於李君美沈綠筠兩人以撮合山自任一切由他去安排再說陳老六自從新婚宴爾以後連日不大出門今日天氣佳晴很想出去疏散疏散吃飯的時候他便命汽車夫阿榮把汽車洗洗乾淨又問撞死王庭桂家小孩的事情究竟怎麼樣了阿榮說聽說那開嫁妝店的老板王庭桂他倒沒有什麼認晦氣說兒子也已經死了便是打官司兒子也不會再活了倒是王庭桂的女人吵得兇說要打官司給他兒子抵命六少爺你看這事怎麼辦不用說抵命的事了便是把我阿榮關起來了我一家老小都靠我一個人養活他們只好餓死了而且那天並不是我要開快車皆因為燕萍五小姐自己出堂差耽擱得時候太久了恐怕宅裏席散所以教我開的快車不想這個小測老合該送命就碰到車子上來了陳老六道能夠教他們不打官司那是最好實在要用幾個錢的這也是沒法的事只好我來認晦

氣花幾個錢就是了。阿榮答應了幾聲，是又謝了六少爺，自去監督小汽車。夫收拾汽車吃完了飯，到三點鐘的時候，便坐了汽車出去。可憐他本來一無事的人，他想到那裏去好呢？這時候忽然想起秀寶來，想從前有小房子的當兒，實在沒有地方走處，還可以到小房子裏去坐坐。這麼幾個鐘頭，也不覺厭煩。天下事在當境就不覺得過後思量，好像分外有味兒。陳老六這時又覺得小房子的情景，却是別有風味。就是秀寶那種嬌妮之態，也如在目前。他那時吩咐阿榮預備了汽車將出門時，阿榮便問六少那裏去。老六道到三新總會去罷。那汽車便到三新總會來。陳老六在汽車中默忖，只怕那時候去得太早，總會裏還沒有有人。咧到了三新總會，走上扶梯，那個茶房阿根便含笑承迎。說六少爺好久沒有來了。老六道有什麼人在這裏嗎？阿根道都沒有來。咧只有吳先生在這裏候著。潘先生講一句話。陳老六道是那一位？吳先生阿根笑吟吟的說道，就是吳百曉。吳先生正說到那裏，吳百曉已

在。隔。壁。房。間。聽。到。了。陳。老。六。的。聲。音。說。道。六。先。生。久。違。了。陳。老。六。道。怎。麼。你。一。人。在。此。他。們。都。沒。有。來。嗎。吳。百。曉。道。可。不。是。嗎。我。是。昨。天。晚。上。和。潘。老。六。約。在。這。裏。的。他。約。的。是。兩。點。鐘。我。說。你。兩。點。鐘。只。怕。太。早。罷。你。是。抽。幾。筒。烟。的。我。三。點。鐘。到。總。會。裏。碰。頭。罷。他。一。定。說。兩。點。鐘。又。說。要。起。早。就。起。早。因。爲。沒。有。事。所。以。睡。得。遲。偷。然。心。中。有。事。我。也。能。起。早。昨。晚。臨。別。的。時。候。我。還。向。他。說。既。然。如。此。請。你。今。天。晚。上。早。些。睡。罷。他。說。放。心。放。心。明。天。一。定。能。起。早。今。天。我。到。別。處。地。方。去。轉。一。轉。說。了。幾。句。話。出。來。一。看。已。是。兩。點。三。刻。鐘。我。想。不。好。了。今。天。到。總。會。裏。來。一。定。被。他。說。嘴。了。誰。知。急。忙。忙。趕。到。這。裏。來。一。問。阿。根。潘。先。生。來。了。沒。有。簡。直。連。個。魂。靈。兒。也。沒。有。來。吃。鴉。片。烟。的。人。真。是。約。不。準。時。候。此。刻。你。瞧。不。是。三。點。半。鐘。了。嗎。我。看。四。點。半。鐘。也。不。知。道。他。來。不。來。咧。陳。老。六。笑。道。潘。老。六。要。他。起。早。那。是。靠。不。住。的。只。有。一。回。有。人。在。早。晨。九。點。鐘。便。遇。見。他。也。不。知。他。有。什。麼。特。別。緊。要。的。事。後。來。細。細。一。打。聽。並。不。是。他。

起得早。簡直昨天晚上還沒有睡覺。不過做了一個隔夜人。吳百曉道。昨晚可惜沒有約。他在今晨九點鐘。那倒還靠得住一點。陳老六道。你們約的是什麼一件事。吳百曉道。是一宗押款約了。今天接頭。陳老六道。是什麼押款。還是房產。還是地皮。吳百曉搖頭道。都不是。却是首飾押款。也是一家人家的一副獨粒的金剛鑽圈一對。獨粒的鑽戒。要押三千五百塊錢。現在前途差不多答應了。就是利息大一些。他們要二分錢。本來那邊不成功。我就想到你那邊。給你看。看的陳老六搖頭道。我是用不着。我也沒有閑錢。吳百曉道。終有用得着的日子。或者買給新夫人。或者置備在那裏。到底要便宜得多。像從前急來抱佛脚。吃了貴貨的確。這一對戒指。比了秀寶那一對。雖然小一點光頭。却很好。陳老六道。他到底是押是賣。你說的是押。還是賣。吳百曉道。他們也肯賣。因為一時沒有那個受主。所以想法子押。倘然六兄要買。我可以和他們說。陳老六道。要不要。我也沒有第二個秀寶。再來租小房子了。說起秀寶。

近來不知怎樣。你那邊總有消息嗎。吳百曉嘴裏銜着一根香煙。說道爲了秀寶的事。我正頂了石臼做戲。吃力不討好。當時搭妍頭。也是我拆妍頭。也是我。我究竟有什麼好處。你到底。是得着了。他的身體。他也得着了。你的錢財。我不過爲了朋友交情。起初給你們拉攏。後來又給你們說開。我也出於好心。誰知後來聽到了許多不中聽的話。說我幫你出主意。咧。又說我從中賺了你們的錢。咧。所以俗語說得好。不做中人。不做保。一世無煩惱。這就叫做好意翻成惡意。現在我聽得婉貞說他又括上了一個小柳。小柳的就在你這屋子裏。又做起人家來。咧。還聽得說那小柳是沒有錢的。却是秀寶倒貼他。陳老六聽了。不覺得醋心。又起說道。這可使不得。那房子是我租的。不能再教他住在那裏。當時是我的小房子。鵲巢鳩占。我可攔不下這面子。吳百曉笑道。依你說。便怎麼辦呢。陳老六道。這房子當初是我租的。非攙他出去。不可。況且他那收租單子上。也是姓陳。連左右鄉鄰也知道。這家姓陳。如今換了一。

個男人在那裏出進。這如何使得呢？非叫他搬場不可。吳百曉道：「我勸你就這樣。媽媽虎虎算了罷。這家現在已經不姓陳了。那天我也問過婉貞的，自從你和秀寶斷絕關係後，秀寶覺得以後沒有人長年津貼他，這個房子恐怕吃不下，就想把房子頂與人家自己尋一個廂房樓住住。一則尋房子也不容易，二則他那許多傢生一個廂房樓也擺不下。他又捨不得那電燈電話種種的完備，就有人給他出主意說：『你倘然嫌多，把樓底下的廂房租掉。』剛有個小姊妹要打小公館，恰巧租了他的樓下廂房，聽說他起初也覺就在這個房子裏，忽然之間換了一個男人，怪不好意思的。後來那個小柳走走也熟了，他也一天一天的耽延下去。後來索性租帳房，交涉略貼小費，改了他自己姓陸。他向人家說：『這是我姓陸的租的房子。』姓陸的出的房錢，我姓陸的要叫誰進來，就叫誰進來；要叫誰出去，就叫誰出去。你說要攆他出去，只怕你的權力已經不及爲甚麼呢？現在收房錢不向姓陳的收，已向姓陸

的收了。陳老六聽了。沉吟不語。吳百曉道。六兄。這種事情。想不得。一想也只好。眼閉。假癡。假呆。你想想。豈但房子問題。是鵲巢鳩占。那裏面的屋肚腸。不也完全是。你的嗎。買器具的。當兒。這是瞞不過我。還是我幫着你辦的呢。別的不去管他。就是。那張牀。方梗子。咧。圓梗子。咧。嵌螺甸。咧。嵌玻璃。咧。現在是別人睡在那張牀上了。帳子。問題是。華絲葛。啊。珠羅紗。啊。被頭。是繡花的呢。印花的呢。當初都費了一番斟酌。事事求美。色色求精。現在都給別人享用。不是我說出這句話來。故意的氣你。那女人也已經不屬於你了。什麼房子。什麼器具。一切都看破點罷。陳老六被吳百曉一勸。想想話也不差。譬如要和他們拌嘴舌也拌不出什麼來。只好罷休。看官們。你知道秀寶和小柳。怎麼的住在一塊兒去的。原來秀寶自從和陳老六脫離關係以後。連首飾等等手裏也有一萬多了。自己除了做幾件衣服穿穿。也沒有什麼大用場。至於首飾呢。他也差不多都有了。他的姑母。小妹。姐姐。知道他和陳老六脫離關係。却

來迷他勸他出來鋪房間說任憑你要捐多少洋錢姑娘可以擔任而且不要你的利錢只要拆份頭好了秀寶說我以前已沒有踏進堂子門此刻倒踏進堂子門嗎吾爺從前說不願女兒吃堂子飯現在我爭一口氣雖然沒有吃堂子飯也弄得還好不輸於吃堂子飯的人啊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去擔這個名兒一定要吃那碗斷命堂子飯呢小妹姐見秀寶不肯鋪房間便又換個方法說你來跟跟堂差罷我那裏實在沒有人一個小阿因面孔倒嚙哈就是磕不開的髻客人問兩句他回答一句真個像一個木頭人大阿因是一個丟落貨色做不出的只好包到么二堂子裏去你總算幫幫我窮姑娘的忙你高興一禮拜來兩趟也好來三趟也好聽你的便我姑娘決不怪你你要拆多少份頭儘管你說無不從命秀寶道跟堂差做阿姐是要帶客人的我是一個客人也沒有怎麼好來跟堂差呢給別人家真個要笑死了我是不做那種坍臺的事小妹姐道我知道你沒有客人但是我情願你來你一跟

堂。差。自。然。而。然。的。客。人。來。了。經。不。得。小。妹。姐。今。天。也。說。明。天。也。說。秀。寶。心。裏。也。有。些。活。動。起。來。但。是。他。終。覺。得。不。願。意。心。想。湘。老。七。足。智。多。謀。他。的。閱。歷。也。多。主。意。也。好。我。還。是。和。他。商。量。那。天。到。了。石。牌。樓。的。公。館。中。到。了。無。人。時。候。他。一。面。和。湘。老。七。燒。烟。一。面。就。把。小。妹。姐。勸。他。到。堂。子。裏。去。的。話。一。是。一。二。是。二。告。訴。了。他。湘。老。七。悶。吃。鴉。片。烟。聽。他。講。完。了。只。是。一。言。不。發。秀。寶。道。七。阿。姐。你。給。我。想。想。該。怎。麼。辦。法。我。是。個。沒。有。主。義。的。人。我。逢。了。疑。難。的。事。總。要。向。你。請。教。你。是。我。的。軍。師。湘。老。七。這。時。又。猛。吸。了。一。筒。烟。放。下。烟。槍。又。一。連。喝。了。幾。口。茶。便。道。我。是。瞎。說。說。噓。這。話。被。小。妹。姐。聽。見。了。就。得。要。抱。怨。我。不。過。我。把。你。一。向。當。自。己。親。妹。子。看。待。你。問。到。我。的。話。我。終。是。赤。心。忠。良。的。告。訴。你。的。我。給。你。打。算。你。不。犯。着。走。到。這。條。路。上。去。現。在。的。堂。子。飯。還。有。什。麼。吃。頭。像。我。們。從。前。是。叫。沒。有。法。子。被。爺。娘。賣。到。堂。子。裏。做。了。幾。年。討。人。好。容。易。自。己。贖。身。再。被。客。人。買。了。去。好。便。好。不。好。再。出。來。仍。舊。吃。這。碗。堂。子。飯。跳。來。跳。

去總跳不出這個圈子到如今呢吃堂子飯也吃了做客人的也看穿了在你們姑娘的意思他是爲自己打算要你去幫幫他的忙他可以在你身上撈幾文倒也沒有別種思想不過你投身進去難道專爲幫你姑娘的忙嗎你自己也須打點主意秀寶一響也不響只是給他燒烟湘老七道第一個主意就是想在堂子裏自己可以放出眼睛來揀揀人這是最大的宗旨但是你只要看我的榜樣揀來揀去揀着這位石牌樓老爺我的客人也要算多的了譬如你要嫁一個老頭子你心裏願意嗎便是我不吃這兩箇斷命烟也未必願意跟這老頭子至於年輕的呢又大都靠不住起初總是很要好的到得後來慢慢兒鴨屎臭了這輩有幾個錢的少爺們罷大多數是吃了碗裏望了盤裏沒有錢的罷我們又是苦不起除非要有錢去貼他們那我們卽有私蓄也不會多貼貼不就要貼完的嗎湘老七話說得越起勁烟抽得越厲害他道堂子裏放出眼睛可以揀人的話我就覺得靠不住少年子弟的

性。情。一。個。陳。老。六。你。已。經。嘗。過。他。的。滋。味。了。而。且。堂。子。裏。出。身。的。人。人。家。說。來。說。去。終。究。是。堂。子。裏。人。無。論。你。是。一。個。小。先。生。嫁。給。人。家。的。也。許。比。那。種。公。館。人。家。的。小。姐。要。清。白。乾。淨。得。多。但。是。人。家。總。說。你。是。堂。子。裏。出。身。罵。起。來。便。是。臭。婊。子。爛。污。婊。子。決。盡。西。江。之。水。也。罵。不。掉。這。個。惡。名。我。從。前。有。個。小。姐。妹。喚。做。陳。媛。媛。他。不。是。的。的。確。確。的。小。先。生。連。包。去。的。嫁。與。一。個。客。人。因。爲。那。大。媳。婦。是。不。歡。喜。的。倒。喜。歡。這。小。媳。婦。初。進。宅。的。時。候。疼。愛。得。什。麼。似。的。做。衣。裳。添。首。飾。恨。不。得。把。他。就。扶。了。正。不。到。兩。年。姑。媳。之。間。便。不。對。了。那。位。老。太。拍。着。桌。子。大。罵。婊。子。婊。子。後。來。連。他。男。人。也。不。和。他。要。好。也。罵。起。他。婊。子。來。了。陳。媛。媛。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哭。到。這。裏。來。告。訴。我。我。說。這。是。沒。有。法。子。的。要。離。開。只。得。離。開。你。再。要。隱。忍。下。去。他。們。不。但。罵。婊。子。還。要。毆。打。也。論。不。定。咧。所。以。能。夠。不。踏。進。這。重。門。那。是。最。好。實。在。要。踏。進。去。也。屬。無。法。而。且。堂。子。裏。的。人。注。定。是。做。人。家。的。小。老。婆。無。可。強。求。的。就。像。我。此。刻。家。裏。的。人。果。

然也有叫我奶奶的也有叫我太太的便是那邊公館裏承他們的情也有叫得好聽的但是無論如何那邊總是大公館這裏總是小公館你強穿天門終不過是個姨太太叫他們稱呼好聽一點其實也不過自騙自罷了譬如你從前本來堂子裏出身那就無足輕重高興堂子裏再登登不高興就不登橫豎你現在自由身體也沒有有人可以來做你的主不過你從來沒有做過你們爸爸又有這個話在先不願意送你到堂子裏去你現在的境地也很從容何必去壞那個名譽呢湘老七說時秀寶只管點頭一面又給他燒烟烟泡燒了一大堆湘老七又道還有一句話不是我當面拆璧脚小妹姐的人是不好弄的這人是個好上口難脫手他要求你的時候你隨便要叫他怎樣他都可以的到得後來就難弄了我是和他合做過生意的吃的他那苦頭和套褲一般深兩人在烟榻上談談說說已到了夜裏兩點多鐘原來這個月裏石牌樓不在上海他在揚州鹽務裏有些事業到了十二圩一帶去了

從揚州出來。還要到蕪湖等處去家裏按步就班。也沒有什麼事。小公館裏橫豎是內姪柳逢春走慣了的。就託他照應。照應小柳。此刻是奉了姑丈的使命。教他來照看。更是正大光明的事。不過每天總回到大公館去住宿。湘老七無人陪伴。常常留着秀寶在家裏。湘老七的娘最喜歡。是又麻雀。上海灘上有許多女眷。都是吃好了飯。沒有一點兒事做。只有又麻雀。可以消遣。尤其是那一班堂子裏出身的姨太太。幫要他們主持家政。他們也弄不來。至於針線女工。實在是幼而未學。長而未工。橫豎有老爺們少爺們。月月送他錢。用不出去。弔膀子胡鬧。僅約幾個小姊妹。又又麻雀。那算是最規矩的。他們天天的捏着這一副骨牌。語云。拳不離手。曲不離口。自然也熟極。而流湘老七那裏。因為他們母女都喜招攬人家到家裏來。因此不斷的有人來。本來湘老七也要到別人家去。怎奈他吸了這兩筒鴉片烟。到人家去。終覺得不便。而且起來的遲。總要在半天起身。稍為耽耽擱擱。吸幾筒烟。老天爺已把這

黑幕籠罩大地了。所以湘老七不願到人家去。只願人家到他這裏來。他們要組織碰和團體。臨時召集也容易得很。不是張家太太便是李家奶奶。有電話的打電話去召集。沒有電話的便是專差。因此不斷的有人湊熱鬧。柳少爺覺得那大公館裏冷清清的。反不如這小公館裏熱鬧。故此也常到這裏來。儵然三缺一也就湊一脚。即使他們已經成熟。他就在旁邊看碰和。而且湘老七儵然在局。他至多只能又四圈。非吸幾筒煙不可。他們說他是打氣。宛如汽油燈一般。點了兩點鐘。非打一回氣不可。在這打氣的時候。與其大家都停了手。等他不。如教一個人來替代。幾副凡是小柳在那裏時候。他總教小柳來做替工。因此他來了。湘老七總教不要走。我要吸烟了。坐不住了。你來代我幾副。其實這時候。湘老七不關照他。他未必肯走。他終是在那裏息心靜氣的看碰和。有時和人家丟丟拋子。大凡看碰和的人。最足以顯見與碰和者。感情的疏密。他總願意與他親密者。贏與他疏遠者。輸。因此看碰和也。

常常看那親密者的牌俗語說得好。看碰和盡忠報國。要是看着一副大牌。這渴望。他和出的心。比他碰和的當局者。還要厲害。要是和不出。那替他可惜。這個看碰和的同情心。比了什麼都強。小柳要是自己。也在局中。那就不必說了。倘然自己不在局中。他若是處於看碰和地位。那一定坐在秀寶旁邊。看秀寶的牌。便是丟拋子也。丟在秀寶那邊。可見他總巴望着秀寶贏錢。而且小柳這耐性也正好。他們碰八圈。麻雀他就伏伏貼貼。坐在旁邊。看八圈。麻雀他們碰十六圈。他就伏伏貼貼。坐在旁邊。看十六圈。秀寶有時還把他做個顧問。發牌時和他商量。大概他們初開手時。小柳總站在秀寶背後。看那湘老七家的傭人。乖覺見小柳站在那裏。便輕輕地一隻椅子。移了過來。說柳少爺請坐。小柳很覺得他們知趣。便也一屁股坐了下來。如是者不止一次。小柳自己覺得。老是在秀寶身邊。看碰和未免有些不好意思。他想到一個法子。來每逢他們成局的時候。自己總是規避推說。有事便說。我和六小姐合

我搭六小姐三成他這個主意確是不差第一他覺得做又麻雀的當局不如做又麻雀的旁觀他借看碰和得以假傍玉人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就是這個意思第二他說與六小姐合搭了三成他就算是股東了他有三成頭股東的權利就要盡三成頭股東的義務他就有查帳監督之權他老是旁邊看碰和好似人家不能說他什麼了秀寶你想是何等樣人他安有不知道小柳心事也就笑而應之讓他附股三成有時故意作難說今天我一個人的不和人家合小柳必然懇求說附搭二成其實他並不在成數的多寡即附搭一成半成也可即甚而至於不許他附股他還是老着面皮坐在秀寶身傍看他鬪牌小柳意思裏想借附搭三成以避看碰和親近秀寶之嫌得以遮同碰和的耳目其實人家已經看得碧波一般清知道小柳與秀寶二人雅有情愫正在熱的時候了有一天也是湘老七的兩個小姊妹已經嫁了人的了一個叫素娥老四一個叫洪第老五他們也常常到湘老七那裏來走

動。邀。着。又。麻。雀。的。這。天。來。了。因。爲。湘。老。七。的。娘。發。氣。喘。病。睡。在。牀。上。又。麻。雀。缺。少。了。搭。子。素。娥。老。四。和。洪。第。老。五。都。要。去。了。湘。老。七。生。性。愛。熱。鬧。留。住。不。放。他。走。說。停。一。停。兒。秀。寶。就。來。了。再。不。然。打。電。話。去。喚。小。柳。來。無。論。那。一。個。先。來。我。自。己。湊。一。脚。不。就。成。了。嗎。素。娥。老。四。道。你。是。謝。謝。罷。又。了。四。圈。就。要。打。一。回。氣。常。常。教。入。家。停。了。手。等。你。湘。老。七。道。小。柳。來。了。我。可。以。叫。他。來。代。你。們。兩。人。講。講。說。說。讓。我。梳。一。個。頭。我。有。兩。天。沒。梳。頭。咧。一。面。便。叫。人。去。打。電。話。請。柳。少。爺。六。小。姐。本。來。說。要。來。的。他。是。到。先。施。公。司。買。東。西。去。了。湘。老。七。放。下。烟。槍。自。去。梳。頭。素。娥。老。四。與。洪。第。老。五。並。臥。在。烟。榻。上。把。湘。老。七。的。烟。燒。着。玩。耍。素。娥。老。四。道。你。看。小。柳。與。秀。寶。二。人。的。情。景。只。怕。快。要。成。功。了。洪。第。老。五。道。小。柳。是。十。分。的。熱。誰。也。都。看。得。出。但。不。知。秀。寶。心。裏。如。何。素。娥。老。四。道。你。這。人。真。是。太。笨。了。要。是。秀。寶。不。願。意。一。個。男。人。天。天。坐。在。身。旁。看。碰。和。換。了。別。人。早。已。被。他。討。厭。了。你。看。這。副。笑。嘻。嘻。的。樣。子。差。不。多。兩。人。要。坐。在。一。個。

椅子上去。據我看起來，只怕他們兩人已經接洽了。也未可知。洪第道：那是我想。還沒有有了交情，又是另外一種情形。自己縱使極力矜持，外人一看就看出來了。因爲秀寶也有點怪脾氣，小柳到底也太嫩。這情景還不像已經着手。聽說小柳還沒有娶親，咧秀寶又是新近與陳老六脫離關係。既是他們兩人，你有心，他有意，何不就捏攏了呢？素娥笑道：誰捏攏他們呢？你去捏攏他們嗎？恐怕不必你費心。咧洪第道：我們果然不必費心。這是要借重他的了。他應該有這資格。說着，把手中的烟籤指着湘老七。湘老七剛梳好了頭，在鏡子裏掠兩根疏落的劉海髮，却被他瞧見了。正是。

每向文窗描綠黛

又從明鏡識紅顏

不知湘老七說些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燕暉鶯嬌競談夙嗜

蜂狂蝶戀互印同心

且說兩人正講着湘老七湘老七回轉頭來說道好你們又在講我什麼話咧我瞧見你們在那裏指指搨搨的素娥道七阿姐你來噓我問你句話湘老七便走過來道你們在那裏講什麼素娥道我們在這裏講『的列篤』洪第笑道還有『倒手楊一湘老七道你們瞧怎麼樣洪第道老四說他們已經有過交情的了我說這話不能瞎說人家後來我說聽得小柳還沒有娶親老六既然和姓陳的脫離關係何不把他們捏攏老四說誰可以把他們捏攏我說七阿姐可以做一個現成媒人湘老七道老五你睡到老四那邊去讓我吸烟我把情節告訴你你說我應該做個現成媒人這話也不差但其中也略有爲難之點不過事已成熟也不必我來做這個撮合山咧在秀寶與陳老六沒有脫離關係的時候其實他們早有意思我明知陳老六終不能長久的了因此也曾勸過他可是後來一打聽小柳在揚州已經對過親的了我現在出來做這個媒人別人不去管他那我們老頭子他不要抱怨我嗎

再者小柳在揚州也算是個紳士家秀寶無論怎樣總是一個裁縫的女兒只怕要怎樣的明媒正娶他們又不願意秀寶與陳老六脫離關係後口口聲聲說以後總要選擇得精一點不要再遇着陳老六一般人在我想來偷然多碰着陳老六那般的瘟生到也好了他口雖不會說得十分明白好像今後也要替人家小姐出閣一般的文明結婚我想這事有些兒難了所以關於這事我幾番要說幾番又縮住了不過我想起來將來終逃不出我的手阿六呢有什麼事都和我商量不過他預先是不肯說的要逼到那時候他纔肯說小柳我瞧他這兩天裏頭吞吞吐吐好像要給我說話大概總爲此事因爲小柳是個膽小人他不敢當面和秀寶怎麼樣怕的碰頂子也勢必和我商量但是他說我怎好問他你們瞧能這幾天裏這件事一定定有發展正說到那裏只聽樓下秀寶的聲音一個娘姨道奶奶六小姐來了秀寶走上扶梯湘老七喊道老六我們三缺一正等着你咧他們正在談論秀寶的事聽

得秀寶來了。便絕口不談。便道：「我們三缺一正等着你來。」又麻雀只見秀寶手裏挾着一大包東西，跑得扶梯喘吁吁的，說道：「慢慢兒讓我坐坐，定再說。」湘老七道：「老六，你到先施公司去的嗎？這幾天不是又在那裏大減價嗎？」秀寶道：「可不是嗎？今天是第一天，而且又是天晴生意之好，無出其右，好像是不要錢的走進門去，扶梯上擠得不好上下，其實真個是怎樣的便宜嗎？也不見得有許多東西，簡直比人家不減價的人家還要貴一點。咧，大概有許多店底貨，不是切要的東西，那當然要便宜些。至於各家相同，可以比較的，至多打一個九五折，因為人家跑進去聽說大減價，以為總是便宜貨。再者他裏面的東西多，東看看西看看，看得中意，便不管他便宜不便宜，買了轉來。我今天去想幾件法蘭絨的短衫褲，誰知剪不到幾件衣料，洋錢又是一百多。一面說一面便解開包來，向素娥老四說道：「老四，你看現在新出的那一種絨，我中意得來，價錢是五塊洋錢一尺，現在減價，裏算是四塊七角半。我

想。做。夾。襖。你。道。好。不。好。素。娥。道。果。然。好。明。天。我。也。要。去。剪。一。件。咧。秀。寶。道。這。個。顏。色。只。有。一。匹。了。你。要。剪。明。天。趕。緊。去。剪。要。不。然。就。一。搶。而。光。我。替。那。個。小。張。說。好。了。教。他。還。替。我。留。好。一。件。你。要。明。天。去。還。有。我。就。怕。你。們。要。故。特。爲。教。他。留。在。那。裏。但。是。後。天。去。只。怕。他。要。買。掉。了。湘。老。七。道。老。六。你。別。的。不。大。講。究。就。是。講。究。做。衣。服。我。看。你。一。年。功。夫。做。衣。服。的。錢。就。化。得。不。少。咧。秀。寶。道。我。別。的。地。方。自。己。曉。得。很。做。人。家。什。麼。吃。大。菜。看。戲。坐。汽。車。我。都。不。喜。歡。首。飾。有。幾。件。普。通。的。也。就。夠。了。就。是。做。衣。服。我。不。知。怎。樣。看。見。了。心。愛。的。衣。料。總。是。要。做。人。家。說。我。阿。哥。開。了。裁。縫。店。所。以。我。不。惜。工。本。的。做。衣。服。其。實。這。句。話。真。是。冤。枉。我。的。衣。服。沒。有。一。件。是。我。阿。哥。店。裏。做。的。我。一。則。嫌。比。他。做。的。衣。服。不。好。二。則。熟。皂。隸。打。重。板。子。我。做。衣。服。是。橫。不。是。豎。不。是。我。自。己。知。道。要。累。贅。的。所。以。寧。可。教。外。面。人。做。的。好。其。實。我。有。許。多。衣。服。也。未。必。就。着。甯。可。疊。在。箱。子。裏。湘。老。七。道。各。人。都。有。各。人。的。癖。性。老。四。是。喜。歡。金。鋼。鑽。的。有。人。

給他講起金鋼鑽來他就眉飛色舞便是幾次吃了金鋼鑽的虧他也一無怨言素娥道金鋼鑽我自然是喜歡的就是買不起只好看人家帶湘老七道你不要這樣說你的金鋼鑽也約略有些了你們少爺也買得不少啊素娥道謝謝罷這種金鋼鑽名爲獨粒也只好算起碼貨解解熬罷了湘老七道慢慢兒的來嗟老五是喜歡翡翠的他見了人家有了一件碧綠的件頭他喜歡得了不得素娥道還是老五好現在翡翠多貴老五從前十幾塊錢買進來的此刻要值幾十塊錢了從前幾十塊錢買進來的此刻要值幾百塊錢了他在無形中不是在那裏增家私添產業嗎洪第道翡翠果然漲價但我從前所買的都不是那十分好的東西也不能漲到什麼我就是有一枝一根葱的表鈕和兩個翡翠古錢的表墜從前真不過二三十塊錢買的此刻要值二三百塊錢咧其餘有幾隻戒指綠頭也好比從前也可以值到加倍其餘都是不十分值錢的東西秀寶道老四喜歡金鋼鑽老五喜歡翡翠我呢

却是喜歡做幾件衣服穿穿像七阿姐呢他是喜歡什麼素娥道七阿姐的嗜好我可以知道秀寶道你知道他喜歡什麼素娥道他頂好藏的十幾隻大土煎好那幾百兩陳膏那纔配他胃口慢慢兒吸吸說得大家都笑了湘老七道好好你們尋我的開心我吃了那幾筒斷命烟自己也恨恨的你們却還打趣我洪第道不要說了要打牌快些打罷湘老七道教他們端正檯子讓我再呼一筒就來你們扳起位來這時他們剛剛成局碰不到二副牌小柳來了秀寶說我讓你來碰小柳道我不碰我仍舊吃你三成湘老七道我是來湊湊數的我碰了四圈你們不是說我要打氣嗎到打氣的當兒你來替我罷小柳道也好到那時我來代你此刻我還是看碰和這時素娥向洪第看看大家會意又向秀寶看看秀寶心中却已經有些覺得便道今天我一個人碰不要你合先施公司買了一百塊錢衣料非贏回來不可八圈牌打完素娥老四和洪第老五都回去了秀寶也要回去湘老七說你就住在這裏罷

秀寶道。明天早晨我約了裁縫司務來量衣服。我還要。去尋夾裏的料作咧。說着。忽。忽。自。去。湘。老。七。道。夜。深。了。可。要。叫。柳。少。爺。送。你。一。送。罷。秀。寶。道。不。用。不。用。便。自。己。叫。了。黃。包。車。去。了。往。常。日。子。小。柳。到。那。時。候。也。要。走。了。今。天。却。不。走。橫。在。湘。老。七。烟。榻。上。好。似。有。什。麼。話。要。講。却。又。開。不。出。口。湘。老。七。却。早。已。瞧。出。了。故。意。的。也。不。問。他。小。柳。見。秀。寶。去。了。便。問。湘。老。七。道。現。在。秀。寶。不。想。再。嫁。人。了。嗎。湘。老。七。想。道。來。了。今。天。只。怕。要。和。我。開。談。判。了。他。抽。了。半。筒。烟。說。道。嫁。人。啊。那。是。最。難。的。一。件。事。了。說。着。仍。復。抽。他。的。煙。小。柳。急。於。要。聽。他。的。下。文。便。道。怎。麼。是。最。難。的。事。湘。老。七。道。男。人。都。是。沒。有。良。心。的。你。想。從。前。陳。老。六。討。他。的。時。候。何。等。要。好。真。似。含。在。嘴。裏。怕。酥。誰。知。到。了。後。來。兩。人。便。和。冤。家。一。般。常。常。在。房。間。裏。相。打。起。來。後。來。陳。老。六。又。括。上。了。別。個。女。人。索。性。十。天。八。天。不。踏。上。秀。寶。的。門。你。想。一。個。女。人。嫁。人。是。爲。的。什。麼。他。瞧。着。人。家。都。是。成。雙。捉。對。只。有。他。的。男。人。却。是。有。名。無。實。與。其。如。此。還。不。如。索。性。沒。有。男。人。

倒還自由爽快得多。所以後來便拆開了。拆開了不久。陳老六便和龍家結婚了。你想他嘴裏不說心裏頭氣不氣人家。說別人家的老婆窩不熱的脚。他想想也是別人家的丈夫窩不熱的脚。所以這一次他當然比前次要慎重。重點的了。實在男人家都是嚙良心的多。小柳道姨媽別這樣說。你這話未免把人家一棒打煞了。到底也有一片誠心的人。的湘老七道很少很少。小柳道姨媽你看我怎麼樣。我難道也是這樣嚙良心的人嗎。湘老七一想。咦。想不到他竟這樣短刀直入。倒不可不用一種堅壁清野之法。陰攔他一攔。便笑道。我那裏知道呢。大概男人家的心最狠。情也最薄。其實他們也講不到什麼有良心嚙良心的話。在他要的時候。他怎樣的低頭伏小。他都願意在他不要的時候。恨不得丟入在陰山背後。一輩子不去理他。所以我說沒有什麼叫做良心問題。小柳沉吟了半天。說姨媽我拜託你一件事。不知你肯答應我幫我的忙嗎。湘老七道什麼事。你說出來。要是可以幫忙的。你柳少爺的事。

我安有不幫忙之理。小柳道：要姨媽答應了我纔說出來。湘老七笑道：這可奇了。我又沒有知道你到底是什麼事。我又不是你的蛔蟲。你又吞吞吐吐不說出來。我怎麼知道就是要我幫忙。我也看可以幫忙。纔敢幫忙。要是我力量不及的。也叫我幫忙嗎。小柳道：我的心事。姨媽有所不知。你是聰明人。一瞧也就瞧得出來了。湘老七放下烟槍笑道：你這話越說越奇怪了。要是人家聽得了。還要成爲笑話。咧你真是個小孩子。你有什麼話。你爽快的說我姨媽有可以幫你忙的地方。儘管幫你的忙。不能也無從牽強。別再吞吞吐吐的。小柳却仍是沉吟不語。湘老七催他道：你說。你說。嗟。小柳道：就是那老六……說了半句便不說了。湘老七道：老六怎樣。老六怎樣。只見小柳臉紅過耳。只是說不出口。因此倒越見得他可憐。湘老七道：老六怎樣。姨媽面前。你只管說好了。我決不會告訴別人。小柳道：我倒很有心於他。不知他對我的意思如何。姨媽肯替我做個媒嗎。湘老七道：柳少爺並不是我不幫你忙。這

個媒人。我不好做。小柳聽了。心中發急。以爲湘老七拿喬。便道。姨媽。我謝謝你。我是當你自己姑母一般看待。所以有什麼事。都和你商量。我知道老六凡有什麼事。也都和你商量。你可憐。可憐。我罷。我給你磕一個頭。說着。便從烟榻上起來。正向湘老七叩頭。湘老七連忙一把扯住道。快些不要。這個樣子。被人家瞧見了。這算什麼呢。阿巧的嘴。最壞。快嘴了。頭在外面去亂說。更不成體統了。實告訴你罷。我剛纔說不好做媒的話。却是有緣故的。你姑丈說過。你柳少爺在揚州。不是已經配了親了嗎。回來被老頭子知道了。不是要埋怨我。說我老早告訴你我的內姪。早已配過親。你怎麼又做這媒人。這豈非又是我的。不是你們姑母。雖然念佛。我聽得他那嘴。是很碎的。當然也要罵我那末。你柳少爺過幾年。也就要回去做親的。這又不是步陳老六的後塵嗎。小柳道。揚州所配的那個女人。我不要了。聽說奇醜異常。本來爺娘今年上半年。就要給我做親的。我一定不要。因此逃到上海來了。現在人家做了夫妻。

十餘年的還在離婚何況這個還沒有過門並且是從小三四歲配的親這如何可以勉強如何可以算得數我是決計不要的了湘老七道你要不要那位聘定的少奶奶我却不管只是這個媒人我却不能做回來被老頭子罵起來我口也開不得現在男女都是文明了你們何妨自己談談呢他要是問到我時我當然給你說好話小柳道我也曾隱約露些口風稍爲表示些意思可是他不下下文我的話就說不下去了而且我是交關面嫩姨媽是知道我的萬一向他說了碰了一個結結實實的釘子教我這臉兒擱向那裏去呢湘老七想了一想說這樣罷媒人是我不能做的等他明天來我給你探探口氣罷要是他斬釘截鐵說是於你沒有意思的我勸你也死了這個念頭罷倘然他也有意思祇不過條件上的磋商或者另有別的意思那我們再可以斟酌有可以幫你忙的地方我總幫你的忙小柳道如此多謝姨媽湘老七把眼睛瞪着小柳道但是我如此給你出力你怎樣報答我小柳道聽

憑姨媽要怎樣便怎樣。湘老七嗤的一笑說：算了罷。那天小柳因爲和湘老七談話談得太遲了，就沒有回去。在烟榻上談談說說，天已大明。湘老七道：早起裏怪冷的，你就在這兒橫一橫，索性等到七八點鐘再回去睡覺罷。停一刻兒，紅日當窗，小柳回家去安寢。好在他的姑母在內室，也不知道回家。沒有回家，底下僕人知道，他沒有回來，誰也不去管他。只有他自己從揚州帶來的小四子，却問少爺：昨天在那裏怎麼沒有回來？小柳說：幾個朋友開了大東旅館房間，又了一夜天。麻雀幾句話也就含糊過去了。那天晚上故意的沒有到湘老七那邊去，好待湘老七和秀寶講話。且說湘老七那天一覺醒來，已經下午三點半鐘，便叫阿巧來裝烟，便問柳少爺什麼時候去的。我睡着了，竟沒有知道。直到下午七點鐘的時候，秀寶來了。這天湘老七的娘病好了，已經起牀。他們又組織麻雀團體，到十二點鐘方散。湘老七便留着秀寶說：今天不要回去，在這裏陪陪我罷。秀寶答應了。到夜闌人靜以後，湘老七便

和他開談判說昨天晚上小柳很遲的回去他一定要叫我做媒甚至於要跪下去我說被許多下人們瞧見了像什麼樣子是我阻擋住了可是他的熱心倒是真的所以我問問你從前不是我已經和你談過了嗎你要是有意思的或者你要怎樣的辦法我可以和你過風過去倘然你絕對沒有意思那末索性回絕了他省得弔人家在馬棚裏不過你這樣若近若遠的樣子回來人家害了相思病你就是作了一個孽咧秀寶沉吟了半晌便道聽說他已經在揚州配了親咧我是吃了陳老六的苦頭到頭來還是一場嘸結果如今見了爛草繩便當是蛇要是再弄一個人也是像陳老六一般幾個月以後扔我在半路上他到揚州結婚去了教我怎樣辦呢湘老七道他昨天在這裏賭神罰咒說揚州的女人不要了你倘然單是爲這一項那就有辦法人家對頭夫妻離婚的現在也不算一回事要拆也就拆開了何況他沒有過門的呢不過我從前給你說的小柳這個人性子好容易打發吃得住他決

非陳老六之比。並且還有一樣好處。他家不在上海省脫許多。嚼嚙事情初來的時候。不免有些揚州人士氣。此刻已經沒有了。人也不能算不漂亮。但是這種事情。要你自己斟酌。旁人是不能勉強的。秀寶還是不語。湘老七道。據他說。已經向你表示過意思。有這事。沒有他說。你不理他。他碰了一個釘子。秀寶笑道。這個豬頭三。教我怎樣回答他呢。湘老七道。他到底說些什麼呢。讓我也聽聽。秀寶道。我不知道。湘老七道。你真個不知道嗎。那你就是一個阿木林。咧。你還說和他沒有意思。你們兩人所講的什麼話。還瞞過我老阿姐。咧。你既不肯說。我也不追究你了。總之。小柳一方面。我可以告訴他。六小姐並沒有給你釘子。碰不過他。吃了陳老六一個虧。這次却要加以慎重呢。且說秀寶那天沒有回去。陪着湘老七談了一夜的話。湘老七意思要玉成其事。所以說來說去。總說是小柳好。秀寶的意思。氣不過陳老六也說要文明結婚。做一點給陳老六看看。湘老七想這事有些兒爲難。小柳在上海要教他怎樣。

做便怎樣做也沒人管他而且他在熱霍霍的時候秀寶點戲出來他也可以勉強辦一辦被石牌樓夫婦知道那肯答應這口毒氣全呵在我身上了幸虧湘老七嘴張厲害死的也要說出活的來便勸他不必定要文明結婚這些都是虛花的事又說陳老六你也不必和他鬧氣了以後你又是一個新局面了依我說將來向小柳婚書是要一張的也是一個憑據且說秀寶這幾天和小柳常常在一處心早已活了就只小柳膽怯不敢下手他每每從湘老七家裏回去到了自己房間裏不覺願影淒涼小姑居處怎慣無郎從前陳老六雖然不大來名義上總算有個男人如今連這個名義上的男人也沒有了在小姊妹淘裏厮混也有叫他六阿姐的也有叫他老六的也有叫他六小姐的可是自己家裏的用人終叫他奶奶他聽得家裏用人叫他奶奶心裏就有些難過想我這個奶奶的名稱是懸在空中的因此不許叫奶奶仍舊叫六小姐他的樓底下租了一家人家也是個小姊妹他們夫妻來得個

要好夜夜窩在一處更叫秀寶看了有說不出的難過他本是個心高氣傲的人嘴上說得鐵硬說沒有男人有什麼希奇有了男人反多一個累受人家的節制多許多氣鬧沒有男人反而清淨有什麼不好其實白天還不覺得到了晚上就覺得孤獨的淒涼常常自己垂淚直到天明明天兩個眼睛腫起來單說是睡得不好脫了枕把眼睛腫起來了所以在這個時代不是做書的加以刻劃只怕秀寶的心比小柳還急就是秀寶喜歡搭架子不肯輕於俯就罷了可是瞞得過衆人却瞞不過湘老七他早已瞧出他們的情景明天小柳來湘老七又是一番言語當然要自己居功說你將來不要沒有良心別說對不起老六也就對不住我你要壞了良心不但老六不答應我也不答應正是

且。小。姑。不。慣。淒。涼。夜。浪。子。恐。多。薄。倖。人。

未識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綺閣銷魂春風入幕 歌場遣興夜景撩人

且說秀寶和小柳兩人在進行之中。却還是在湘老七家中。天天見面。不過態度漸漸的嚴重了。有時秀寶有什麼事。便使喚小柳去做。不比以前的客氣。從前也跟着他們。叫柳少爺。此刻便沒有稱呼了。那天秀寶在湘老七家打牌。到十二點鐘。又完麻雀。後便要回去。湘老七的娘道。六小姐。今天就住在這裏罷。秀寶道。不然就住在這裏了。我們樓下那家租戶。他們夫婦兩人。到漢口去了。我們家裏只有兩個用人。看門。靠他不住。前天我們弄堂裏第四家賊偷。說是從月臺上下來的。偷去一隻頭面。拜匣。值到七八千。咧。我有些不放心。雖然沒有東西給他們偷。丟失了。都是錢。湘老七向他娘丟個眼色。便道。這倒是要緊的。我不留他。謹慎點好。讓他回去罷。只是辰光遲了。教柳少爺送你罷。一面說。一面暗暗的把小柳衣角拽一拽。小柳連忙答應道。好好我送我送。秀寶這時默然不語。却並不表示不要他送。湘老七叫用人。

們。去。叫。好。兩。輛。黃。包。車。小。柳。便。直。送。秀。寶。到。了。家。裏。這。時。樓。下。租。戶。出。了。門。只。有。秀。寶。家。裏。兩。個。用。人。一。個。娘。姨。老。早。就。睡。了。還。有。一。個。小。大。姐。阿。寶。聽。得。門。鈴。響。便。下。來。開。門。小。柳。一。送。直。送。到。秀。寶。房。裏。這。時。候。在。二。月。裏。天。氣。春。寒。尚。勁。在。街。路。上。走。到。屋。子。裏。來。覺。得。暖。了。許。多。再。走。到。秀。寶。的。房。間。裏。更。覺。得。幽。香。四。溢。好。似。毛。孔。中。都。透。出。暖。氣。來。小。大。姐。在。電。爐。子。上。燒。上。一。壺。開。水。秀。寶。道。湘。老。七。家。裏。的。茶。我。真。吃。不。慣。泡。兩。杯。元。泡。茶。吃。吃。罷。你。吃。吃。我。這。茶。葉。怎。麼。樣。這。是。杭。州。來。的。一。個。小。姊。妹。送。給。我。的。小。柳。道。那。必。然。是。好。的。直。到。開。水。開。了。茶。已。泡。好。小。柳。只。是。瞧。那。房。中。陳。設。却。見。那。張。銅。牀。上。張。着。紅。點。子。白。洋。紗。的。帳。子。帳。頂。上。還。宕。下。一。盞。瓔。珞。的。電。燈。一。頭。是。疊。着。幾。條。櫻。白。妃。紅。玫。瑰。紫。鸚。哥。綠。的。被。兒。一。頭。却。堆。着。挑。繡。十。字。布。大。小。小。七。八。個。枕。頭。底。下。有。個。枕。頭。長。短。和。那。銅。牀。一。樣。闊。這。時。他。那。梳。妝。臺。上。的。小。金。鐘。丁。的。敲。了。一。下。阿。寶。說。道。阿。呀。怎。麼。已。經。一。點。鐘。了。我。好。像。只。打。了。一。個。磕。

銑秀寶捧了一杯茶在手裏。向小柳道：你嘗嘗這茶。葉可好。你是難得喝着的。噯。吃了這茶。連眉毛都要掉落。小柳雖然喝了一口茶。他那會辨得這茶的滋味。他的心裏。宛如七上八下的雙吊桶。他自己疑惑在夢裏。也不知道怎樣的好。秀寶問他：茶葉可好。他簡直沒有聽清楚。只捧着一個茶杯。出神。秀寶嗤的一聲笑道：阿木林。你在轉什麼念頭。人家問這茶的味道好不好。你怎麼理也不理我。小柳這時方纔覺得連忙把那茶又喝了一口。連說道：好好好極了。秀寶斜睨了一眼。便道：好了。吃完了這杯茶。時候不早。可以回去了。小柳道：這時候公館裏的門碰不開了。秀寶道：胡說。你在湘老七那裏三四點鐘也回去的。此刻不過一點鐘。剛敲過。怎麼說公館裏門敲不開了。小柳道：那末。我自相到三四點鐘再回去罷。這時阿寶又到自來水龍頭上去。鑷水。秀寶低低的說：你這個人真招惹不得。得一步便進一步。明天被人家知道。大家不好意思。你還是回去罷。明天我來約你。小柳道：今天便是你打死我。

我也不回去了。說着索落落的流下淚珠來。秀寶道：「做什麼別這個樣子。你真是個小孩子。快些被人家瞧見了，不是個笑話嗎？」秀寶一面說，一面從身邊掏出手絹兒來，給他拭淚。小柳益發的抽抽噎噎哭起來了。秀寶道：「別哭了。你這個樣子，招得人家心裏也難過。你再要哭，我就不許你在這裏說着自己也。拭淚道：你若是不變良心，我也和你好。就是人家背後說我笑我，我也不管了。」小柳道：「我若是變了良心，走到馬路上被電車軋死，汽車撞死，秀寶連忙按着他的嘴道：『不許再發那種毒咒。你大概是前世裏的冤家罷了。』這時小大姐阿寶已經上樓來，秀寶說你去睡罷。我自己會弄的。小大姐會意，自去從此以後，小柳便常住在秀寶那裏。他對於下人等賞賚甚豐。在秀寶家裏的用人們，一向只賺些死工錢，一個錢的外快也賺不着。小柳第一次便給了那娘姨二十圓，阿寶十元。他們沒口子說，柳少爺好比了從前陳老六好得天差地遠。這時小柳在姑母前說一個謊，說是尋了一個學堂，離這裏

太遠搬進學堂裏去住這位姑母是個阿彌陀佛信以爲真小四子起初瞞着他後來也跟了去小柳要買好了他只好多給他些錢用石牌樓剛從安徽回來的時候也信以爲真知道小柳住在學堂裏後來也漸漸兒知道了却埋怨湘老七說我出去了你們怎麼鬧出這事來現在他老子在揚州接着他兒子的信說是要退回女家的婚帖他老子寫信來問我這事怎麼辦呢湘老七冷笑道這干我甚事却來埋怨起我來你去叫你的姪兒來自己問問是我做的媒不是你說你出了門便鬧出這事來你不會死在家裏不要出門把他們看守好了豈不是好況且小柳到這裏來又不是我叫他來的你自己說託他照看他同秀寶兩個人在外面鬼迷我怎麼知道你就怪到我身上來的以後你們那邊公館裏的人不必到這裏來此地是最不規矩的地方莫牽壞了好人連你自己索性也少來罷被湘老七這麼一罵石牌樓嚇得不敢開口常言道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有許多地方也只好算沒有知

道小柳晚上住到秀寶那裏去。白天找到一個青年會的英文專修科。每天習兩點鐘。英文總算遮世人眼睛。却說陳老六那天到了總會裏。經吳百曉告訴他。秀寶已有了人。他把這條心死了。在總會裏談談說說。那幾個總會裏的朋友漸漸兒的都來了。都說老六哥你是新婚燕爾。總會裏難得來了。這一回不比從前。初營金屋的時候。了你的照會。打到幾點鐘。陳老六道這有什麼。我要出來。就出來。誰可以管得住我。這時潘老六也來了。和吳百曉去接洽他們押款的事。兩人切切私語了好半天。吳百曉說那末我去回復前途。吳百曉去後。潘老六道六兄老五打了好幾次電話來。問起你怎麼不出來。陳老六道那一個老五。潘老六道該死該死。還問我那個老五一做了親。如此厲害。却完全忘記了。那個老五就是燕萍老五呢。他還說了許多話。說你沒有良心。連他那裏去。也不去。陳老六道這兩天我懶得出來了。過幾天到他那裏去請客吃兩檯酒。大家敘敘。潘老六道是必須去敷衍敷衍。不然他

就要不答應你了。這天陳老六並不打牌在總會裏吃了頓夜飯便回去了。到了家裏汽車夫阿榮說軋壞的那個小孩子家聽說要打官司剛纔六少爺在總會裏的時候我就跑得去打聽那個開嫁妝店的王庭桂也是阿拉同鄉現在經人勸說說小孩子也死了你們自己不當心怎麼讓一個小孩子獨自一人在馬路上打官司也打不出什麼來說來說去他們要三百塊錢撫卹費陳老六道到底人家也是一條性命啊而且聽說是個獨養子就給他三百塊錢罷明天關照帳房裏陳先生你到帳房裏去領就是了其實那裏要三百塊錢阿榮去探聽了一下子王庭桂知道自己兒子也死了租界裏這種案子一個月也不知有多少打官司也打不出什麼來並且讓一個小孩子在馬路上跑自己也有不是王庭桂的女人雖然哭天哭地却只是和王庭桂吵說他被女人迷昏了因此不管家裏的事又說王庭桂做了販土生意作了孽纔有這種現世報至於打官司的事却沒有進行阿榮只託人送了

一。百。塊。錢。給。王。庭。桂。的。娘。子。其。餘。化。了。幾。十。塊。錢。上。下。打。點。散。散。福。自。己。多。了。一。百。五。十。塊。錢。阿。榮。這。時。再。也。想。不。到。自。己。軋。死。了。一。個。小。孩。子。還。賺。了。一。百。五。十。塊。錢。真。是。出。於。意。外。俗。語。說。得。好。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王。庭。桂。死。了。一。個。兒。子。又。經。着。他。的。老。婆。日。日。的。和。他。吵。鬧。幾。次。黑。貨。生。意。又。被。人。家。搜。了。去。他。那。個。販。土。是。秘。密。生。涯。却。被。他。那。老。婆。吵。得。滿。城。風。雨。你。要。說。說。他。無。非。哭。着。相。罵。一。場。王。庭。桂。幽。幽。鬱。鬱。就。此。生。出。一。場。病。來。說。是。腸。癰。半。年。不。能。起。牀。王。庭。桂。一。病。以。後。當。然。不。能。和。白。娘。娘。見。面。這。時。王。庭。桂。也。有。些。灰。心。了。想。我。兒。子。的。死。和。白。娘。娘。也。有。些。關。係。因。爲。從。前。我。的。老。婆。很。肯。做。人。家。自。從。幾。次。反。目。遂。改。變。了。性。子。我。也。常。常。不。回。家。要。是。像。從。前。那。個。樣。子。何。至。於。家。中。沒。有。一。個。人。做。主。讓。一。個。小。孩。子。在。馬。路。上。跑。呢。因。此。王。庭。桂。在。病。中。便。教。人。授。意。白。娘。娘。教。他。把。秘。密。小。房。子。取。消。這。一。病。不。知。幾。時。纔。起。牀。他。那。邊。的。開。消。當。然。也。不。送。來。了。可。是。白。娘。娘。却。大。受。損。失。自。從。白。娘。娘。有。

了外遇以後他那丈夫李先生豈有不知看他的神情也就知道了就是李先生覺得自己養不起這樣豔麗的老婆只好與人家合公司分潤紅利了白娘娘有了王庭桂的接濟便不向丈夫去要錢李先生所賺的錢自己吃吃老酒打打野鷄倒也自得其樂不想王庭桂一病以後白娘娘沒有地方去弄錢却是用倒已經用慣了平日間做衣服買脂粉還要香烟呼呼此刻要向丈夫去要錢有如貓口裏挖鰓爲了幾個錢的問題夫婦兩口子終日鬧得雞犬不甯大阿姨便來解勸暗裏却和白娘娘說王先生雖然不來了你可以另外走一條活路何必夫妻兩口子只是爭吵你只要不用李先生的錢他也不見得來管你罷白娘娘道從前王先生是他自己走上門來的如今要教我去找門路我何曾慣呢大阿姨道上海地方是個活路你要是一天到晚躲在家裏那是做高樓上的小姐要像王先生這樣走上門來那是千年難逢的事這是自己常常要露臉上海像大世界新世界那些地方也去走走

自然有人來釘你的稍放活絡一點像你這樣的照會還怕沒有人來兜搭嗎白娘
娘道便是有人釘稍我終也不能引他到家裏來大阿姨道我指引你一個地方在
跑馬廳對門有個新康里我有個姊妹擺碰和檯子明天瞞着李先生我把你引到
那裏去先行走熟倘然有靠得住的客人教他們來喚你白娘娘搖頭道不好從前
王庭桂是用他的錢上了他的圈套沒有法子現在教我到那個地方去我覺得
沒有這個臉面況且我丈夫雖然賺得錢少到底也正正當當的生意人我們甯波
人的同鄉又多碰見了熟人那個面孔擺到那裏去大阿姨道這原是到了着末一
條路纔走到這個地方去要是安安逸逸寫寫意意那末一夫一妻正好過活何必
壞名壞譽做這個勾當大阿姨見白娘娘不肯聽他的話心中老大不高興暗暗想
很好一條路指引了他不走終有吃苦頭的日子又過了一月白娘娘手裏更窘急
了從前丈夫當了他的手飾衣服此刻便自己當當頭了這時王金虎娘子却和白

娘。娘。說。李。家。嫂。嫂。你。高。興。去。做。女。工。嗎。你。倘。然。高。興。做。我。便。薦。你。去。白。娘。娘。道。是。什。麼。女。工。那。湖。絲。廠。裏。我。是。做。不。來。的。王。金。虎。娘。子。道。並。非。湖。絲。廠。裏。是。我。們。一。家。親。眷。開。了。一。個。織。襪。廠。裏。面。要。招。女。工。我。有。好。幾。個。姊。妹。已。經。進。去。了。做。得。好。每。天。可。以。賺。七。八。角。錢。我。要。不。是。爲。了。那。小。毛。頭。拖。着。身。體。也。就。去。做。了。到。底。自。己。弄。兩。個。錢。叫。做。一。自。有。自。便。當。一。白。娘。娘。道。可。惜。做。襪。我。沒。有。做。過。不。然。我。一。定。進。廠。去。做。王。金。虎。娘。子。道。不。會。也。不。要。緊。只。要。學。習。半。個。月。也。就。會。了。我。幾。個。小。姊。妹。進。去。時。都。不。會。現。在。都。可。以。賺。到。半。塊。多。錢。一。天。咧。像。你。這。樣。的。聰。明。也。不。消。半。個。月。太。概。一。禮。拜。就。會。了。白。娘。娘。道。既。然。如。此。我。明。天。就。去。學。習。只。是。地。方。遠。不。遠。倘。然。大。遠。車。錢。出。出。就。不。少。未。免。划。算。不。來。王。金。虎。娘。子。道。不。遠。不。遠。就。在。西。門。相。近。這。裏。去。不。過。五。個。銅。板。車。錢。早。晨。去。坐。了。車。子。晚。上。回。家。就。不。必。坐。車。子。了。白。娘。娘。道。那。末。明。天。就。託。王。家。嫂。嫂。陪。我。去。我。學。會。了。真。真。要。謝。謝。你。咧。你。們。小。毛。頭。脚。上。着。的。襪。

都是我給他來做王金虎娘子道將來你學會了可以教教我也有的織襪機器自辦的可以拿回來做那就有小毛頭也不妨事了白娘娘這天一團高興想我就是每天賺七八角錢自己做人家些也就穀了在外頭姘人到底不名譽的事將來生下一男半女到底是誰的呢等丈夫回來就把王金虎娘子薦到襪廠裏做女工的事備細說了說明天就要去學習李先生道你能吃得起這苦嗎只怕做了三四天以後就要嚷肩窩痛咧又要別人晦氣晚上給你搥手臂咧白娘娘道這叫做沒有法子咧嫁着你這個男人養老婆也養不起只好自己外面去做做工了從前也是給人家做針綫常常查三問四好像外面幹了不規矩的事此刻在襪廠裏你可以放心了李先生起初疑心他又是從前的掉槍花現在見他說得着實而且又是王金虎娘子薦的王金虎雖然是個工頭他的女人倒很爲規矩不比那個大阿姨鬼崇崇賊頭狗腦不是一個好人李先生道果然你到襪廠裏去做工那自然最好

掙氣一點學會了。到底也是好的。吃飯怎樣呢？聽說他們做女工都是自吃飯的。白娘娘道：「瞧他們大家怎樣？我也怎樣？這個無庸煩得聽得。王金虎娘子說還有那種織襪機器，可以自己在家裏做的。將來我要是積聚了錢，可以自己買一具，買不起，或者租一具也好。李先生聽得也很贊成一宿無話。到了明天，王金虎娘子領了白娘娘到襪廠裏來。他們那裏本來缺少上等的女工，見白娘娘去，很有歡迎之意。說要先學兩禮拜，一上手就知道白娘娘很聰明的。從此白娘娘便在那襪廠裏學習做工。朝出暮歸，很爲勤謹。本來每天總要睡到十一點半起身，此刻却八點鐘就起來。晚上六點鐘就回來了。學習了半個月後，便起了工錢。他出的貨色，好人也漂亮。嘴裏也和氣。工錢便儘管加上。去人家做了三年工夫的，還賺不到他那工錢。因此襪廠裏管事的，很爲喜歡他。且說那襪廠裏織襪的女工，倒也不少。上手的女工除了白娘娘外，只有一個喚做大新的女伴，也和白娘娘一樣的受擡舉。那大新今

年纔只十九歲却生得很漂亮自從白娘娘進廠以後他們兩人便分外的親熱一個就叫他李家阿姐一個也叫他大新妹妹兩個人是連檔碼子出出進進總在一塊兒對於別個女工便有些傲不爲禮的樣子這時襪廠裏的衆女工便造他們的謠言說他們是面孔生得漂亮管事的歡喜所以工錢賺得多我們是面孔生得醜陋所以工錢賺得少還拖枝帶葉的說了許多話見白娘娘和大新出出進進便在背後扮着鬼臉指指搨搨這也是有女工的工廠中的常事不足爲奇可是白娘娘每天放工回家常常和大新攜手同行有時便兩人合坐了一輛黃包車因爲大新的家和白娘娘的家裏很近只隔了一條馬路有一個時候那個襪廠裏生意發達一時之間來不及出貨便添做了兩點鐘的夜工從七點鐘上工到九點鐘歇工誰知在這個當兒却生出事來了原來他們每日從襪廠裏放工回來必定經過大世界當初在五六點鐘放工回來的時候還不覺得如今在八九點鐘放工那正是在

大。世。界。熱。鬧。的。當。兒。他。們。便。趁。此。到。大。世。界。遊。玩。今。天。我。請。你。明。天。你。請。我。倒。把。那。個。游。戲。場。走。熟。了。本。來。白。天。做。了。一。天。的。工。晚。上。又。加。添。了。兩。個。鐘。頭。鬆。鬆。身。體。在。游。戲。場。游。玩。一。兩。個。鐘。頭。揆。之。人。情。也。是。應。該。的。事。可。知。便。在。這。個。當。兒。生。出。危。險。來。了。有。一。天。白。娘。娘。和。大。新。兩。人。放。工。之。暇。又。到。大。世。界。來。了。那。白。娘。娘。是。甯。波。人。喜。歡。看。甯。波。小。戲。什。麼。送。花。記。採。櫻。桃。那。個。妖。形。浪。態。滿。頭。瓔。珞。的。旦。角。他。似。乎。覺。得。很。有。意。思。那。大。新。是。上。海。本。地。人。他。却。喜。歡。聽。本。地。花。鼓。戲。什。麼。菴。堂。相。會。范。喜。良。聽。得。媿。媿。不。倦。好。在。從。前。所。禁。的。淫。戲。此。刻。在。游。戲。場。範。圍。中。也。不。加。取。締。到。處。都。有。到。了。大。世。界。大。新。說。道。阿。姐。歡。喜。看。甯。波。戲。我。喜。歡。聽。本。灘。我。們。先。看。甯。波。戲。看。了。一。點。鐘。再。去。聽。本。灘。大。家。都。舒。服。了。白。娘。娘。道。很。好。跑。了。進。來。先。兜。了。一。個。圈。子。只。見。裏。面。男。男。女。女。很。爲。熱。鬧。却。沒。有。留。心。已。有。三。個。人。釘。他。們。的。稍。他。們。兩。人。到。那。裏。這。三。人。也。到。那。裏。却。只。是。遠。遠。的。站。着。白。娘。娘。和。大。新。兜。好。圈。子。便。到。甯。波。

小戲的場子裏來坐着看戲正看到得意的當兒只聽得阿呀一聲一個茶杯滴溜溜的從檯上跌到地下成爲粉碎戲場裏的人大家回轉頭來瞧堂倌也便走了過來那個吃茶的男子同伴却是三人向着堂倌道是我們打碎了個茶杯該賠多少錢我們照賠就是了只是那一位小姐衣裳上濺濕了對不起得很怎麼好呢絞一塊手巾來擦一擦罷原來甯波人有一種忌諱要是有茶水等濺在衣服上視爲不吉必定要觸霉頭的你想想甯波小戲的場子上當然是甯波人居多數了那三個茶客都是萬分抱歉說今天實在對不起了其實這茶杯跌下去白娘娘連忙閃過單是大新袖角上有一方塊水跡大新弄濕了他的衣服正要發話不想那三個男子先是極力的招陪一瞧衣冠濟楚好像是上等人那時正在八月裏的天氣身上都是嘩嘩的袍子直貢呢的馬褂年紀都不過二三十歲便說不要緊笑了一笑那時堂倌授了一塊手巾來一個客人便親自來給大新擦乾水跡大新道不妨不妨自

已。掏。出。手。絹。兒。擦。了。一。擦。又。向。白。娘。娘。笑。道。我。不。是。甯。波。人。茶。濺。在。身。上。也。沒。要。緊。這。時。堂。倌。還。站。在。那。邊。却。有。一。位。男。人。從。身。邊。掏。出。四。角。洋。錢。付。與。堂。倌。堂。倌。道。這。裏。是。有。章。程。的。打。碎。一。隻。茶。杯。賠。一。角。洋。錢。這。不。是。太。多。了。嗎。那。位。客。人。道。你。拿。去。罷。再。泡。一。壺。茶。來。多。的。給。你。做。小。帳。堂。倌。謝。了。自。去。立。刻。泡。上。一。壺。茶。來。帶。了。兩。隻。茶。杯。那。位。男。人。便。說。這。是。那。兩。位。女。客。的。茶。又。立。起。來。給。他。們。倒。上。兩。杯。說。請。用。茶。白。娘。娘。連。忙。說。不。要。客。氣。我。們。不。要。吃。茶。一。個。男。人。道。隨。意。喝。喝。罷。這。時。白。娘。娘。正。拈。着。一。根。香。煙。在。手。中。連。忙。劃。了。一。枝。火。柴。送。上。前。來。白。娘。娘。只。得。吸。了。嘴。裏。却。說。罪。過。罪。過。這。三。個。人。便。輪。替。的。七。搭。八。搭。要。來。搭。話。這。時。大。新。把。白。娘。娘。衣。袖。拽。一。拽。兩。人。便。站。起。來。走。了。走。了。以。後。到。共。和。廳。上。立。了。一。立。又。到。別。處。地。方。轉。了。一。轉。大。新。說。阿。姐。剛。纔。這。幾。個。男。人。啥。路。道。特。爲。給。我。們。泡。了。一。壺。茶。我。們。吃。也。沒。有。吃。其。實。我。倒。有。些。兒。口。渴。想。吃。却。有。些。難。爲。情。白。娘。娘。道。甯。波。人。的。規。矩。茶。水。濺。在。衣。

裳。上。是。犯。忌。的。他。們。打。翻。了。茶。碗。濺。在。我。們。身。上。未。免。覺。得。有。些。過。意。不。去。所。以。特。爲。給。我。們。泡。了。這。壺。茶。那。種。人。總。算。是。講。規。矩。的。現。在。那。種。強。橫。人。他。自。己。做。差。了。事。連。睬。都。不。睬。咧。兩。人。說。着。便。到。那。唱。本。灘。的。場。子。裏。來。那。堂。倌。道。兩。位。小。姐。泡。壺。茶。罷。白。娘。娘。向。大。新。道。不。是。你。說。口。渴。嗎。大。新。道。就。泡。一。壺。茶。罷。及。至。泡。上。一。壺。茶。來。那。堂。倌。道。兩。位。小。姐。這。壺。茶。的。茶。錢。已。經。由。那。位。先。生。會。了。白。娘。娘。覺。得。希。奇。說。是。那。一。位。先。生。啊。堂。倌。在。後。面。一。指。他。們。三。位。先。生。也。是。剛。泡。茶。他。們。說。前。面。兩。位。小。姐。是。認。得。的。一。起。把。茶。錢。會。了。我。所。以。特。地。關。照。一。聲。正。是。

檢點雕籠囚翠鳳
安排鐵檻押文鸞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紅女好嬉遊忽遭騙局 白黨施技倆暗佈牢籠

却說白娘娘和大新剛剛坐定泡茶正要會鈔堂倌說那位先生已經會了他們站

起來一瞧却原來就是剛纔打翻茶碗的那三位先生對於白娘娘和大新只是點頭微笑白娘娘只得向他謝了又謝又和堂倌說請你過去謝謝這兩位先生堂倌過去說了却又帶了一包前門牌香烟過來白娘娘要想退還他堂倌說那幾位先生說了不許我再拿回去大新笑着說道他們客氣我們福氣了聽了唱本灘不到半個鐘頭那三位客見白娘娘背後的幾個聽客走了他們又移到前面來便和白娘娘等兩人七搭八搭的講起話來起初他們問兩三句白娘娘也只回答他一句後來漸漸兒熟溜了尤其是大新却是個快嘴丫頭連自己在襪廠做工和現在開了夜工每天到大世界來游玩的話一古腦兒都說了出來這三位客中有一位年紀最輕不過二十多歲神氣也還漂亮戴了一隻淡灰色的銅盆帽頭髮刷得很光身上嗶嘰袍子腳上絲襪兒口音好像在江陰鎮江之間却打了一口強蘇白只有他最會說他說你們天天到大世界來嗎我們也天天來上海地方也沒有什麼地

方好白相還是到大世界來出了兩隻角子從白天一兩點鐘可以白相到夜裏一兩點鐘再便宜也沒有的了而且裏面花頭來得多要看戲就看戲要聽書就聽書口渴就吃茶肚子餓便吃飯吃點心葷也有素也有再要便當也沒有了又可以消遣又不費錢所以我們天天到這裏來的那位客人說到那裏身邊掏出一個皮夾子來笑着說道你們要票子嗎我可以送你們幾張我是買他們的彩票得來的便送了白娘娘與大新每人四張白娘娘與大新倒也老實不客氣的收了說有了票子我們天天要來咧那客人道我們也天天要來你們總是在那裏白娘娘尙沒有開口大新搶着說道阿姐喜歡看甯波戲總在甯波戲場子上白娘娘也順口說道不在甯波小戲場子上就是聽本灘了那客人道不差我從前總是看影戲那露天影戲最好又是風涼又可以消閑此刻天風涼了露天影戲取消倒還是甯波小戲看看可以發笑現在小阿友也算時髦了講講說說那大新有些兒倦了說阿姐我

們。回。去。罷。白。娘。娘。道。也。好。我。們。明。天。還。要。起。早。咧。他。們。兩。人。立。了。起。來。後。面。的。三。位。客。也。立。起。來。說。我。們。也。去。了。明。天。再。見。明。天。請。你。們。在。這。裏。大。世。界。吃。大。菜。白。娘。娘。和。大。新。走。出。大。世。界。門。誰。知。下。了。很。大。的。雨。雖。然。離。家。不。遠。可。是。不。坐。車。子。衣。裳。定。要。淋。濕。黃。包。車。夫。看。見。大。世。界。裏。散。出。來。的。人。多。外。面。車。子。少。便。三。角。四。角。的。亂。敲。竹。槓。白。娘。娘。道。這。可。糟。了。早。些。不。走。等。這。雨。下。大。了。今。天。怎。麼。回。去。呢。剛。說。到。那。裏。後。面。的。三。位。客。又。來。了。說。阿。呀。你。們。還。沒。有。叫。到。車。子。嗎。快。些。兒。叫。罷。不。然。就。沒。有。了。那。位。年。輕。的。客。便。自。告。奮。勇。冒。着。雨。叫。了。兩。部。黃。包。車。來。連。嚷。着。道。請。坐。罷。請。坐。罷。白。娘。娘。問。什。麼。價。錢。那。位。客。人。道。車。錢。已。經。付。訖。了。不。要。再。付。了。又。吩。咐。車。夫。道。不。許。再。向。兩。位。小。姐。要。了。白。娘。娘。還。要。還。他。的。車。錢。無。奈。雨。落。得。太。大。那。人。也。說。明。天。再。還。罷。明。天。見。明。天。見。他。已。經。走。開。了。白。娘。娘。便。同。大。新。各。各。歸。家。到。了。自。己。門。首。便。問。車。夫。那。位。客。人。給。多。少。錢。車。夫。道。他。也。沒。有。問。到。那。裏。只。說。很。近。給。了。我。兩。

角洋錢。白娘娘道：便宜你往常我們由大世界回來，至多出四個銅板回到家裏。李先生已經在家燒好了稀飯，吃了安睡。白娘娘自己想想上海地方真有那種人，白相相遊戲場，就此便熟識了。雖然說他們因為打翻了茶碗，濺濕了大新的衣服，心中抱歉，可也是他們一片殷勤之意。那大新這位大姐姐，也不是好東西，常常對着人眉花眼笑，瞧他這個樣子，對於年輕的這一位，倒很有些意思。噫，無怪大阿姨說上海灘上是個活地，新世界大世界去露露臉，就有人釘梢。這話是不差的。看上去今天這三個客人，很有些色迷迷，要是我們肯和他鬼搭搭，一定頗肯用錢呢。一宿無話，到了明天，白娘娘仍到襪廠來，停了一刻兒，大新也來了。他們兩人是在一間房子裏做工，手裏在那裏做嘴裏便談話，却因為他們旁邊也還有別的女工，所以只好低低的說。大新先開口道：阿姐，昨天那個人皮夾子裏大世界票子一大疊，咧白娘娘道：一大疊票子，便怎樣人家也是出錢買得來的。大新道：咦，你不聽他說嗎。

他是買大世界彩票得來的阿姐你不向他多討幾張我們天天來白相大世界可以不出錢了白娘娘笑道你這位大姐姐虧你也說得出這是要人家送給你的如何好討呢就是他們每人送四張二八也要十六個角子咧怎麼可以再要問他討阿要難爲情大新道從前此地管工的張先生他有了票子我常常問他討的白娘娘道那位管工先生是你的熟人不妨問他討現在是陌陌生生怎麼可以問他討呢大新道這幾個客人倒很和氣昨天我們臨走的時候他不是還說請我們吃大菜咧出門的時候雨這般大幸虧他們給我叫了車子怎麼連車錢也給我們付了我回到家裏問了一問車夫說是給了他兩角洋錢這一點兒路就是兩角洋錢真是個闊手大概這班人是有幾個錢的白娘娘道我說昨天倒便宜了黃包車夫但是無緣無故叫人家會車錢這算什麼呢我要想把車錢還他那時雨又大他又走開了大新道那個不妨橫豎今天我們到大世界他們也要到大世界的我們把車

錢還他。他們要是不收。我們也給他們代會茶錢。就可以報答昨天的事了。白娘娘也點點頭說道。很好很好。大新道。今天是禮拜六。我們今晚少做一點鐘。八點鐘就告假。橫豎明天是個禮拜。睡得遲些。也不要緊。多玩一兩點鐘也好。白娘娘也贊成了。那大新是個貪游玩的人。現在又有人送了他票子。格外的起勁。巴不得天一黑。做了一點鐘的工。就可以到大世界來。本來襪廠裏放夜工。要到九點鐘。他們八點鐘就來告假。帳房因為他們二人是高手。而且難得告假的。也就允許了。白娘娘倒也不過如此。大新是童心未除。他便喜心開放。兩人坐了一輛黃包車。便到大世界來。白娘娘在車上吩咐大新道。停刻兒。倘然看見了昨天的三個人。我們先不要招呼他。讓他來招呼我們。不然似乎我們太輕浮了。大新道。這個不好。他們不要疑心。我們兩人因為昨天代會了車錢。有心措他們的油。故意規避嗎。白娘娘笑道。你這人真正太笨了。瞧他們昨天殷勤的樣子。今天瞧見了我們。那有不來招呼之理。我

們也不是不理他們。稍爲搭搭架子，免得他們輕視我們的意思。大新說：我知道誰知兩人到了大世界，一進門，剛剛到了跑冰場的外面，大新眼快，先看見了昨天的客，暗暗拉着白娘娘的手說：阿姐，他們已經先來了。白娘娘道：我們別睬他，走過去。他們兩人便一本正經的走到共和廳那邊去。可是這位年輕的客早已看見了，連忙走過來招呼白娘娘。和大新兩人只得立定了。那位年輕的客道：就是你們兩人來的嗎？大新道：我們要來，總是兩人同來。你們幾位呀？那客道：我們也是兩人。白娘娘一看，昨天那位年紀略大的人不在他們一淘了，便順着脚步走到共和廳上去。兩人隨後也跟了過來，便問你們又去看甯波小戲嗎？白娘娘笑了一笑說：也不一定。這時大家走到共和廳上，却見許多人圍着瞧那說書先生的化裝演唱。原來自從那些本灘盛行以來，帶唱帶演描摹那種下等社會的醜態，在沒有遊戲場的當兒，便稱爲花鼓戲。偶然在小茶館裏演唱也常常爲當地所禁。自從有了遊戲場後。

便羅致到遊戲場裏去。有遊戲場的保護不致打落了唱灘簧的飯碗。而且聲價也比以前高得多。一班下流婦女們趨之若鶩。倒也可以增加不少門票。因此唱無錫灘簧的也改良了。加了化裝。還添了女子唱揚州戲的也來爭一席了。天天淫聲浪態的做起殺子報來。坐的站的圍住了不少人。一班唱彈詞的見了眼熱。說他們可以化裝。我們何常不可以化裝。還有幾個新滿師的彈詞家。要教他獨坐一個場子。僅僅靠唱一隻開篇說書。是幼稚得很。還不足引聚聽客。可是有幾個臉兒倒生得清秀。聲音也還尖俏。不如弄一副行頭也做起化裝的。彈詞來好在許多。彈詞家的老先生都有場子。就讓幾個小弟兄玩玩。當時和遊戲場老班商量也很贊成。就在共和廳上。從前幾十隻黑手伸出伸進的地方。唱起什麼三笑雙珠鳳。描金鳳。玉蜻蜓等戲來。這時白娘娘等一班人在共和廳上站了一站。堂倌便來說在這裏泡一壺茶罷。白娘娘搖一搖頭。那位年輕的客道我們到大劇場裏去罷。今天演七劍十

三俠比這裏要好看得多。這種化裝彈詞，瞧了教人家肉麻。白娘娘還沒答應。大新說道：好好，我們到大劇場去。我最要看粉菊花的武工。大新這時又低低的向白娘娘道：阿姐，大劇場裏我來會戲錢裏面有個案目，喚做金生，是我們的鄉鄰。我還認得的。白娘娘知道他因為昨天白坐了人家的車子，所以他要會鈔，便說：我和你合罷。大新道：我們再說。這時四人一同到大劇場來。大新走得最快，他就是預備會鈔的。剛走到大劇場門口，金生便迎着說道：大新小姐，今天來看戲嗎？大新道：一共四位，請你領一領到樓上。那個年輕的客，一定要在樓下櫃上買票子去。金生說：戲錢已經有了。年輕的客道：那有這個道理。大新很得意的道：做個小東，不算什麼事。昨天我們回去，車錢也要還你咧。那客道：要還我車錢，我就不看戲了。原來這大劇場的戲價，樓上賣每人兩角，大新的意思還他的車錢，他一定不肯收。受請回他看戲，也是每人兩角，足與車錢對銷。看戲以後，四人便互相談話起來。白娘娘方知道。

這一位年輕的却是姓崔號明生比他年紀略長的一位却是姓丁號懷仁這兩個人因爲大新代會了戲資萬分不安說只有我們請請你們兩位纔是正理怎麼倒教你們破鈔那位崔明生便去買了各種零碎的食品什麼陳皮梅什麼雞肫乾什麼香港牛肉之類都是婦女們所喜吃的東西一面看戲一面談話據他們說那位姓崔的是做顧繡生意的他在上海攬了繡貨到蘇鄉各處放給婦女們做是個很有利息的生意所以上海是一個月裏要來幾次咧那一位丁懷仁是做布生意的也是在四鄉收了自織的布銷到別個碼頭上去因此也是常常到上海來他們兩位是極要好的朋友自己把職業說了出來便回問這兩位女客了白娘娘還想不必和盤托出告訴他們無奈大新嘴快說了出來大新道我和阿姐二人在襪廠裏做工每天八點鐘上工吃中飯休息一點鐘五點鐘放工現在又添了兩點鐘夜工每天要做十個鐘頭工所以放了工我們極應該遊玩遊玩了丁懷仁道聽說襪廠的

生意大可做得不瞞兩位說我們已經約了幾個朋友想在內地去開一個織襪廠現在資本湊足不久就要開辦了我和崔先生却是股東他們因為我們常常到上海來就託我們辦理此事崔明生道現在上海的織襪廠太多了所以我們想開到內地去因為內地這些織襪廠太少都是到上海來批發的多一批水脚關稅內地女工也廉房屋也便宜襪是無論什麼人都要着的但是我們辦織襪廠完全是外行丁懷仁道還有一件事織襪機器我們已經定了今天他說送一架樣子來不知送來沒有便是送了來也不知道這機器好不好大新道那是我們做熟了的機器好不好只要我們一看便知道崔明生道我們今天得遇着你們二位合該我們將來開這襪廠應該獲利了這可不是無意之中得着機會嗎實在告訴你們二位罷我們雖然擔承辦理這個襪廠還不會摸着頭路呢雖然說是襪廠開在內地女工的工錢比較上海為廉可是也有困難的事來了白娘娘道什麼困難的事崔明生

道內地的女工都是生手。不比上海。今天要多少女工。隨時可以招集。我們想先請二位織襪的女教習。把內地的女工先教會了。他們將來這兩位女教習就請他做領工。倘然他不願意在內地送了盤川。讓他們回來。這時大新和白娘娘聽得熱霍霍。地大新附耳向白娘娘說道。阿姐。我們去他們那裏當女教習。罷比較在這裏每天做十個鐘頭的工。要寫意些。白娘娘也低低的說道。只怕他們已經請定了人。咧。大新這時便問道。那末你們那織襪的教習還請定了沒有呢。崔明生道。還沒有請定。說是說起兩個人了。也還沒有決定。大新帶笑着說道。我同阿姐到你們那裏來當女教習。罷。崔明生道。那是請不起你們的。我們那裏薪水微薄得很。每月每人預備出四十塊錢。大新聽了心中又驚又喜。想我們在襪廠裏一天做到夜夜裏再開女工。也不過每月賺到二十多塊錢。還要自吃飯。他們出四十塊錢。無論如何總是一位女教習名義上先好聽了鐘點。想來也不會這麼多。當教習只要指點指點他。

們好了。自然省力得多。不過吃飯住宿不知怎麼樣。大新便問道：你們這四十塊錢薪水吃飯住宿怎麼樣呢？崔明生道：笑話了。吃飯住宿不成問題。我們請了個女教習。那有吃飯住宿不供應的道理。況且上海有自吃飯的規矩。內地不算什麼事。至於住宿呢？內地有的是房子。我們既然開到了廠，自然也有餘屋。的大新道：既然如此。此我們倒可以去。只怕你們不要我們嫌我們的手工不好。崔明生道：說那裏話。來就怕你們不肯去。像你們兩位聰明面孔，一看就曉得是個高手。你們在上海難道賺不到四十塊錢一月嗎？却到內地裏去。白娘娘道：上海也可以賺到那個數目。無奈太辛苦。我們想到內地去當教習，似乎省力些。至於本領呢？我是進廠的時候不久，自己知道是不高的。只是我們這位妹妹，他是又聰明又細心，無論什麼貨色他都做過，而且做出生活來又勻淨又結實。這倒可以力保的。崔明生道：既然如此，我們倒又放下一條心了。省得東尋西找各方面去託人，不過在內地覺得清苦些。

也。沒。有。那。種。大。世。界。遊。玩。好。在。離。上。海。也。不。遠。一。個。月。可。以。告。假。來。一。二。次。却。也。有。一。樣。好。處。要。積。蓄。幾。個。錢。倒。是。在。內。地。好。了。只。是。這。件。事。我。們。一。時。還。不。能。決。定。還。得。回。絕。那。一。方。面。約。定。的。人。但。是。十。分。裏。八。分。是。可。以。定。的。你。們。兩。位。既。這。樣。說。也。得。問。問。家。裏。人。嗎。大。新。便。向。白。娘。娘。說。道。我。是。沒。有。問。題。阿。哥。是。不。管。我。的。帳。至。多。每。月。貼。他。幾。塊。錢。他。也。就。不。說。什。麼。咧。倒。是。你。們。姐。夫。不。答。應。那。就。不。成。功。了。倘。然。阿。姐。不。去。要。我。一。個。人。去。我。是。不。去。的。白。娘。娘。說。道。剛。纔。你。們。說。了。半。天。只。說。是。內。地。到。底。是。內。地。什。麼。地。方。丁。懷。仁。道。是。在。無。錫。我。就。是。無。錫。人。無。錫。到。上。海。不。是。只。有。三。四。個。鐘。頭。一。天。火。車。要。來。回。幾。次。嗎。白。娘。娘。想。了。一。想。論。工。錢。呢。有。四。十。塊。錢。一。月。但。是。要。到。無。錫。去。這。無。錫。比。不。得。南。翔。真。茹。終。覺。離。上。海。不。便。也。許。他。丈。夫。不。放。他。去。嘴。裏。雖。然。很。硬。說。他。怎。麼。做。我。的。主。其。實。心。裏。略。有。些。猶。豫。不。定。了。丁。懷。仁。瞧。見。他。猶。豫。便。說。這。事。慢。慢。兒。商。量。還。有。一。件。事。要。請。教。兩。位。我。們。今。天。定。的。織。襪。

機器送到旅館裏來。但是我們雖然定了這項機器，完全是外行，不十分明瞭。他們原說先送一架樣子來的，最好要請兩位內行去看看這項機器是否合用。今天恰巧遇着你們兩位，可謂天假之緣。再巧也沒有了。我想請你們兩位停刻兒到旅館去看看，不知請得到請不到。白娘娘道：你們兩位住在那裏？丁懷仁道：我們就住在清明旅館。此去也不遠，坐黃包車不過七八個銅板。大新道：機器的好壞，我們一看便明白。崔明生道：所以今天遇到你們兩位，也算湊巧。看完了戲，請到旅館裏坐坐。我們再弄些兒點心吃吃，再商量商量。襪廠裏教習女工的事，白娘娘道：那末我們就到你們貴旅館去罷。可以早去早回。大新道：阿姐再看一回兒。你瞧這戲正在好看的當兒。崔明生道：看完了戲再去不遲。及至看完了戲，已在十二點鐘。依着大新的意思，還要看影戲。白娘娘說去罷。去罷。出了大世界，早由丁懷仁叫好了黃包車，便到清明旅館來。他們的房間開在三十一號，彎彎曲曲的進去，在着末一個房間。

叫茶房開了門進去。一看裏面倒有兩張牀，一張桌子，也有一兩口箱子之類。崔明生笑着說：「這地方是髒得很，請隨便坐罷。」白娘娘道：「你們兩位是合住一間屋嗎？」丁懷仁道：「我們熱鬧些，兩人合住一間屋，不然一個人太寂寞了。」說着，送上香烟。又令茶房去泡茶。丁懷仁却回頭向崔明生說道：「光景這機器的樣子，又沒有送來。上海地方的那種做生意人，真不誠實，嘴裏說得怎麼樣，還是失信。」崔明生道：「也許已經送來了，擱在外面帳房裏。」且問問茶房，再說恰巧。那茶房泡了茶進來。丁懷仁便問：「可有人送什麼東西來？」茶房搖着頭說：「沒有誰送東西來。」丁懷仁道：「可惡，竟不送來。」茶房道：「是什麼東西？」丁懷仁道：「一架織襪機器。」茶房道：「織襪機器嗎？只怕還沒有打好。咧，要是送來，我們總可以代你們收下的。」丁懷仁道：「可有人打電話來關照過說起這織襪機器的話？」茶房一路搖頭，一路走出去，道：「沒有，沒有。」白娘娘道：「既是那機器的樣子，沒有送到我們回去了。改天再來看罷。」崔明生道：「對不起，得很勞你們兩。」

位跑一趨。既然來了，那有坐也不坐之理。吃些點心，再去白娘娘道：「點心決計不吃了。」崔明生道：「不吃點心是決計不放你走的。」連忙喚了茶房，給了他兩塊錢，教他去喚廣東消夜。白娘娘要走，崔明生道：「慢慢兒走，我們還有重要的事和你們兩位商量。要請你們兩位幫忙。」白娘娘道：「什麼事？」崔明生道：「這事現在不好講。吃了東西，我們再慢慢的談。」丁懷仁道：「的確我們有件事要和你們商量。正是。」

莫道言甘同口蜜，須知計毒藏胸刀。

未知有何事相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約晨游小姑輕踐諾 遲夜歸阿嫂發瞋言

且說這時白娘娘正要想走，他們堅不肯放。加着那個大新好奇心重，不知他們要商量些什麼事。想來在這個單牆薄壁的旅館裏，不怕他們怎樣停了一刻兒。廣東店裏的消夜送來了，他們四人便吃飯。又沽了四兩高粱，那大新本來是不喝酒的。

白娘娘也不敢多飲。白娘娘這時要問他們商量何事。他們見茶房出出進進，却只是努着嘴，做手勢，不敢回答。半夜飯吃完，茶房把東西收去。那時候已經有二點鐘了。白娘娘又催着說：「我們要回去了。」丁懷仁却把那房門去一關，方始和他們兩人開談。判道：「實不相瞞，我們兩人除了正當行業之外，還有一種副業要講賺錢呢。這種副業却比正業賺得多，不過那種副業說出來不大名譽。」白娘娘道：「我們不懂什麼正業副業，不是你們兩人做願繡生意和布生意嗎？」現在還有開襪廠的事，這便是正業副業嗎？」崔明生道：「不是這麼說。襪廠也要辦，現在所講的副業却不是這個。這時湊向白娘娘耳邊道：「我們來往上海內地，常常帶一點兒土。雖然小做做倒很可以賺錢。從前摸不到門路，現在內地裏要的人很多。上海靠做這個生意發財的人，很不少。咧，做了這個生意，別的生意都不要做了。」白娘娘聽得是販土，他是個老內行了。他暗暗想：從前王庭桂就以此起家，他所有開消一切，不是全從那黑貨裏

得來如今又遇到兩位做這生意的可見這個行業在上海已經大流行大發達了。可惜我們女人家沒有這個機會要是也能做這項生意那不是比在襪廠裏做工一天忙到夜要省力得多嗎。白娘娘在這麼想那大新却不大明白這件事便問你們做這個事一定本錢很大的了我聽說外面查得很兇咧。從前我們有個鄰居他說把一包土藏在馬桶裏到了火車站自己拾了一個馬桶死也不肯放警察倒有些疑心了問他馬桶裏什麼東西他說馬桶裏自然撒的屙啊。警察說豈有此理怎麼把一個撒了屙的馬桶裝上火車去他說我現在有些腹瀉是沿路撒上的屙。警察說不行一定要教他自己揭開馬桶蓋他想這一揭蓋就完事了說我這馬桶不要帶了拿回家去罷。警察見他神色倉皇也不許他拿回家去把脚只一踢那馬桶滾翻一包有二十幾兩的土都顯露出來不但充了公連人也吃官司咧。大新這時宛如開了話匣滔滔的講個不已好似他肚裏頭有無數販土的故事要盡情的傾

吐出來白娘娘屢次止之以目教他不要說他總是沒有覺得因爲白娘娘知道那種做黑貨生意的最怕人家說將貨物搜去的話他們說那些話兒是不吉祥的話聽了就要觸霉頭所以做那土販生意的人出門常討利市還要求神還願說偷然賺了錢便要塑佛裝金獻袍上匾好似他們的做土生意是和他們所求的神道菩薩是合做而分贓的一般這些規矩都是白娘娘從王庭桂那裏每日所討教得來的因此大新做著口講那販土故事白娘娘暗暗裏指示教他不要說大新倒沒有覺得丁崔兩人倒已經覺得了笑着說道不要緊我們是沒有忌諱的人家本來太笨了那火車上怎麼可以帶一個馬桶而且自己拾着那就教人家起疑了至於我們是決不會查出來的偷然帶什麼十兩二十兩我們兩人便當得多了就要轉念頭了白娘娘道此刻你門要商量的什麼事我們是女流之輩只怕也不能幫你們的忙丁懷仁道就好在你們女流之輩我們這一回貨色很多大概有二百幾

十兩之多。却要一次運回去。因爲這種東西。寄在人家。不很方便。也不是怕遺累人家。偷然攔在人家秘密一些。別說幾百兩土。幾千兩土。也沒有什麼要緊。就是寄在人家。被人家乾沒了。連官司也打不出。況且現在內地正需要此物。所以我們想一起運到內地去。只是貨色太多。我們兩人只怕帶不了。這許多偷然你們兩位可以幫忙的話。陪了我們趁一趟火車。只要送到崑山。你們立刻可以回來。不過兩三個鐘頭的事。除了盤費歸我們之外。每人送你們酬勞三十元。你們不放心洋錢。可以先付到上火車。之先我們把錢交給你們兩位白娘娘。聽得心裏熱霍霍地。想不過幫着他們上火車到崑山一次。也不消三四個鐘頭的時候。就可以得酬勞費三十元。這是何等寫意的事。啊。這三十塊錢的意外之財。我可以打一隻金鐲頭。雖然不能怎樣的。重。究竟是一隻金鐲頭。啊。而且將來開襪廠的時候。還有當女教師的希望。他又說錢是先付的。又不怕他是個滑頭。從前我跟着王庭桂的時光。就知道那

班做黑貨生意的人用錢是很爽快的。他們說是末等生意頭等規矩。大概他們的錢倒一定靠得住的。這時白娘娘向大新看看大新也聽得有三十塊錢酬勞。他想這個數目在襪廠裏要做一個月也沒有到三十塊錢。有了這三十塊錢我可以去買一隻鑲翡翠的戒指。這是我垂涎了好久了。儲蓄了半年多也沒有儲蓄到十幾塊錢。咧橫豎我看那位李家阿姐的樣子。他年紀比我大。識見自然比我多。他怎麼樣我也怎麼樣。到崑山去白相一趟也是好的。白娘娘見大新不說什麼。想來也是贊成的。便道：我們幫忙是未嘗不可。幫忙不過那是一件危險的事。啊。並且我和大新妹妹兩人。又是不大出門的。我是自從甯波到了上海也沒有趁過火車。只怕弄不來。反而誤了你們的事。丁懷仁道：你放心。我們做這個生意也已經不止一次了。便是火車站上。我們也早有招呼。不過做事甯可穩當一點。這個東西又不能裝在網籃裏。打在鋪蓋裏的。非得隨身帶不可。多幾個人分開來帶。就不覺得了。其實危

險。是。一。些。沒。有。危。險。的。真。有。危。險。橫。豎。我。們。一。同。去。的。你。只。說。是。我。們。的。東。西。推。在。我。們。身。上。就。沒。有。事。了。白。娘。娘。道。什。麼。時。候。動。身。呢。丁。懷。仁。道。我。們。預。備。是。明。天。的。早。車。因。爲。早。車。當。天。可。以。回。來。而。且。車。子。裏。來。得。清。爽。到。了。崑。山。你。們。在。崑。山。車。站。上。候。一。候。一。刻。兒。工。夫。仍。舊。回。到。上。海。那。時。還。沒。有。吃。午。飯。咧。白。娘。娘。道。早。車。是。幾。點。鐘。丁。懷。仁。說。是。七。點。鐘。白。娘。娘。道。那。不。是。太。早。了。嗎。丁。懷。仁。道。現。在。已。經。兩。點。半。鐘。了。不。過。三。四。個。鐘。頭。我。們。恰。巧。四。個。人。打。四。圈。麻。雀。玩。玩。四。圈。麻。雀。打。完。天。也。明。了。我。們。就。可。以。去。趁。火。車。了。白。娘。娘。向。大。新。看。看。想。我。還。不。要。緊。便。是。難。得。一。夜。不。回。去。也。沒。有。什。麼。從。前。和。王。庭。桂。在。一。處。的。當。鬼。也。常。常。不。回。去。的。至。多。回。去。相。罵。一。場。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事。倒。是。大。新。他。是。個。大。姐。姐。怎。麼。可。以。一。夜。不。回。去。呢。但。是。大。新。也。不。說。一。定。要。回。去。的。話。便。道。一。夜。天。不。回。去。是。不。好。的。家。裏。有。人。等。着。門。咧。明。天。遲。一。班。火。車。去。趁。九。點。多。鐘。的。車。去。罷。崔。明。生。道。不。行。這。一。趟。是。特。別。快。車。

在崑山不停的除了七點鐘早車除非是十二點鐘的車子了白娘娘道就是十二點鐘罷崔明生道這趟車子人最多又怕你們回到上海要來不及你們一定要回去也沒有法子那末說定了明天十二點車走不可誤事請你們明天早些來那筆酬勞准明天動身前付給也決不有誤丁懷仁道其實你們可以不回去的也就不必回去省出多少事來在外面規規矩矩的住一夜上海地方有什麼要緊况且又不是一個人白娘娘道不好的我是不要緊我們這位大新妹妹他家裏還有哥哥嫂嫂一夜天不回去豈不要受責備我們還是回去的好到明天早晨大概八點鐘的時候我們就可以來了趁九點鐘的火車去也好不然就趁十二點鐘車去我今且說大新的父母却已早過他却有個哥哥名字喚做炳生却在某戲院當案目的這炳生起初對待他妹子却很好自從討了這位嫂嫂以後却大不如從前了那位嫂嫂對於姑娘就是橫不得豎不得好像就多厭他一人意思裏要攛掇炳生早

些。給。了。人。家。不。論。好。歹。嫁。了。人。家。就。完。事。了。省。得。在。家。裏。吃。閒。飯。那。炳。生。不。肯。說。是。爺。娘。就。生。了。我。們。兄。妹。二。人。爺。娘。死。了。當。然。我。做。阿。哥。的。照。顧。他。這。也。是。天。經。地。義。的。事。要。是。媽。媽。虎。虎。給。了。一。家。人。家。將。來。弄。得。哭。哭。啼。啼。的。到。我。門。上。來。不。但。對。不。起。爺。娘。連。親。眷。朋。友。也。要。派。我。的。不。是。因。爲。這。種。事。炳。生。夫。婦。兩。人。也。時。常。淘。氣。炳。生。老。婆。的。意。思。既。然。在。家。裏。吃。了。閒。飯。就。應。該。在。家。裏。做。事。抱。抱。小。孩。子。洗。洗。尿。布。譬。如。用。了。一。個。丫。頭。大。新。那。裏。肯。做。自。從。去。年。進。了。這。織。襪。工。廠。以。後。大。新。便。覺。得。活。動。得。多。了。第。一。是。經。濟。上。的。便。利。從。前。要。一。個。零。用。錢。要。向。阿。哥。手。裏。去。討。至。多。給。了。幾。隻。角。子。還。要。瞞。着。阿。嫂。有。一。次。大。新。鞋。子。破。了。要。買。些。鞋。面。緞。做。鞋。子。炳。生。身。邊。沒。有。角。子。就。給。了。他。一。塊。錢。被。炳。生。的。老。婆。知。道。了。足。足。吵。了。三。口。三。夜。說。你。倒。有。錢。給。妹。子。買。鞋。子。穿。你。倒。沒。有。見。自。己。的。小。孩。子。都。是。鞋。頭。破。襪。頭。穿。你。也。沒。有。丟。一。塊。錢。出。來。教。他。們。買。一。雙。鞋。子。啊。就。是。我。也。脚。趾。頭。穿。了。你。也。只。當。沒。有。看。

見現在鬧氣得來一出手就是一塊錢我看用慣了將來怎麼樣好啊這一吵吵得大新只躲在房間裏哭泣如今自己有了工錢不必向阿哥手裏討錢是第一個便當他因爲阿嫂常常說他吃閑飯他便貼還阿哥三塊錢一月飯錢炳生是不要說妹子在家裏當然吃我的飯還用貼飯錢嗎炳生的老婆暗裏却罵炳生道怎麼不要他既賺了錢大家貼貼家用也是應該的三塊錢真是便宜他咧大新知道這每月三塊錢阿哥不肯拿的便交付阿嫂阿嫂嘴裏說是自家人何必這樣客氣却把這三塊錢向自己衣袋裏塞如今大新自己賺了錢咧阿嫂和他另外一種看待却是心裏終覺得忌嫌他大新在織襪廠裏漸漸的做到上手了錢也賺得多身上衣服從布的做到洋貨的連金戒指也有了除了貼他阿嫂三塊錢之外其餘都是自己用他也不肯存留現錢一則他嫂嫂偷然知道他有幾個現錢便要想法子來問他借不是說你哥哥開銷不出便是說現在日用昂貴借給了他也始終沒有還

的。日。子。二。則。年。輕。的。女。子。都。是。喜。歡。裝。飾。的。他。賺。幾。個。錢。都。花。在。裝。飾。品。上。所。以。雖。不。能。說。到。穿。綢。着。絹。什。麼。嘍。嚦。啊。華。絲。葛。啊。那。種。衣。服。已。經。有。了。幾。件。他。嫂。嫂。借。不。到。錢。又。說。他。的。壞。話。說。他。賺。了。錢。不。肯。儲。蓄。幾。文。却。只。是。浪。用。衣。服。有。了。一。件。還。做。一。件。有。了。棉。襖。也。就。好。了。又。有。現。在。新。興。的。什。麼。駱。駝。絨。打。扮。了。便。到。遊。戲。場。裏。去。出。風。頭。引。得。人。家。那。些。浮。浪。子。弟。釘。梢。的。釘。到。家。裏。來。將。來。總。要。鬧。出。一。點。兒。事。來。纔。安。心。咧。連。日。在。他。哥。哥。炳。生。耳。朵。邊。聒。吵。炳。生。說。從。前。說。他。不。賺。錢。專。門。在。家。裏。吃。閑。飯。如。今。他。自。己。在。外。面。做。工。了。賺。了。幾。個。錢。年。輕。的。小。娘。們。自。然。喜。歡。做。幾。件。衣。裳。穿。穿。由。他。自。己。賺。下。的。錢。在。那。裏。做。我。們。也。不。能。干。涉。他。不。然。他。要。是。沒。有。衣。服。穿。做。阿。哥。的。也。要。使。他。乾。乾。淨。淨。難。道。連。布。衣。裳。也。不。做。幾。件。給。他。穿。嗎。現。在。他。自。己。做。了。也。省。了。我。阿。哥。的。你。還。要。怎。麼。樣。呢。偶。然。做。幾。件。綢。的。將。來。出。嫁。起。來。也。就。可。以。少。做。兩。件。了。這。幾。句。話。在。炳。生。還。算。是。有。道。理。他。那。老。婆。聽。得。了。却。大。發。脾。

氣他說。我知道。了。你們。兄妹。原是。好的。只多。厭我。一個人。罷了。又說。我是。好意。勸勸。你們。打扮。得妖。妖。嬈。嬈。今天。也。大世界。明天。也。新世界。終有。一天。被人家。勾引。了。去。被拆。白黨。拆了。去。偷了。漢子。看你。這隻。烏龜。把個。頭縮。到那。裏去。炳生。夫婦。兩人。每。一個。月。總要。吵幾。場。每一。場。吵鬧。大半。都爲。着大。新而起。就。不是。爲着。大新。而起。也。就要。牽涉。到他。大新。有時。知道。有時。不知道。他。也不。去管。他們。自己。遊玩。自己的。因。此。那鄉。鄰人家。也覺。得大。新是個。出風。頭時。髦人。大新的。名聲。也。漸漸。傳出來。了。周。圍的。浮浪。少年。很也。有許。多。垂涎。於他的。出出。進進。也就。有人。向他。調笑了。炳生。雖。知道。自己。老婆。和他。不對。故意。的說。他許。多壞。話。但是。看那。個情形。也覺。得不。對。炳。生。是在。戲館。裏。當案。目的。人。一雙。眼睛。怎樣。的厲害。凡來。看戲。的人。他。都知道。是。那。一等人。尤其。於女性。中。見慣。得多。那一。等。是堂。子裏。姑娘。那一。等。是公。館裏。姨太太。那一。等。是近。來。流行的。所謂。淪白。他。一。看了。就。明白。如今。見大。新。這個。行徑。也。覺得。

不。對。不。免。說。了。他。幾。句。大。新。很。不。高。興。心。想。總。是。嫂。嫂。在。阿。哥。面。前。告。的。狀。我。現。在。沒。人。可。以。管。得。我。了。但。是。當。時。果。然。也。稍。爲。斂。跡。一。點。過。了。幾。天。舊。病。復。發。了。要。是。三。天。沒。有。到。遊。戲。場。去。便。如。忽。忽。若。有。所。失。他。的。阿。哥。說。了。幾。回。說。不。好。也。只。得。由。他。了。自。己。也。要。到。戲。館。裏。做。生。意。那。有。工。夫。去。監。督。他。大。新。因。爲。他。阿。哥。不。說。他。了。又。結。交。着。白。娘。娘。這。一。位。好。朋。友。一。搭。一。擋。也。是。喜。歡。游。玩。的。從。此。便。天。天。大。世。界。這。一。天。就。是。崔。明。生。丁。懷。仁。商。量。帶。土。的。一。夜。直。到。將。近。三。點。鐘。回。家。往。常。大。新。回。去。終。在。他。哥。哥。炳。生。之。前。及。至。炳。生。戲。場。散。後。回。去。終。在。一。二。點。鐘。今。天。回。去。後。一。問。說。是。大。新。還。沒。有。回。家。一。瞧。自。己。的。表。上。已。經。一。點。四。十。五。分。了。他。的。老。婆。陪。着。小。孩。子。先。睡。聽。得。炳。生。查。問。大。新。便。在。牀。上。冷。笑。道。你。的。好。妹。子。到。這。時。候。還。沒。有。回。來。也。不。知。道。今。天。回。來。不。回。來。咧。炳。生。道。那。裏。會。不。回。來。現。在。大。世。界。散。得。遲。他。們。終。要。玩。到。大。家。都。散。了。方。纔。肯。回。來。他。老。婆。道。照。這。個。樣。子。你。等。着。罷。終。有。住。客。

機不回家的日子咧他自己可以弄錢你做阿哥的樂得省省還可以向妹子借些
用用咧炳生的老婆那種尖利的話兒炳生也不去理他誰知隔壁人家的自鳴鐘
鏗鏗敲了兩下大新還不回來炳生尋思這可奇了便是遊玩大世界此刻也散場
了戲館是不必說散得更早到底到那裏去了的呢深夜不歸這個却慣不得他是
一個大姐姐咧怎麼可以一二點鐘還不歸家這非警戒警戒他不可他想他若是
不歸我就不睡非等他回來不可那老婆在牀上喚道來睡罷他今天一夜不歸你
也等他一夜嗎炳生道你別管一夜不歸我就等他一夜炳生的老婆冷笑道做什
麼不睡呢夜深了很冷的只怕人家倒暖暖和和的早已睡了你却熬了冷不睡直
等到二點半鐘大新還不回來這時炳生心裏真有些惱忿了他想不要真個在外
面軋了妍頭嗎上海地方的人太壞誘惑人家女子的本領很大他是一個大姐姐
怎麼深更半夜在外面只是不歸這便是他每天出外做工無從禁止他以至如此

偷然今夜真個不回來。明天非大鬧一場不可。正在尋思，忽聽得叩門的聲音。炳生問是誰答應的。一個女聲音好像在門外，還和人家講話。炳生却聽得出是他妹子。聲音也不知是和誰說話。開出門來一看，却見他妹子背後另有一個女人。年在二十餘歲。大新見他哥哥開了門，便向那女人道：「阿姐，這是我哥哥白娘娘向炳生點了點頭。」大新便向炳生道：「哥哥，這是李家阿姐。我在他家碰和，因為夜深了，阿姐一定送我回來。」又回頭向白娘娘說道：「阿姐，謝謝你啊！你到裏面來坐坐罷。」白娘娘道：「不坐了。我也要回去。」咧原來大新因為回家得太遲，又知道他這位嫂嫂專門撈壁脚，所以一路上和白娘娘商量好了，橫豎便路就叫他送一送，覺得靠得住一點。白娘娘送到了大新，便即回去，不提炳生照了燈，大新把門關好，偷眼望着他哥哥。只見面皮鐵青一副，不好看的顏色。大新本想向自己房裏一鑽，明天還要早起去賺那三十塊錢，咧却被炳生叫住，道：「大新，你什麼到這時候纔回來？你自己是個大

姐。姐。怎。麼。一。點。兒。不。知。道。你。的。年。紀。也。不。小。了。不。是。我。阿。哥。要。排。撞。你。你。自。己。想。想。可。以。這。樣。嗎。從。前。常。常。到。大。世。界。去。我。已。經。說。過。好。幾。回。了。這。不。是。一。個。好。地。方。你。却。是。不。聽。偶。然。去。去。這。原。也。不。打。緊。也。沒。有。天。天。到。那。裏。去。人。家。還。說。出。不。好。聽。的。話。來。咧。到。現。在。索。性。好。了。深。更。半。夜。不。回。來。教。人。家。等。你。的。門。你。嫂。嫂。是。有。小。孩。子。的。不。能。不。早。睡。同。居。住。的。也。不。便。計。你。的。門。你。到。底。在。外。面。鬧。些。什。麼。把。戲。却。又。教。人。來。送。你。到。家。你。要。留。留。我。做。阿。哥。的。面。子。纔。是。大。新。本。來。一。聲。兒。不。言。語。自。己。知。道。今。天。回。去。得。太。遲。了。阿。哥。在。家。裏。等。門。原。是。不。應。該。的。他。要。數。說。就。讓。他。數。說。幾。句。罷。及。至。他。說。出。要。留。留。做。阿。哥。的。面。子。大。新。覺。得。這。話。太。重。了。因。想。我。今。天。偶。然。回。來。得。太。遲。了。一。天。到。底。也。沒。有。什。麼。不。端。的。事。也。沒。有。在。外。面。弔。膀。子。軋。姘。頭。怎。麼。說。要。留。他。做。阿。哥。的。面。子。呢。這。時。他。忍。不。住。了。便。道。哥。哥。我。在。外。面。並。沒。有。削。了。你。什。麼。面。子。就。是。今。天。回。來。得。遲。一。點。到。底。也。並。沒。在。外。面。住。過。夜。你。用。不。着。說。這。

些話啊。這時炳生的老婆還沒有睡着。在牀上冷笑道。在外面住了夜。那倒好了。你也不必等這好久的門了。炳生本來也不過說說。怎經得起他那老婆一煽。宛如小扇子一般。便火上添油起來。便道。以後你要這個時候回來。我們便不開你的門。你要玩到這個時候回來。還怕沒有住處。你就索性住在外邊罷。大新被炳生搶白了幾句。也不好分辯。什麼哭到自己房裏去睡了。炳生嘴裏咕嚕着。也自去睡一宿。無話到了明天八點鐘。大新便自起身。可憐他。也不過天亮的時候。合了一合眼睛。家中人都沒有起身。却也並不在意。因為他。每天到廠裏去做工。在這個時候。也要起身了。梳洗已畢。便自出門。他想。今天不到廠裏去的了。但是一個人到清明旅館去。卻有些不妥。當萬一那丁崔二人都未起牀。我一個單身女子。却不方便。不如且去看看李家阿姐。那時大新便到白娘娘家裏來。白娘娘住在樓上。他猶恐白娘娘的李先生還沒有出門。只站在扶梯上。喚李家阿姐。白娘娘却還在家裏聽得大新。

的。聲。音。便。迎。接。到。扶。梯。頭。上。說。房。裏。來。大。新。道。你。們。姐。夫。在。家。嗎。白。娘。娘。道。他。早。出。門。了。我。本。來。想。來。看。你。你。家。哥。哥。昨。天。沒。有。說。什。麼。嗎。大。新。嘆。了。一。口。氣。說。不。用。說。了。哥。哥。倒。沒。有。什。麼。的。都。是。我。們。那。位。阿。嫂。和。我。作。對。在。阿。哥。面。前。挑。撥。自。從。討。了。這。一。位。阿。嫂。進。來。我。們。阿。哥。好。像。是。變。了。一。個。人。了。白。娘。娘。道。這。也。不。用。氣。他。哥。嫂。是。不。比。自。己。爺。娘。你。將。來。嫁。了。一。個。人。好。便。同。他。們。來。往。不。好。便。疏。遠。些。這。有。什。麼。關。係。大。新。道。我。們。今。天。是。不。到。廠。裏。去。了。還。是。就。到。清。明。旅。館。去。呢。還。是。怎。樣。白。娘。娘。道。他。們。昨。夜。不。是。說。九。點。鐘。特。別。快。車。崑。山。不。停。的。嗎。這。是。要。趁。十。二。點。鐘。的。車。了。我。想。既。然。要。趁。十。二。點。鐘。車。我。們。又。何。必。老。早。去。呢。況。且。這。時。候。已。經。八。點。三。刻。鐘。了。只。怕。也。來。不。及。了。我。們。索。性。到。十。一。點。鐘。去。我。請。你。吃。點。心。去。你。想。是。昨。天。晚。上。受。了。阿。哥。阿。嫂。的。氣。了。今。天。眼。泡。還。腫。着。我。給。你。平。平。氣。大。新。道。不。要。他。們。等。不。及。我。們。便。先。自。走。了。我。們。這。三。十。塊。錢。的。酬。勞。不。是。平。空。失。去。了。嗎。白。娘。娘。笑。道。你。

真。是。個。癩。天。他。現。在。少。不。得。我。們。咧。怎。麼。肯。不。等。我。們。先。自。去。了。呢。況。且。昨。夜。不。是。說。過。九。點。鐘。的。特。別。快。車。崑。山。不。停。嗎。我。們。去。不。停。他。們。去。難。道。火。車。上。特。別。的。爲。了。他。們。停。了。嗎。除。非。是。他。們。七。點。鐘。的。早。快。車。去。了。他。們。既。然。避。去。我。們。又。何。必。來。約。我。們。呢。你。儘。管。放。心。正。是。

黃蜂粉蝶忙何事

都在蛛絲一網中

未知兩人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汽笛聲聲愁隨輪轉 輕舸緩緩恨逐波流

且。說。大。新。來。看。白。娘。娘。白。娘。娘。就。拉。了。大。新。去。吃。點。心。吃。完。點。心。又。到。別。處。去。兜。了。一。兜。大。新。說。我。們。可。要。帶。一。兩。件。衣。服。白。娘。娘。道。橫。豎。當。天。就。要。回。來。的。何。必。帶。衣。服。呢。況。且。我。們。到。崑。山。去。溜。一。趟。家。裏。人。是。不。知。道。的。帶。了。衣。服。可。不。是。要。弄。穿。了。嗎。大。新。一。想。也。不。差。二。人。便。合。坐。了。一。輛。黃。包。車。便。到。清。明。旅。館。來。崔。明。生。先。瞧。見。

說道你們怎麼到這時候纔來我急殺了想你們一定要放生。白娘娘道我們說來自然總來的我這位妹妹是八點半鐘就到我家裏來了。我說橫豎九點鐘特別快車不走要到十二點鐘纔走就慢慢兒去不要緊。丁懷仁道正好正好你們二位有什麼行李嗎。白娘娘道我們沒有帶行李。我想橫豎當天就要回來的何必累累贅贅再帶行李呢。丁懷仁蹙脚道咳昨天沒有關照你們兩位了你們兩人橫豎當天回來不必帶什麼行李。那是不差的。可知道要藏匿那個東西總是要夾帶在行李裏頭的呢。我們倒也有一個籐箱不過這裏頭都是男人的衣服怎麼女人的衣服一件也沒有呢。怎不教人起疑。白娘娘聽了想這話果然不差。怎麼我們沒有想着呢。剛纔大新倒問起帶行李的話。我以為當天回來不必帶得。却沒有想着這一個。着啊。這時白娘娘向大新看看。大新俯首不答。可知要帶行李的話。白娘娘還可以回家去取。大新是一動也動不得。因為這個時候阿哥阿嫂都已起身。他忽然回家。

去取衣服出來。這如何使得？所以他是萬不能回去取行李的。白娘娘也知道這個緣故的。便道：『一定要行李只好我回家去取。大新道那末我陪阿姐一同去。』丁懷仁道：『現在我想出主意來了。這個籐箱裏放些別的東西，把衣服取出來，打兩個包，只算你們的衣服。那個東西好在已經是剪碎了，放在你們身上。我們的身上也夾帶些女人的身上，決不來搜查的。你們放心好了。』丁懷仁說着，便由一個手提皮包裏取出一包一包的東西來，交與白娘娘和大新。請他們藏在身邊。那紙包似麻酥糖，般大小。白娘娘取在手裏，向鼻觀上嗅嗅，很有些兒土氣味。丁懷仁東放一點，西放一點。據他說，二百幾十兩土已經都安放好了。又在身邊取出六張十塊頭的鈔票。說：『這是你們兩位酬勞。』先付請你們兩位收了。到了火車站，由我們給你兩人買票回來的時候，也由我們送你們上火車。白娘娘和大新謝了他們兩人，把鈔票收了。便喚茶房算清了帳，叫了四輛黃包車，直奔火車站，而來到了火車站。由丁

懷仁買好了四張三等票，也沒有人來搜檢安穩。上了火車，但見綠旗一拂，火車便蠕蠕而動，由慢而快，便如風馳電掣一般，直向前進。他們四個人宛如家人一個樣子，在火車中有說有笑。別個客人見了，也以為他們是一家人，咧有誰去注意他。約有一點多鐘，便到了崑山站了。下了火車，那邊倒也有人在那裏招呼白娘娘和丁懷仁道：「那末我們就在這裏崑山火車站等一等了。下班到上海的火車，我們便可以回去。」丁懷仁低低的道：「不行，你們兩位身邊大家都有東西，咧這個地方耳目衆多，掏出來給人家瞧見，可是不好送佛送到西天。請你們索性送到我們那裏罷。」白娘娘一想，這話也不差在這個地方。一小包一小包的從身邊挖出來，這算什麼意思呢？人家見了，怪難看的。況且又是個違禁物呢。這時白娘娘問道：「是不是你們的府上離這裏有多少遠？」丁懷仁道：「不遠不遠，過去就是當時。」丁懷仁便喚了四輛黃包車，說了一個地方，連白娘娘和大新都沒有聽清楚，催迫着他們二人上了車。

車站上接他們的幾個人咬了一回耳朵也就不見了他們四輛黃包車走了有半個鐘頭只見當中一條石子馬路兩面都是稻田馬路上也沒有別的東西只有疏疏落落的幾棵樹此外便是電桿木和路燈桿再走過去連電桿木和路燈桿也沒有了。一路上白娘娘很想和大新講幾句話無奈他那車子是間花的第一輛車子是崔明生第二大新第三丁懷仁第四白娘娘走到了一個馬路盡頭却是一帶河道黃包車是拉不過去了。丁懷仁招呼他們大家下車付了車錢黃包車自去河裏停着幾隻小快船好像和崔明生熟悉的又似預先叫在那裏的就來迎接他們。下船白娘娘至此心裏有點兒驚慌說怎麼要坐船呢我們今天不是要來不及到上海嗎。丁懷仁道來得及來得及不過擺一個渡罷了。這時白娘娘和大新身不由主的被他們挾着下船。船家說到那裏。丁懷仁道你不是知道的嗎。到白鶴港。白娘娘這時聽得白鶴港三字知道是個地名。只知道白鶴港在那裏便問白鶴港在

那裏啊。丁懷仁道：近得很，近得很。一回兒就到說也奇怪。誰知崔明生、丁懷仁兩人自入船中，好似換了一個人。臉色鐵青，也不大和他們講話，不似從前在大世界以及清明旅館的滿面春風。一副帶笑帶說的樣子。白娘娘和大新給他們說話問了幾句，也只答應一句。白娘娘道：現在到了船中，我們把身邊的東西取出來了，可以不必到什麼白鶴港去了。我們可以回到車站上，等上海車可以回去。咧。丁懷仁搖手道：船裏也不行。這個搖船的就靠不大住。好在白鶴港近得很。你們既然來了，茶也喝一盃去。以後也許還要請你們幫忙。這一次來過了，以後熟門熟路第二次來，不必問信了。白娘娘嘴裏雖然答應，不免有些心慌。可是說這話的當兒，那船已經離岸了。他們這兩人之中，大新是完全沒有出過門的。還算白娘娘，究竟年紀大一些，稍爲有些兒經驗。但是到了這時候，大新心裏也有些驚惶。不過他還是靠託李家阿姐，他心裏似小鹿一般的撞，就是怕的。今天來不及回到上海去，你想昨天。

回得遲了些阿哥已經不答應又加着阿嫂在那裏攛掇今天要是再不回去那阿哥一定大不答應而且還要說出許多不好聽的話來還要疑心我有什麼道理這如何使得呢這時大新便輕輕地向白娘娘問道阿姐今朝要是不能回去是不好的呀我心裏在勃勃的跳我在這裏發急咧白娘娘道我也是這般想了懷仁見他們二人講話便用話來打岔這時那個船搖出一個廣闊的河面白茫茫水天一色白娘娘不覺叫聲啊喲怎麼到了這個地方來了呢丁懷仁道住在上海的人一天到晚都是在那個工廠中從來不見那廣闊的河面現在到這裏來換換新鮮空氣也是好的白娘娘道白鶴港到快了嗎丁懷仁道快了快了崔明生便來盤問白娘娘家裏有多少人你們李先生每日賺多少工錢又說幸虧你嫂嫂賢慧也是李先生的福氣白娘娘又問他你們嫂嫂住在那裏崔明生道我還沒有討咧並且也沒有配親咧像我這樣的人只怕沒有人要咧白娘娘道你太客氣了誰要嫁着了你

便是福氣像你這樣還算不是一個能幹人嗎一路談話船隻在那大河裏晃蕩大新第一個發急他說阿姐照這個樣子今天不能回到上海去了崔明生道不能回去今天權在我們那裏留宿一宵明天再回去也不要緊呀大新道阿呀我是不能的呀今天一定要回去的我從來沒有在外面住過一夜的怎麼可以一夜天不回去而且我出來的時候家裏又沒有關照如今路遠迢迢人又不在上海這如何是好崔明生道本來是趕得及趁末班火車回上海去的無奈那船搖得太慢而且又是個頂頭逆風且等到了白鶴港再說偷然來得及趕火車我就送你們到車站上來不及只好屈留一夜了我們那邊的被褥都是乾淨的大新道阿呀我是非得回去不可那是阿姐曉得的我如何一夜天不回去呢白娘娘道這是實話便是我家裏也沒有關照崔明生道家裏還有什麼人是不是老子娘管得兇白娘娘道他爺娘都已故世了就只有阿哥阿嫂崔明生道阿哥阿嫂怕他怎的現在年紀小的女

人。爺。娘。都。管。不。住。別。說。阿。哥。阿。嫂。咧。况。且。像。你。又。是。自。己。能。獨。立。的。人。不。要。助。於。他。們。還。怕。他。什。麼。我。要。怎。樣。便。怎。樣。了。偶。然。一。夜。天。不。回。去。算。不。得。什。麼。事。這。是。你。自。己。的。自。由。啊。白。娘。娘。道。你。的。話。是。不。差。就。只。他。的。嫂。嫂。和。他。不。對。偷。然。他。不。回。去。一。定。造。出。許。多。話。說。他。又。要。在。阿。哥。面。前。攔。掇。我。們。這。位。大。新。妹。妹。是。個。矩。人。我。是。曉。得。他。的。他。們。在。船。裏。談。天。那。船。却。儘。管。搖。不。到。好。容。易。到。了。一。個。地。方。完。全。是。鄉。村。模。樣。這。時。崔。丁。二。人。說。到。了。船。便。停。下。來。原。來。門。前。却。是。一。個。溪。岸。上。有。三。四。棵。楊。柳。兩。棵。合。抱。不。攏。的。大。樹。樹。上。寒。鴉。圍。陣。那。時。候。已。經。下。午。四。五。點。鐘。了。白。娘。娘。和。大。新。雖。都。沒。有。帶。得。手。表。可。是。瞧。這。光。景。夕。陽。斜。繫。於。林。梢。那。裏。還。來。得。及。趕。到。崑。山。火。車。站。可。以。回。到。上。海。大。新。緊。蹙。雙。蛾。心。裏。只。叫。得。苦。白。娘。娘。也。滿。肚。皮。懷。疑。知。道。這。不。是。個。好。地。方。却。又。不。敢。說。說。了。又。恐。怕。大。新。懼。駭。離。岸。不。多。遠。却。也。有。幾。座。房。子。這。時。丁。懷。仁。便。請。他。們。上。岸。幾。個。籐。箱。子。行。李。衣。包。之。類。都。是。他。們。自。己。

拿了岸上聚有幾個鄉村小孩都來瞧熱鬧白娘娘說這個船還是留着我們預備原船回去趕到火車站多給他幾個船錢好了丁懷仁道我已關照過了船留在這裏好了我們那裏去此不遠過了那邊的小橋沒有望見一座黑牆頭的房子嗎就是我們那裏了白娘娘望去果然見有一座房子約有三四進都是黑牆頭却是四面落空白娘娘道你們怎麼住在這個荒僻所在丁懷仁道鄉下的房子都是如此的但是我們這座房子却並不荒僻你看看好像四面落空其實離鎮很近這白鶴港鎮雖然不大可是樣樣都有你們要吃點心走不到幾步路立刻可以叫點心店裏送來四個人迤邐行來渡過小橋約也有半里之遙方纔兜到那座黑牆頭房子的正前面只見倒也是四扇白板牆門却也揩上一些黃油正中裝了一扇矮闕門闕門上貼了一個福字是用紅紙寫的黑字丁懷仁崔明生一衆人到了門前並不叩門在左手第四扇門邊上有一個籐圈露出在外把那籐圈兒拉了兩拉只聽得

裏面羌郎郎一聲響知道有人在門外便有人來開門了那開門的却是一個瘦骨臉的人兒白娘娘一瞧便知道他是一個鴉片煙鬼那一雙老鼠眼睛向他們兩個女人子細一相伸着一個大拇指向丁崔二人道頂括括那摩温便開門進去那瘦臉人便和丁崔兩人談起話來嘖嘖咕咕完全是隱語白娘娘和大新聽了一句都不懂一面便關好門一領領到第二進一間屋子裏只見空洞洞也沒有什麼器具白娘娘到了那間屋子裏說現在我身邊的東西可以取出來了嗎丁懷仁笑了一笑說隨便一轉瞬間丁懷仁和崔明生二人都不見了白娘娘這時捏着一把汗把身邊所有的土和大新兩人俱掏了出來大新說阿姐這裏的地方蹊蹺得很是那姓丁的也不是好人啊還是那姓崔的似乎好一些我們還是腳裏明白罷白娘娘道那末這個土須要交代明白啊大新道放在這裏好咧我們也不必通知他越快越好出去到鄉下人家借宿一宵罷這時大新便去開門那知房門已經反鎖了

再拉也拉不開兩人只得叫苦大新蹀脚道阿姐那末好那末好白娘娘也一籌不
展只打着門喊開開又呼崔先生丁先生也沒有一個人來理你又隔了半點多鐘
方始聽得門鎖響却見有個人進來了白娘娘舉目瞧時只見那人是個紫膛色面
皮三角稜眼睛濃眉大口一個胖胖兒身體穿了一件禿龍元色縐紗的袍子歪戴
了一頂打鳥帽踱了進來背後跟的就是那剛纔開門的那個瘦骨鬼兩人進來那
個大塊頭先把白娘娘和大新二人從上身相到下身再從下身相到上身然後和
瘦骨鬼打了切口說了些不知什麼話這時大新和白娘娘兩人擠在一塊兒只是
索索的抖那個胖子瞪着眼睛說你們兩人是那裏來的大新和白娘娘都不開口
那個瘦骨鬼道問你呀是那裏來的白娘娘道我我是上海來的胖子道好了安
安分分的在這裏住幾天帶你們到別處去你們自己要識相點要是強那就要吃
虧了白娘娘道我是要回到上海去的胖子道上海去嗎好好我此刻就送你到上

海去白娘娘還沒有答應。胖子就伸出蒲扇大的手，猛地裏一個把掌打得白娘娘牙齒裏出血，喝道：「可再說要回到上海去嗎？」老實告訴你罷，你此刻是來得去不得。剛纔引你來的那個姓崔姓丁的，早已把你們賣在這裏了。你們已經是這裏的人了。你不要在那裏做夢，自己安分守己的將來還有好日子過。現在交通便利，遇着機會也自然有。還到上海的日子，此刻却休想了。聽得不聽得，要是不聽得的話，這裏各種刑罰都有。你可要嘗嘗。這時白娘娘和大新只是哭泣，瘦骨鬼勸道：「慢慢兒，不要性急。初到此地來的女人都是如此。慢慢兒也就軟化了。他們在上海都是嬌養慣的那裏，吃得起痛苦。你們自己也要識相些，不犯着做戇大，把自己的皮肉和無情的刑罰去鬥。我們且去罷，讓他們子細想想。白娘娘此刻除了哭，沒有第二個法子。想這條性命，今天只怕斷送在這裏了。」大新早嚇得連言語都說不出。藏在白娘娘背後，只是喊：「阿姐，白娘娘吃了這個巴掌，臉上登時腫起來。他何嘗吃過這個。」

苦頭。胖子見大新扭着白娘娘便喝道：你們兩人拆拆開不要併在一起說着便要動手來拖開大新瘦骨鬼道：老大你且出去讓我來勸勸他們要是勸不醒我也就不管了。胖子道：這班女人都是賤的好好兒用言語勸他他反不信只配捉在板櫓上殺的。你試勸勸他便是我們開條子開出去也是上等地方只怕他自己在家裏反沒有好日將來還得感激我們要是勸不醒的我只有用傢生了。只要他們自己估量估量自己身體吃得住還是吃勿住不要敬酒弗吃吃罰酒瘦骨鬼道：你且出去我來勸勸他們。胖子便揚長而去。瘦骨鬼道：我告訴你罷。剛纔那個進來的喚做黃老大又叫黃狼是此地的頭腦你們既然上了個圈套到這裏來了也是年災月晦命中注定了的他說來得去不得這話是的確的從上海蘇州嘉興以及各處來的女人至少也有一百多了只有開條子開出去的從來也沒有說可以放回過一人。你們要自己乖些不至有苦頭吃。要是不然那是男人也吃不住別說你們女人。

剛纔黃老大的手段你們已經嘗過的了。但是他還沒有動蠻咧。而且什麼吊打咧。鎖在堂屋子咧。那種刑罰也是常有不足爲奇的。你們要識相些。我是句句好話啊。大新哭道。你這位先生做做好事罷。放我們出去。我一輩子不忘你的大恩。你們要多少錢。我給你多少錢。我們別的地方是不去的。謝謝你先生救救我罷。瘦骨鬼道。別的都。可以商量。要放你回到上海。却是萬萬不能。除非將來條子開出去以後。你們自己。着乖。有機會可走。那時候我們就不關了。大新道。什麼叫做開條子啊。我一些兒不懂。瘦骨鬼道。哼。連開條子也不懂嗎。開條子便是把你們賣出去。大新道。阿呀。呀。把我們賣到那裏去呢。瘦骨鬼道。賣出去。就沒有一定的地方了。你們要自己識相。就可以少吃苦頭。大新道。我一個好人家的女子。怎麼被你們拐到這裏來。我。不想這姓崔姓丁的兩個殺千刀。都是拐子。我是情願死在此地。不情願被你們賣。出去的。說着。號啕大哭起來。又把頭在牆壁上撞去。白娘娘要想抱住他也來不及。

瘦骨鬼把大新一拖，就似小鷄一般拖了過來，冷笑道：「你這個女人真賤，我給你好說好話，你倒不聽，反而大哭大叫起來，大家都要學了你的樣。我們還可以做得事嗎？」正哭鬧着，那個胖子黃老大又進來，一臉的橫肉，豎起了三角眼，喝道：「我來收拾他，他既不要活，索性結果了他的性命，省得妨害了我們的事，便命瘦骨鬼道：『阿劉，你把他拉起來。』那黃老大三脚兩步走到後面一間屋子裏，取出一柄加闊加長雪白閃亮的切菜刀，來擦郎一響，向地上一丟。這時黃老大惡狠狠的捲那袖子，說：『結果了他的性命完事。』大新嚇得跌在地上，已經暈過去了。白娘只得跪在黃老大大面前，苦苦求饒，說不要動手。我來勸勸這位妹妹，就是了。黃老大道：『不行，這裏是他使性子的地方嗎？我聽得他在這裏蹂躪脚，至少也斫掉他一隻脚，警戒警戒他，教他做一個殘疾白娘娘。』哭求道：『先生，你且饒他一次，我極力來勸他，別人勸他，不肯答應。我勸他是肯聽的。』呀，黃老大道：『你叫他自已想想，我們這裏是頂規矩的，換了。』

別處告訴你嗎。就是開條子出去。也要先睡過幾夜。你要是強。就剝得精赤條條。地用私刑。慢慢兒的來玩弄我這裏。是不喜歡如此辦。就是姓崔姓丁的。也沒有騙你們的身子。你們還要怎樣。現在你既然苦求了。且把那條性命。寄在他身上。限你兩天。要把他說得服服帖帖。倘然再要不服。連你一同結果了。本來要把你們兩人分開來的。你既然說能勸他的。兩人就住在一起。黃老大說一句。白娘娘答應一句。直到黃老大拾起了切菜刀。走出去後。白娘娘方纔敢立起來。瘦骨鬼冷笑道。好好兒用言解勸。却是不聽。反罵起人來。是要弄到拿出刀來險些兒送了性命。這是何苦。白娘娘道。他的性子是這樣的。讓我慢慢兒勸他罷。先生你也從中說說好話。瘦骨鬼道。我那有不幫忙之理。總之你第一莫想回家的念頭。這是此地最犯忌的。停了一刻兒。進來一個江北婦人。說道。黃老板關照的。教你們到裏邊去住。白娘娘和犬新只得跟隨了。這個江北婦人到裏面一進去。却見裏面也有好多女人。大的都有。

二十幾歲小的不過七八歲約共有八九個白娘娘暗想這都是拐來的嗎這都和我一樣的命運嗎白娘娘向他們瞧瞧他們也向白娘娘和大新瞧瞧大家一言不發却因爲旁邊有人在那裏監視的緣故有幾個在這裏住了好久的常常看見今天拐來了幾個明天拐來了幾個也不足爲奇了初來的有幾個看見了新拐來的人却有些驚心動魄只是忘了自己也是拐來的人那個江北婦人却把他二人引進一個房裏正是

流淚眼看流淚眼

斷腸人對斷腸人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白娘娘讖言逢白鶴

黃妹妹妙計賺黃狼

且說這時那個大新已經不成個樣子了頭髮都散下來臉上都是污穢這個江北婦人大概是個老媽子便去端了一盆臉水進來說洗個臉罷白娘娘見他頭髮

披。了。下。來。就。託。江。北。娘。姨。去。借。一。副。梳。頭。傢。具。且。和。大。新。梳。一。梳。頭。江。北。娘。姨。出。去。了。却。進。來。一。個。年。輕。的。婦。人。約。摸。有。二。十。多。歲。身。段。面。龐。非。常。甜。俏。手。裏。捧。着。一。副。梳。頭。傢。具。說。是。誰。要。借。梳。頭。傢。具。啊。白。娘。娘。說。多。謝。你。阿。姐。我。們。要。借。用。一。用。那。年。輕。婦。人。看。了。一。看。大。新。見。他。玉。容。憔悴。珠。淚。亂。拋。便。嘆。了。一。口。氣。道。作。孽。又。見。他。頭。髮。亂。了。說。道。我。來。給。他。梳。一。梳。罷。白。娘。娘。道。多。謝。你。阿。姐。我。們。自。己。來。罷。白。娘。娘。這。時。把。大。新。的。頭。髮。拆。散。了。也。不。再。和。他。梳。髮。髻。只。給。他。打。了。一。條。辮。子。那。個。年。輕。婦。人。在。旁。邊。眼。不。轉。睛。的。注。視。他。們。兩。人。便。低。低。的。問。道。你。們。兩。人。怎。麼。會。上。了。圈。套。也。到。這。裏。來。了。白。娘。娘。一。面。梳。頭。一。面。便。約。略。告。訴。他。一。個。大。概。又。問。阿。姐。你。是。這。裏。的。人。嗎。年。輕。婦。人。嘆。了。一。口。氣。道。我。也。給。你。們。一。樣。也。是。被。他。們。騙。來。的。我。是。蘇。州。蕩。口。人。喚。做。順。金。從。前。一。向。在。蘇。州。鄉。紳。人。家。做。大。姐。的。後。來。回。到。鄉。下。去。嫁。了。人。生。了。一。個。孩。子。因。為。家。裏。窮。把。小。孩。子。寄。養。在。別。人。家。出。來。當。奶。娘。聽。得。人。家。說。

在上海當奶娘錢賺得多。蘇州雇用一個奶娘每月不過三四塊錢。上海的公館裏雇用奶娘只要東家對勁。至少是六七塊錢。一月多的就可以出到十塊多一樣的。當奶娘自然到上海去了。他們又說：『吃奶像三分』。所以雇用奶娘也要清清爽爽。面孔好看一點。大家都攬掇我到上海去。誰知到了上海也沒有上成功。好生意那個薦頭店也不大規矩。和他們串黨陰差陽錯的。弄到此地來了。我是也由他們騙得來的。到了此地不要想能出去。別的不去管他。也不知道我這小孩子怎麼樣了。說着淚如雨下。白娘娘道：『那末我們同在難中了。大家要互相照應。點他們要。把我們弄到什麼地方去呢。』順金道：『也不知道啊。聽得這裏人說。從前有一票是賣到東三省和哈爾濱去的。也不知道這東三省和哈爾濱在那裏呢。』白娘娘道：『阿呀。這東三省我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却是知道那地方很遠。而且在北邊是個很冷的地方。哈爾濱還要在北京過去咧。這怎樣好呢。』順金道：『我們也想不出法子。只好聽』

天由命他們。所以要。到這很遠的地方。去。就怕近的地方。不能出手。這一次。他不知。把我們。弄到那裏去。聽說。再有一禮拜。就要開船了。白娘娘道。這怎麼辦呢。低低的。道。最好。通一封信。到外面去。教人家來接我們。出去。順金道。我們也這樣想。一來。我們從小。沒有讀書。不會寫字。這個信。教誰寫呢。二來。現在他們。監視得十分嚴密。便是寫好了。信。也不能寄啊。今天。是因為你們。初到此地。這位阿姐。又是哭咧。鬧咧。黃老大的意思。要教我們。勸勸新進來的。不然。說話也。常有人監視咧。白娘娘草草的。和大新梳好了一條辮子。那順金捧着梳頭傢具。自去。大新這時。只有哭。白娘娘說。你別哭。哭得我心也碎。了一點。想不出主意了。事到如今。我們。要想法子。纔好。哭是沒有用的。看上去。只有軟化的。一個法子。剛纔的情形。我把靈魂都嚇落了。你不能再和他硬了。據剛纔的那個女人說。他們開船。還有一禮拜咧。也不知道開的是什麼船。總之。在這裏。終還有好幾天。住我們。只好用軟工。再想別個計較。你要和他哭。

吵。真。個。被。他。們。鎖。起。來。還。把。我。們。兩。人。拆。開。這。還。有。什。麼。辦。法。呢。大。新。道。現。在。還。有。什。麼。法。子。好。想。我。只。得。撞。死。在。這。裏。了。白。娘。娘。道。皇。天。不。絕。人。路。到。了。實。在。無。路。可。走。的。時。候。我。們。再。死。也。不。遲。明。天。只。說。經。我。勸。後。你。已。經。有。點。回。心。轉。意。了。且。不。把。我。們。兩。人。拆。開。再。作。道。理。大。新。也。點。頭。贊。成。這。時。也。不。哭。不。鬧。只。在。暗。中。垂。淚。停。刻。兒。瘦。骨。鬼。進。來。白。娘。娘。便。說。我。們。這。位。妹。妹。經。我。極。力。的。勸。他。已。回。心。轉。意。了。瘦。骨。鬼。道。這。纔。是。道。理。你。這。樣。哭。鬧。也。哭。鬧。不。出。什。麼。道。理。來。徒。然。自。己。吃。虧。把。皮。肉。來。受。刑。罰。你。們。女。人。家。的。嫩。皮。膚。怎。能。禁。受。得。起。剛。纔。那。把。刀。你。們。怕。不。怕。你。不。要。說。這。是。嚇。人。的。東。西。那。位。黃。老。板。是。說。得。到。做。得。到。的。還。是。自。己。乖。覺。些。常。言。道。好。死。不。如。惡。活。投。個。人。身。也。是。不。容。易。的。呀。停。一。刻。兒。江。北。娘。姨。居。然。搬。進。兩。客。夜。飯。來。却。是。兩。素。一。葷。你。想。大。新。那。裏。吃。得。下。飯。便。是。白。娘。娘。也。早。已。急。飽。嚇。飽。氣。飽。愁。飽。只。吃。了。半。碗。飯。再。也。吃。不。下。去。了。江。北。娘。姨。來。收。碗。却。見。一。個。飯。桶。裏。沒。有。吃。得。許。

多飯便道你們此刻不吃飽了。停刻到半夜裏肚子餓却是沒有法子想的呀。白娘道我們實在吃不下了。這裏的飯是你燒的嗎。江北娘姨搖頭道不是我燒的。這裏也用不牢燒飯的。他們也不敢用燒飯的。這裏有時人很多。有時連一個人也沒有。沒有一定的。白娘道那末此地的飯是那裏送來的。江北娘姨道你不知道嗎。此地鎮上有一家飯店。雖然是個小市鎮。這家飯店倒還不算小。這裏的飯是由那邊飯店裏包的。有一客算一客。白娘道原來如此。到吃飯時候你們到鎮上去取的嗎。江北娘姨道我們那有人去取到那個時候。是由他們送來的。白娘道這裏的黃老板弄了這許多女人。不怕被人家看破機關嗎。江北娘姨道這家飯店是黃老板熟識的。他們便是知道也不要緊。一則有包飯的生意。二則鄉下的事情誰喜歡多管閒事呢。說着便收了飯碗。自去一宿無話。到了明天黃老大進來看了一看。他們見大新不哭不鬧了。很爲滿意。却來索取昨天丁懷仁所付的三十塊錢。說你

們○光○身○體○出○來○不○能○不○做○幾○件○衣○服○替○換○替○換○你○們○把○錢○交○出○來○我○給○你○們○做○去○住
在○這○裏○的○人○身○邊○不○許○有○錢○的○省○得○我○動○手○來○搜○了○你○們○自○己○交○出○來○罷○白○娘○還
敢○強○嗎○要○是○強○一○強○眼○睛○一○瞪○耳○刮○子○就○打○上○來○了○况○且○他○們○兩○人○身○邊○除○了○這○三
十○塊○錢○之○外○各○人○還○有○幾○塊○錢○要○是○經○他○一○搜○一○古○腦○兒○的○去○了○所○以○他○既○然○如○此
說○了○趕○緊○把○每○人○三○十○塊○錢○的○鈔○票○獻○了○出○來○黃○老○大○數○了○一○數○說○不○差○明○天○我○教
裁○縫○來○給○你○們○做○幾○件○替○換○衣○服○一○面○說○着○一○面○就○把○那○六○十○塊○頭○向○衣○袋○中○笑○納
了○又○向○白○娘○說○本○來○要○把○你○們○兩○人○拆○開○來○住○的○現○在○你○既○然○能○勸○解○他○就○住○在
一○處○罷○偷○然○你○們○要○逃○走○的○話○且○試○試○我○的○手○段○看○你○們○逃○得○了○逃○不○了○閒○文○少○敘
我○今○且○說○這○白○鶴○港○鎮○上○却○有○一○家○開○飯○店○的○這○飯○店○主○人○也○姓○黃○據○人○家○說○起○來
還○是○那○個○拐○匪○頭○腦○黃○老○大○的○遠○房○族○兄○那○飯○店○主○人○雖○然○是○個○土○老○兒○手○裏○倒○也
有○幾○個○錢○去○年○那○飯○店○主○人○死○了○把○這○一○身○飯○店○傳○與○他○兒○子○他○兒○子○是○個○單○傳○恐

怕領不大。從小就把他裝做女人。穿了一隻耳朶。戴了一隻金絲圈。他爺娘就叫他小丫頭。也有呼他爲妹妹的。因此這一村上的人。不是叫他黃小丫頭。便是叫他黃妹妹。漸漸兒叫出名了。這個黃妹妹。却也有些女腔。臉兒生得很白。皙頭髮刷得光滑無比。每逢鄉下做草臺戲的時候。穿了月白縐紗的棉袍子。鼻烟色緞滾如意頭的氈帽。大出風頭。家裏是用了長工。不用他下田做工。自從他老子死了。就把那升飯店傳給了他。由他管帳。店裏人都叫他小開。却還沒有娶親。雖然也有許多人做媒。可是這鄉村的姑娘們。小開都瞧不上眼兒。自從包了黃老大那裏的飯。又兼算是族中偶然也曾經走動。起初也不知道是什麼路數。忽而女人小孩子多起來了。擠滿了一屋子。忽而雇了一隻船。通統都裝載出去了。有人問黃老大。他說是親戚到我們鄉下來遊玩的。誰也不相信這句話。那有這許多親戚。而且鄉音各別。甯波人也有。上海人也有。以及一切離奇百怪的口音。都有。久而久之。人家就公認他。

是一個販賣婦女兒童的機關。因為黃老大平日是很兇橫的一言不合便拿刀動斧。誰敢去惹他。真是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這位飯店小開黃妹妹。却因為包了他們飯店裏的飯。消息是比較上靈些。有時學徒夥計們到黃老大家裏送飯歸來也常常告訴他。小開說是常聽見婦女哭泣之聲。和黃老大怒罵之聲。甚而至於敲撲毆打以及哀呼求饒之聲也。時常有得聽見本來送飯的人只許送到門口不許送到裏面來。後來漸漸兒一天幾次送得熟了也便升堂入室了。況且那班學徒夥計都是年輕小夥子不但好奇心動也要來看看黃老大近日新到的貨色。中有什麼縹緲的女人。黃老大起初還要隱秘一點弄了女人來也藏得密密的不許人家窺竊神器。後來這個巢窟在白鶴港做了五六年了也沒有出過亂子。許多地方他也不瞞人。人家怕他兇橫明知他在那裏販賣人口也不去管他。大家相喻於無言。黃老大人雖兇橫用錢却是爽快。村裏窮人多問他借貸他多少總敷衍。

些白鶴港鎮上有個小茶肆十餘條長櫂七八隻方桌常有人在那裏喝茶黃老和飯店小開都是老主顧有一天黃老大說小丫頭你們近來飯菜儘管不如從前了鹽齋炒肝油只見鹽齋不見肝油到底每月也有幾十塊錢的生意啊你自己也得過過目小開道近來東西貴你老大叔是知道的從前鄉下收買鷄蛋五六個錢一個如今出了十五個錢一個也無處收買咧現在真不能同往年比從前鄉下人吃金花菜薺菜向來是出錢的隨便田岸頭上去挑挑就是一大籃拿到城裏去賣三個銅錢一大紮一大紮就有一斤多現在聽說上海灘上金花菜初上市賣幾個錢一兩金花菜稱兩在我們是生了耳朶沒有聽見過的此地又離上海近物價都被他帶高了黃老大道無論怎麼貴你總要像個樣子要加些錢那倒好商量小開道知道了你老大叔的事沒有不討好的以後格外巴結點是了現在想是很得手長遠不出門了黃老大道也不過混混而已不瞞你說這種生意到底也不是好

生意我手裏還有幾個人出脫了。也就要洗手了。也都是人家託下來的。要弄幾個人。這都是窮苦得沒有飯吃的人。我把他收養下來。有機會讓人家領了去。我也趁此收回幾個飯錢。沒有什麼大好處。小開附着黃老大的耳朵道。老大叔。我託託你。偷然有什麼年輕嫵緻大姐姐。你替我留心好了。我要討一個。我也不是白要你的。出些身價。不過你要便宜些錢多了。我却是出不起的。黃老大呵呵的笑道。你這個小滑頭。轉念頭。轉到我老大叔身上來了。好的。我給你留意。有了嫵緻女人。我來通知你。但是你的嘴要緊點。不要亂說。我們這種事。是犯禁的外面。近來風聲也很緊。咧。黃老大原是敷衍這位飯店小開。因為他的內幕。是這片飯店裏最爲詳悉。恐怕他走漏消息。所以滿口應承。其實說過了。早已忘了。却不知黃小丫頭牢記在心。倒在那裏盼望黃老大的巢穴。中有什麼上等貨色。所以凡是學徒夥計去淡飯的。過了幾天。小開就要問他們裏面有多少人。有什麼新貨色。嗎。在飯店裏當學徒當夥

計的自然要拍小開的馬屁。偷然到了一票新貨也自會去報告小開也有的說得天花亂墜叫小開自己去看。那知這位小開雖然是個鄉下人眼界很高他一年工夫上海也去幾次蘇州也去幾趟在崑山高等小學還讀過三四年書咧看了幾個一個也看不中自從白娘娘和大新來了到了第二天一個飯店裏學徒喚做小二。的到黃老大家送菜因爲他是個十四五歲的小孩子常常穿房入戶大家也不去防他却被他瞥見了大新與白娘娘二人那小二便似猴崽子一般跳跳蹦蹦的到了家裏報告小開說是今天黃老大那裏新來了兩個縹緲好娘娘說是從上海來的雪白的面孔都打了前劉海怎麼怎麼的好說得黃小丫頭心上癢不可搔便想去看看去但是心裏却有些怯暗想橫豎黃老大答應了我有了好的他自然會通知我我也不要白要他他一樣的做生意少了出門的盤纏却不是好明天到茶館裏說話到了明天黃老大却沒有來原來正與崔丁二人講經頭分酬勞又討還這

六十塊頭茶館店裏已經有幾個人曉得了。說今天那隻黃狼沒有來聽說。昨天得着兩個很好的貨色。原來這個黃老大兇很如狼人家背後就叫他黃狼。一個人道不知又是那裏去騙來的。飯店小開等了黃老半天不來也自回家。一面便差小二暗中偵探那兩個女人是怎樣的打扮。現在高興不高興。黃老大還責罵他。不會小二來回說這兩個女人身上打扮得都好看。他們這個樣子不大高興笑也不會見他們笑一笑。只是嘆氣。又打聽得初進來的一天。黃老大曾要動手打他們。發過一次威。後來也漸漸降服了。又過了一天早晨到了茶館裏。黃老大提了一把小茶壺來了。小開迎了上去。坐在黃老大一桌子上。他說老大叔昨天聽說你那裏來了兩個上海縹緲人物。前天我們所說的話兒。可是要實行了。黃老大倒怔了一怔。想起從前果有此話。却不想那個小滑頭倒記在心上。但是這一票是上身貨色。要多賣幾個錢的。要是給了他。分明是半送半賣了。黃老大沉吟了一沉。吟說道。也不

見得怎麼樣。繚繚也是下等人。家人一個。而且是甯波人一個。雖然算是大姐姐。上海地方。這等做女工。喜歡打扮的。也不見得是原生貨罷。這個不見得好。有好的。我再給你留下罷。小開道。你可以給我看看罷。橫豎我們是一家。你也是我的老叔。我決不洩漏出去。你放心好咧。黃老大躊躇一下。道。看看呢。也看不壞什麼的。况且是一家人。你們飯店裏的小廝。一天到晚。在我們那裏跳進跳出的。但是這種女人。我不勸你討。或者蘇州一隻角上的小家女子。安分守己的。你倒還討得這兩個女人。聽得在上海一個襪廠裏做工。天天到大世界遊玩的。你要討他在家裏。須得在白鶴港地方也造一個大世界纔得好呢。小開道。不管他。讓我來看看黃老大道。看看就看看。不過我停刻兒要到城裏去一趟。回來要在夜裏。你明天來看罷。小開道。老大叔。你放心好了。就是你不在家。到底也有人看守好的。我也決不會趁你不在家。把那個女人搶了。就跑的。黃老大瞅着他。笑道。小夥子家沒有老婆的多。也沒有。

見。過。似。你。這。般。急。色。的。人。兒。也。罷。你。三。點。鐘。來。罷。橫。豎。殺。壞。阿。劉。在。那。裏。你。也。認。得。他。的。我。回。去。再。關。照。一。聲。也。就。得。了。但。是。勸。你。不。要。多。說。話。這。兩。個。女。人。是。活。動。的。經。我。發。了。火。纔。制。服。了。的。黃。小。丫。頭。唯。唯。答。應。了。茶。館。裏。散。下。來。預。備。吃。了。飯。等。到。三。點。鐘。到。黃。老。大。家。裏。來。看。這。上。海。騙。來。的。縹。緞。女。人。回。到。店。裏。又。盤。問。着。小。二。那。新。來。的。女。人。住。在。第。幾。進。是。那。一。間。房。子。裏。小。二。說。是。第。三。進。的。後。軒。左。首。一。間。小。開。便。給。了。十。個。銅。板。叫。他。買。花。生。米。吃。便。歡。天。喜。地。而。去。到。了。下。午。三。點。鐘。飯。店。小。開。打。扮。得。齊。齊。整。整。這。時。候。正。是。八。月。裏。的。天。氣。他。也。穿。了。一。件。淡。灰。色。嗶。嘰。的。夾。袍。子。元。色。直。貢。呢。的。夾。馬。褂。黑。色。鐵。機。緞。大。舌。學。士。鞋。頭。髮。刷。得。光。光。的。又。擦。了。些。從。上。海。買。了。來。的。雪。花。粉。便。到。黃。老。大。家。來。先。教。小。二。去。通。知。說。是。我。們。小。開。來。了。這。時。黃。老。大。出。去。了。却。也。預。先。關。照。了。瘦。骨。鬼。就。是。剛。纔。說。的。別。號。殺。壞。阿。劉。早。把。他。迎。接。進。去。且。說。白。娘。娘。和。大。新。兩。人。在。這。黃。老。大。家。裏。已。經。第。三。天。了。大。新。也。不。

再似從前初來那一天的哭着鬧着這樣的激烈了。只是想法子怎樣可以逃出去。或者要有人通信到上海去贖他出來。大新昨天晚上發了一個寒熱。現在雖然起來。却還有些頭脹時時的弔眼淚。也和白娘娘二人作楚囚之對泣。大新和白娘娘說道。我在船裏聽得這白鶴港三字。便知道不利白娘娘。道這是怎麼說。大新道。阿姐。你忘了。上月我們在大世界聽說書先生說白蛇傳那白娘娘因為嚇死了許仙。官到老壽星那個仙山上盜仙草。遇着了白鶴童子。幾乎受了他的害。聽到那個地方。我還向你看。看你不是大家都叫你白娘娘嗎。白娘娘碰着了白鶴。當然是不利的了。白娘娘道。你真有好記性。我是已經忘了。說穿了。果然有些兒對的正說時。只見瘦骨鬼領了一個俊俏後生進來。便向那個後生介紹道。這兩位便是上海新來的那個後生。自然便是飯店小開。他先看見白娘娘坐在牀前一張椅子上。第二個眼光就望到牀上橫着一個女子。鬢髮蓬鬆。雙蛾顰蹙。珠淚瑩瑩。好似帶雨海棠一。

般這分明是大新了。飯店小開的眼中便知道坐在牀前的一位却是個娘娘們。臥在牀上的那一位便是大姐姐了。他的目的物就不在娘娘們。要在大姐姐。所以他對於白娘娘並不注意。只注意在大新身上。他覺得那個女郎雖在愁慘之中。却仍露着嬌媚之態。目光只旋轉在大新身上。瞧得大新倒不好意思起來。幸虧那個瘦骨鬼却來搭訕着說道。這個小開也姓黃。便是白鶴港鎮上開飯店的我們的飯也。就是他那裏包的。正是。

三生石上姻緣在

千里紅絲一線牽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台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3108286

